

祀地孟冬上辛祀感生帝立冬後祭神州地祇春秋二社及鵬前
一日祭太社太饗並於越州天慶觀設位免玉與牲權用酒脯仍
依方色奠奠以輔臣為初獻禮官並終獻宗室奏告並常服行事
從之 是日偽福國長公主適右監門衛將軍駱馬祁尉高世宗
以世宗為貴州刺史賜公主銀帛各三千疋兩錢五千緡時調度
日繁戶部不能辦乃命請賈視故事皆損五之四云

丙午秦檜入見初檜發連水軍寨權軍事丁異合參議王安道馬
由義轉行前二日至行在檜自言殺監口者奔舟未歸朝士多疑
之者而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檜善力荐其志乃命先
見軍机於政事堂翌日引對檜言如欲天下无事須是南自南北

自此遂建議講和且乞上致書左監軍昌求好報宋史繫是日

通泰鎮既使岳飛自崇嘯鎮渡江金左監軍昌既得楚州有經營

南渡之意乃攻張宗翼陣湖水寨榮初見五金人屢功榮阻湖障

不得進及是天寒水深遂併力攻其菱城榮不能當焚其積聚而

去金人進犯泰州飛以泰州不可守棄城去率象渡江屯江陰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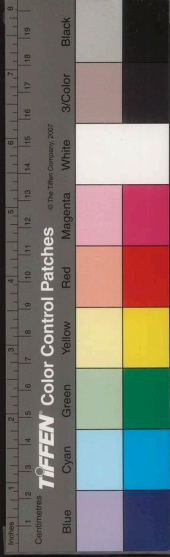
飛上 飛棄泰州據趙壁之遺史在此月癸卯日歷飛奏十一月七日自崇嘯鎮渡江七日丙午也故繫于此

丁未奏議即試御史中丞富直柔守本官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

密院事故事簽樞有以負外郎為之而元三丞為之者中書言非

旧典乃特遣朝奉郎自是以為例直柔遷官在是月丙寅朝請郎試御史

中丞致仕秦檜試禮部尚書賜銀帛二百疋丙范宗尹等進呈檜



所草圖書上曰檢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
息而又得一佳士也古者兵交使在其中第難作圖書始合利先
世作私書與宗尹言檢初帑用乏欲賜銀帛又言檢曰除廢政殿
李士欲以鉅筵苗之上曰未湏如此且與一事簡尚書檢請以本
身舍得恩澤授王安通馮由義官尋至改京秩而舟人孫靜亦補
承信郎始朝廷雖數遣使然但且守且和而專與舍人解仇讓和
蓋自檢始檢初帑見上之語史冊不載今以檢紹興十八年八月
癸丑二十三年七月戊戌奏疏中自叙語脩入熊克小
歷檢除尚書在戊申
與日歷不同蓋誤殿中侍御史張延壽試侍御史直秘閣
直抵處置司參議官李允文叙朝奉郎知岳州袁植於鄂州初允
文以張浚之命守鄂州朝廷目以為安扼使允文先得旨許截苗

上江網運招軍浸威范宗尹聞其專恣奏遣高衛代之

事見九
月乙卯

允文不悅乃集諸兵官望闕拜表乞苗允文允文遂拒德不納植
聞之邀網舟不下允文怒直檄植取之梟批報曰李節制已承朝
命遣官為代其公牒不可施行允文怒未有以發會劉忠犯岳州
忠以本年十
月據白面山植出城避之允文即遣統制官吳錫嘏督守率兵至
岳州數其棄城之罪執植以歸送蒲初獄是日沉於江而殺之以
舟喪告遂命錫知岳州朝廷始聞允文擅以馬友守洪陽戊申詔
落允文賊令還川陝本司職

已酉新除鼎澧辰沅靖州鎮扼使孔彥舟為湖南路吳馬副提管
以所部屯潭州上始聞彥舟據長沙故有是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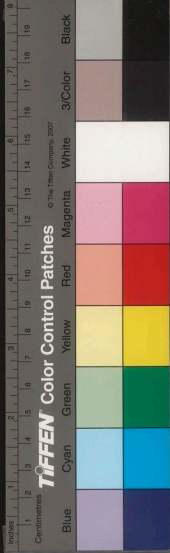
庚戌詔常程事並權任自金人破楚州游騎至江上朝廷震恐乃議於散百司仍浩絕三省樞密院文字士民多奔竄者 試御史中丞致仕秦檜奏臣昨者迂避江路不歸本鄉徑泛海洋來赴行在止為兩宮安好欲得及時奏稟今來已蒙賜對志願已畢而臣新自敵中脫身未歸理宜投閑長遠任事伏望聖慈許臣依旧守本官致仕詔不允 命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以所部討建賊范汝為時汝為已破建陽官軍多失利朝廷以從義郎招之不至乃遣大將為

辛亥兩浙轉運副使曾衍請權增請路費酒錢上等每斛增二千八百下等增一千八百從之 保義郎劉煥偽刺尚書省印以造告身差劄等事覺當免除名配雷州

壬子自南至上率百官遙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 詔放散行在百官除侍從台諫官外吏戶祠部大理寺量需官告御馬院禁衛軍閤門馳坊御廚皇城通進司左內藏庫者倉庫貨務止量由官吏餘令從便寄居候春暖赴行在 從政郎權知湖口縣孫咸坐贓抵死三省擬刺面配連州上謂大臣曰祖宗時贓吏有秋朝堂者黜而特配尚為寬典

甲寅端明殿學士提學臨安府洞霄宮黃裳年嘗劍浦人事上皇為礼部尚書

乙卯改樞密院幹辦官為計議官序位在太常博士之下 直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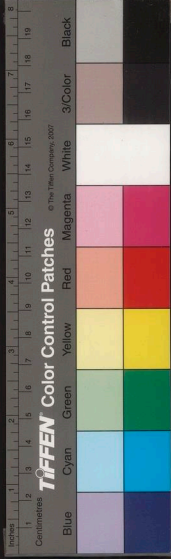
猷閣方孟知添差兩浙轉運副使專一應付行在大軍錢糧用
戶部侍郎孟廣請也 左正言吳表臣言饒信州南連福建東
接溫台當鼓馬之衝尤宜嚴備自杭至嚴嚴至婺皆有水陸兩路
最係緊切去處乞速行措置時已命神武前軍統制王瑛以本軍
屯信上詔以表臣章示之 泰寧縣主簿吳明卓特降一寶時即
武軍百姓多遷徙出城以避寇者軍吏丁宗以亦其孥出明卓斬
其首下吏當死上薄其罪乃有是命

丙辰金左監軍昌陷秦州時昌有渡江之意欲耕地而守遂親率
万人下蔡州而屯之

丁巳知通州朝散大夫呂申棄城走 桑仲既還房陵金均房

安抗使王彥選問道出兵斬其糧運且求援張浚遣將楊惟
直以兵來援是日彥濟師攻自黃水仲奔潰追至白磧斬獲甚重
拓降者皆隸麾下仲退屯襄陽府房州平陵承制以彥為金均房
州鎮抗使

戊午右正言吳表臣直秘閣知信州吳表臣以趙鼎去位乞補外
上曰表臣殊不知朕意羣臣之進雖多曰大臣荐引至於台諫
朕豈不能辨其賢否表臣用意黨私朕何賴焉范宗尹曰非
呂頤浩罷相所荐人多被彈擊臣力懇陛下保全之正欲革
此也 朝散大夫路允迪復龍圖閣學士 允迪七月乙丑已復
端明不知何時又奪
之當 考 成忠郎權知陣軍丁禔為閩門祇候知楚州保義郎劉



安道簽書楚州由義簽書陳水軍判官廳公事

云檢請以本身合得恩澤授安道由義官由是皆補廸功郎與日歷不

同武考二人初以誤借文階至至是先補正而又改竊錄也當求他書

之武義大夫魚閣門宣贊舍人劉彥知廬州初巨魁李伸在廬

州廷目以為盧壽鎮使使伸野為先心和州元為軍兵馬餘轄武

翌郎王亨以所部討擒之故命彥代領州事

營執巨寇李伸獻之門下依刑焉他書不見李伸事以史考之建

州四年十一月三日壬寅李義舉郡賊安內一頃可藏之在廬

州四年正月十七日乙卯武德大夫權准平已管知州張琦奏

朝奉郎牛際可通判本州三月九日丙子戶部壽鎮使使司統制官

高彥狀本軍元係廬壽鎮使使孝仲下人馬先蒙差在戶合路陵

未不知本官下落三月十四日辛亥和州鎮使使道索壽春府

偽皇姪事祿自去年十一月擒獲羣寇李伸之夜道路通行五月

十一日題報奏新知廬州王亨先統兵在本鎮管下駐劄備見李

伸不遵分守恣為兇惡靡所不至奮發忠義生擒賊首李伸爾清

雅向今以前陔行遭參考之野見本未蒙以王亨獲李伸在十一

月故因而比然趙叔義與仲事相連而戶州奏叔義以去年九月

五日甲辰至行在不知所奏即仲或是在州也此事本不必書以

仲嘗為鎮使使詳分錄本未故具著之明年正月甲辰以王亨

知廬州王亨是列彥辭行亨都衛士雲為張所部曲野奏官之至是

以伸功稍得進用

已未詔崔增入船就駐江州路副都摠營楊惟忠劄制增既把太

平州不克浙西安抚大使刘先世遣人招之增不從乃泝流而上

至魯家口遇卸青舟帥出江不及備為所敗增於道以鹵掠為資

野至元遣建康府路安抚大使吕頤浩在饒州以書招之增遂納

歎至是至彭澤縣知縣事通直郎楊士明言於朝乃有是命時颯



廷少上牙重...

浩參謀官降授朝議大夫劉洪道亦奏遣統領官李貴引所部擊

增遂之乃復洪道右文殿修撰洪道復修撰是日金人臨通州

庫申詔李士兩省誦讀官依日輪日進故事先是量苗百司而講

筮所不與上特命苗之通秦鎮抚使岳飛以失守得罪詔飛赴

工陰就糧極力捍禦金人毋得透漏

辛酉詔福國長公主每月科錢漕為七百千是日偽齊劉子政

元阜昌子初潛立止用天會之號至是奉金命改之矣偽齊銀

二十二日奉至旨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古以來仍給加号以

與天下更新者乃即位之初有司請遵旧制朕以大國之好避避未

運而使命逼臨促立别号以昭受命之元用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興

諸夏兵災受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建元為阜昌元并告天

下成使開知偽尚書工部侍郎鄭億年移吏部前知越州李鄴知東平

府偽監察御史李儔知單州淮寧鎮抚使馮長寧王偽庭請行什

一稅法除尚書戶部郎中魚權侍郎紹興三年五月予又史婦受館

於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軍民置權場南光之貨此非一日事

癸亥礼部尚書秦檜言臣伏聞戲騎宿苗江北武傳遠遷渡淮欲

往海州度其所長恐未必有肯捨輕騎拿舟南渡紫杜國家万全

之計每事不得不儻切見海州入海當由東海縣及淮口丁襖馬

輦地分通江入海當由料角及東沙汲城陸勛地分下逐處取



萬一誤事

日尼今年十一月戊午馬輦羗元健水軍海

初

議者以為

場今東海地檢陸戰未知此時為何官當考

三

千戌之至是守臣直秘閣陳汝錫言三江口乃平改河地中有民居

恐戍兵先以存泊魚去城正十八里請俟有警然後遣兵戍之尋命

以小海舟十艘付軍中為斥候

甲子建康府路抚大使呂頤浩乞益兵討李成上口頤浩奮不顧

身為國討賊羣臣所不能及但與賊相拒不度彼已容易輕進此

其失也今兵既少頤浩令且持重急遣王玘引兵助之范宗尹曰

願浩意欲更得韓世忠兵為助上曰若遺世忠提全軍往破賊

有余力但敵騎尚在江北未可遽行李回曰成敢擁舟路江跳梁

正倚金人南犯朝廷不能遣發大兵若陛下親御六師移蹕饒信

間則成破膽矣上曰朕日夜念此不少置決意須親往敵騎稍

北遣世忠先行朕繼提兵臨之先以賫其衆許歸自新則成

必易擒亦不欲多殺士中也富直柔曰聖斷如此此天下大幸

詔諸路守臣並許節制管內軍馬以中書言艰难之際事權太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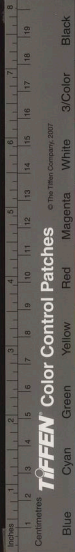
緩急无以禪壓故也時所在既募鄉兵往迎縣道以取錢糧擾

平民以要驅設朝廷知之乙丑詔鄉兵並駐守令節制

丙寅詔神武前軍統制王瓌以本部萬人速往呂頤浩軍前策應

初祝友既至蠶家城而睢河舟船已盡為官司所歛友遣其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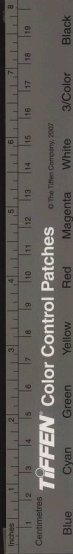
求得餘舟三拖以數千人獲送出瓜步口泝流至馬家渡計置渡



江時滁濠鎮抗使刁綱在陳陽友之舟為綱所抗及時不登得是日友以其舟星藏於所之上下沿流十餘里綱之兵不及分而友之徒已有得濟者遂舉登屯於薛店提兵圍掠焉

是月宣抚處置使張浚自秦州退軍吳州初我兵既順於富平金人以野得陝西金幣悉歸河東帥府公張志亨趙彬送款於金人知慕容侂叛乃遂引兵而西走秦鳳兗馬步軍付提官吳玠自鳳翔走保大散關之東和高原權環慶徑畧使孫恂由龍關入秦與浚會金人至渭州得我情案乃入德順軍浚聞敵入德順遂移司吳州簿書輜重悉皆焚棄浚之出師也幹辦公事朝請不楊晟悖力言其不可浚不從晟悖乃求行邊不隨幕下及八未見浚猶

以諸事委之晟悖言金人必欲幸川秦然浚歸固不若引兵金洋一帶俟敵騎既去然後救浚川陝事乃永定浚雖不用八說然已置陝西于度外矣越復朝議大夫兵越八朝議大夫知吳元府王庶亦未見浚計事力陳保秦之策中議不同庶請瑞持秦服浚之自邠南歸也將士皆散惟親兵千余人自隨其屬官皆恨有建策當保慶州者參議官利子羽曰議者可斬也宣抚司豈可逼異州一步擊關陝之望安全蜀之心幹辦公事謝昇亦言不當遠去請築青陽潭左右四關六屯浚以為然乃効兵議者遣子羽單騎至秦州訪諸將所在時敵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无所歸忽聞子羽在近宣抚司函蜀口乃各引所部未會凡十數万人軍勢優



欽定四庫全書

振浚哀死問傷錄善咎已人心粗安或謂吳玠宜移屯漢中以保
巴蜀玠曰敵不攻我誰敢輕進吾堅壁重兵下瞰雍蜀敢慢吾乘
虛襲其後此保蜀良策也諸將乃服時玠在原安軍不徒鳳翔之
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負其粟輸之玠亦憐其遠意厚賞以慰帛
民又益喜歡怒遣兵伏渭南遂而殺之文令保伍相坐犯者皆死
而民益冒禁輸之數年然後止 中大夫致仕吳玠字點武人與
蔡京有旧崇寧初京拜右僕射點特為太僕寺丞首求去京不樂
終身以却伴處之淵至受禪擢知潭州遂再掛冠而卒 水賊楊
華等乘船至鼎州城下殺乞括安鎮抗使程昌寓遣孔目官劉醇
持檄以往醇登舟而賊斬其首鼓棹而去 羣賊賀潮等數千人

自彬州永興進掠衡吉諸縣至茶陵為京西制置司統制官韓京
元用所敗遂就招此以紹興元年十月丁卯盜王少八掠韶惠
州諸縣奉議郎知惠州范濂其黨七十人誅之後進濂一官此
紹興二年二月庚戌廣
東提刑司所奏增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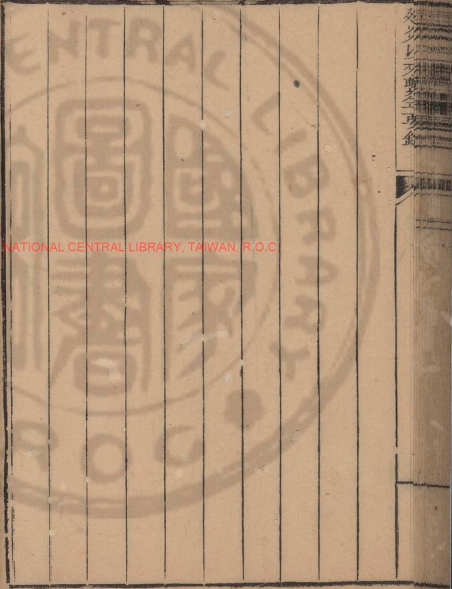
卷之四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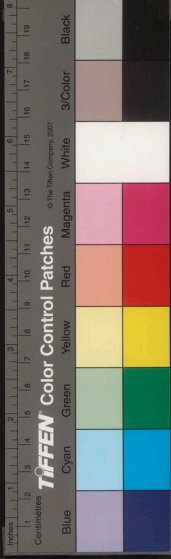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四年十有二月己巳朔輔臣進呈呂頤浩書報將自
蒲解進兵曲折初頤浩在相府遺浚書言近日臺諫尚循舊態論
事不切時務浚報之曰臺諫箴規人主闕失糾彈朝臣官邪當優
容之但使主上曉其意范宗尹言浚此論甚善上稱美久之

庚午拱衛大夫相州防禦使張用奇言所部四十萬人乞不分擘
他處願聽李允文節制詔高衛率用奇解圍江州如能解圍其張
用當除正任觀察使時衛已為允文所却而朝廷未知也 朝奉
郎添差通判福州宇文師瑗提舉福建路市舶師瑗虛中子特錄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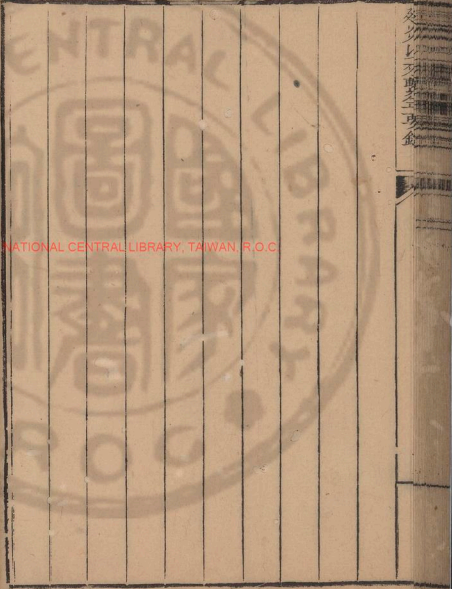
卷之四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四年十有二月己巳朔輔臣進呈呂頤浩書報將自
蒲解進兵曲折初頤浩在相府遺浚書言近日臺諫尚循舊態論
事不切時務浚報之曰臺諫箴規人主闕失糾彈朝臣官邪當優
容之但使主上曉其意范宗尹言浚此論甚善上稱美久之

庚午拱衛大夫相州防禦使張用奇言所部四十萬人乞不分擘
他處願聽李允文節制詔高衛率用奇解圍江州如能解圍其張
用當除正任觀察使時衛已為允文所却而朝廷未知也 朝奉
郎添差通判福州宇文師瑗提舉福建路市舶師瑗虛中子特錄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之 詔自今立春日賜百官春幡勝權免俟邊事寧息如舊 文

趾郡王李乾德請入貢詔却之

辛未尚書七田員外郎黃龜年行監察御史龜十永福人也

臺諫題名

並在編典元年正月恐誤

詔度支員外郎韓球速往饒州所通川縣錢糧盡

致剗剗項樞管應松江網船不以穴重並令赴饒州岸下擺泊

先是李回富直柔共議移踴信間以討李成乃遣球往饒信州

樞積錢根凡江湖川廣所輸上供悉儲二郡中書舍人胡文修曰

郡盜猖獗天子自將勝之不武不勝貽工下笑此將帥之責何足

以辱王師中書舍人洪擬亦言捨四通五達之郡而趨偏方下邑

道里僻遠非所以示恢復形勢卑陋不足以堅守宗水道壅隔非

漕輓之便輕棄二浙失煮海之利力上疏爭之球漢之弟也時上

自海道還內批取金以百計絹以千計銀錢以萬計人言藉藉以

為費交修曰予以馭其富人主之柄也即有賜第詔有司奉行毋

示人以私上欣納

熊克小歷以擬為起居即穆日歷擬今年八月除中書舍克誤也

直秘閣知

江州姚舜明陞直龍圖閣武功大夫江州兵馬鈐轄劉紹先領忠

州刺史錄守城之勞也時舜明所置迪功即黃武免解進士張定

之持蠟書至行在詔武改初守京秩而定之為迪功印 是日金

反副元帥宗維命諸路州縣同以是日大索南人及拘之於路至

癸酉罷籍客戶拘之入宮至次年春盡以鉄索之鎖雲中于耳上

刺官字以誌之散養民間既而立價賣之餘者驅之遠朔夏國以



卷四十一

易馬亦有賣于蒙國室韋高麗之域者時金既立劉豫復以舊河
為界宗維恐兩河陷沒士庶非本土之人遂歸豫地故有是舉小
民出不意父子夫婦盡城星散哀號滿道并繼者甚眾壽州初得
容戶六十八而誤報六百八人宗維不容訴於是州官驅窮民孤
旅四百五十人以充教至則一例責之莫能辦也先是中原士大
夫為宗維所掠聚之雲中至者無以自往往往乞食於路宗維見
之畏其眾也驅三千餘人死之城外戶六十八人孟據張滙鄧要
所書按去年秋金已陞樂壽縣為壽州今改定修入

壬申大理少卿張誼行殿中侍御史 御筆令孔彥舟移兵援江

州賜彥舟戰袍金束帶銀鎗細甲時起復尚書考功員外郎宣撫

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雱在彥舟軍中因為之用乃亦進雱

二官為朝散大夫

癸酉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乞暫赴行工奏事詔鎮江係控扼要
害之地方敵人對境所賴指置防守所乞准議施行

丙子以越州為趙立醮祭作佛事特 視朝一日 閣門宣贊舍

人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司統制軍馬輝世清為池州兵馬鈐轄

成宣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王以寧自長沙遣人獻馬四匹又以

一馬遺內侍馮益益并其書上之上諭輔臣曰此豈士大夫所宜

為范宗尹請以所進還之李回以寧以此窺朝廷亦甚淺矣守

曰以寧以此圖官職爾上曰朕即位以來未嘗以貢獻進人官職



俟其未嘗還之

已邈詔戶部進錢萬緡奉隆佑皇太后生辰時上以太后誕日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幸相聚於此他時身後吾復何患然有一事當為官家言之吾違事宣仁聖烈皇后求之古令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因姦臣決其私傾肆加誣謗有玷盛德建炎初雖嘗下詔辨明而史錄所載未刪定豈足俾信後世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官家也上聞之惕然其後更修神宗哲宗兩

朝寔錄蓋張於此

此以哲宗實錄篇末未刪非所記上語修入但不知在何年謹按昭聖獻皇后以紹興元年四月

至南京二年在繼揚三年在虔四年在越而后再與元月升退史臣所記言語有云建炎初雅嘗下詔辨明則必非元年二年事故知此年不越今因進奉逐書之當求他書附生辰本日

辛巳尚書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為翰林學士徽猷閣待

制林適復為中書舍人

徽猷閣待制在明年五月蓋因本院題名誤也今從日歷

郎朱宗守大理少卿宗始以偽黨斥至是宗尹薦用之承奉

郎所知常州劉寧正知衢州詔崔增壽呂頤浩節制願浩請之

也三省言訪聞江西州縣往往迫于

上違者當職官重行竄責

癸未朝散郎通判壽春府王攄知壽春府從政郎淮南西路安撫

司主管機直文字王大郎為宣議郎通判府事右金將周企既去

攄報守閣臣閣門宣贊舍人馬識遠械繫之且上閣勅死事于朝故有是命攄因為惡言動眾亡賴少年相與取識遠殺之

日歷壽春府奏



卷之四十五

見禁叛過守臣馮誠遠而無行道
指揮此以洪邁奏聖志所書修入

詔監司守倅並以三年為任

甲申朔衛大夫福州觀察使辛道宗為樞密副都承旨先是承旨

司闕官范宗尹擬用保靜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邢煥起復

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同管客省四方館閣門公事孟公佐與道

宗凡三人除自上上曰朕不欲以戚甲任朝廷官道宗亦可但不

甚知兵乃用道宗而罷煥命下給事七 煥不書錄黃道宗聞之

使所親語煥曰富李申以附武故有令八 弟行之必有以報九

沈與求初富直柔修狀入十 戩即上奏言右府本兵之地戶以號令諸將今道宗

之兄允宗總禁旅之屯以事征討于外其弟永宗總神武之衆以

制中軍于內而使宗道出入十一 機度親承密旨豈無妨嫌上不從遂

命尚書右司員外郎趙子畫十二 兼權給事中書讀行下十三 命子畫在是

書之十四 熊克十五 小歷云道宗時為後軍都統制按此時神武後軍十六 直

統制乃陳思恭為之而辛永宗為神武中軍統制克恐誤十七 直

秘閣知越州陳汝錫以職事修舉陞直學士十八 莫闓十九 汝錫此除季陵白

時後省乃席孟湖交修洪擬三人陵方二十 雲集有制詞按此

罷取曹奉祠家居不知何以當此制也

乙酉詔臨江軍津遣宣教郎范燾赴行二十一 燾已見去

軍節度使孟忠厚從衛提舉事務所屬官以事援州縣為忠厚所

斥及還忠厚言燾攝任日淺乞不推賞燾憾之乃上疏訟忠厚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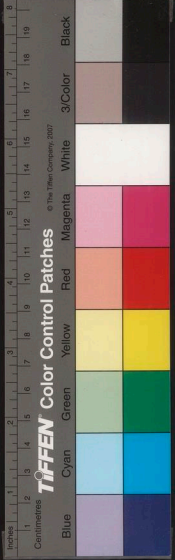
太后共養淵聖皇帝之子藏之別室上諭輔臣曰朕事隆佑太皇

如子母之間更無疑問燾誣誇太后安得有此可送御史台治其

罪范宗尹曰陛下若坦然不疑不若便行遣上曰所以送獄者欲

見禁叛過守臣馮誠遠而無行道

指揮此以洪邁奏聖志所書修入



天下知其誣謗太后衍罪非以言罪人也既恐追遠煩擾可送一州編管上又曰英宗慈聖及哲廟宣仁皆以人離間政使疑謗上

累兩朝朕不得不懲乃有是命

明年三月丁酉行遣

丙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進呈諸路盜賊數上謂回鄉意如何回曰臣意欲治數渠魁當火賊上曰卿意甚善皆吾赤子豈可一一殺之第治李成輩三兩人可矣范宗曰俟更數日江北探報稍定使降車駕幸饒信指揮尤遠韓世忠盜賊自許聽命李回曰臣所以屢告陛下移蹕者蓋天威所臨賊寇自然消服富直柔曰兵家貴先聲亦須早降旨揮回曰周虎臣乞降黃榜招撫臣謂呂頤浩方失利今若使降招撫榜去改恐賊笑爾上曰招撫須以大

兵臨之守曰誠如聖諭所以就招撫者以我能制其死命故也時遣太常博士周虎臣往厥浩軍前計事而虎臣乞招撫故執政及之

庚寅上與輔臣議改元范宗尹曰將來

禮又須降却今德音乞

用第二等上曰將來郊禮除諸軍

及官員奏薦不可不與其

餘一切從權減省參知政事張守曰仁宗時裕享禮恐將來可遵

用降徽猷閣待制知婺州沈廌為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以言者論廌妄用便宜指揮行事也

辛卯劉光世奏詠報敵不渡江上謂大臣曰朕當修人事以答天

意范宗尹曰聖訓及此天下幸甚



乙未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江南路招討使進解江州之圍且
平群盜事急速者許便宜時李成乘金人殘亂之餘據江淮六七
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使其徒多為文書符讖幻惑中外
朝廷患之至是聞金人不渡江乃止饒信之行范宗尹因請大將
討成故有是命仍令之前軍統制王瑋後軍統制陳思恭鎮撫使岳
飛皆屬後 詔招討使位高撫使下制 子俊上著為令

丁酉朔散郎措置福建兵民寨柵謝范汝為已就招先是神
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駐劄武軍距賊二百餘里時遣兵攻賊
為所敗有從事卽施遠者卽武人上舍高第自穎昌府府學教授
代還以策干企宗反為賊游說而奔路監司亦以於安為便乃莫

國學內舍生葉昭積往招之至是授汝為武翼郎閔祇候充民

兵都統領其徒葉欽最驍健亦以為志翊卽更名微招積補下州

文學而遠還承直卽時汝為募得官且大軍繼至故聽命然未

散其徒企宗駐軍劄武軍不能制熊克、止于此書就命謝鸞為

兵案欄日歷已于十月二十一日書 兄益誤也克又稱辛
企宗為福建制置使亦誤企宗除制置 明年二月已外

是月夏八攻西安州平羌寨拔之 翰林學士汪藻言古者西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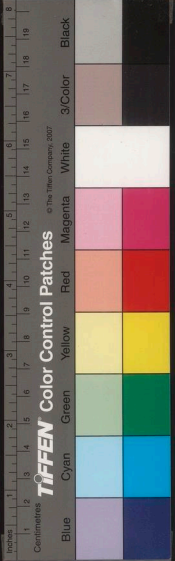
相持所貴者機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金師既退國家非暫都金

陵不可而都金陵非蓋得淮南不可淮南之地令人決不能守若

為劉豫經營不逾苗簽軍數萬人而已蓋可驅而去也淮南 經

兵禍民去本業空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非朝





父可還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墾臣愚以為正

二月間可使遠列先世或呂頤浩率所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柵
使之分地而耕既固行在藩籬且清東西群盜此萬世一時也疏
奏未克行中興後言屯田者蓋自此始案疏不得其時今

是歲行在大軍月費見錢五十餘萬緡銀帛蜀粟在外而諸養兵
之費不與焉此以紹興元年正月德音修入 宗室 等賜名有八人 宣撫

處置使張浚命四川民戶歲輸激賞緡三萬有奇俟還事寧
息即罷四川田稅大約凡三百錢令民踰一匹絹而成都彭漢邛
蜀永康六郡自天聖間言以三百錢市民間布一匹民甚便之其
後不復予錢而但取其布民始以為病至是宣撫司歲裁陝西河

東北三路絹綱三十萬匹令民輸其直以贍軍西川匹為十千

東川匹為十千歲凡三百萬緡有奇謂之絹佑又裁布綱七十餘
萬匹匹取其直三十歲凡二百萬緡有奇謂之布佑按絹佑錢

累減至二百餘萬布佑錢減至一百二十萬緡激賞事紹興十
六年十二月戊戌絹估事紹興二十五年 月丙辰可參考

自後入蜀盡起諸路常平坊場錢以事次科激賞綱布次則盡
走常平引贖年本息和糴等米次則對糶稅戶米對糶者謂如甲

家歲輸米百斛則又對糶百斛以隆軍儲蜀民始困云此以劉長
源奏議附

邑人保山寨賊軍大至或勸之仗遁煥曰使吾有此心則不能與
邑人此束矢遂與一家俱死後錄其家人此錄張鈞續忠義錄云
鈞以為建炎末事故附

附于此但又為金人大軍搜山則非也此時均州諸盜乃李忠之徒金人未嘗至令冊敗令不抵牾

偽齊劉

豫立陳東歐陽澈廟于歸德府封東為安義侯澈為全部侯取張

巡許遠廟制立為雙廟以祠之此以方晴封事及遺史參修時以紹興元年五月上書徽以今年借

立改參酌附此末時因信副使宋汝為自京師至東平見豫持願浩書與

之勉以忠義聞陳禍福使歸朝廷豫臥而立曰使人使豫自新南

歸人誰直我獨不見張邦昌之事乎已至此夫誰何言即拘汝

為不遺阮而以汝為本儒士乃授通六同知雷州時又依金國

法鄉各為寨擇土豪為寨將兩丁籍一出戍軍以糧器甲自備

民有醉酒罵徽云汝何人敢為天子豫斬之滄州進士邢希載上

言有大利害乞見豫召入希載請遣使密通江南豫榜于市云上

國聞之與生靈為害非細斬其首以令初徽獻閣待制洪浩與

右武大夫龔璘持命至太原金令其陽曲縣主簿張維館伴由幾

歲金遣使人禮益削是歲始遣皓璘至言中時通問使朝奉郎王

倫閤門宣贊舍人朱弁已彼拘倫皓因上遣商人陳志令密告

西宮以本朝遣倫等來通問於是二台知建炎中興之寔已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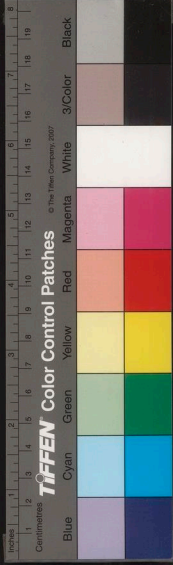
左副元帥宗維召皓尋遣官偽齊竭力辭不可宗維怒命壯士擁

以下執劍夾承之皓不為動傍貴人喏曰此忠臣也止劍士以因

為踞請宗維怒少霽遂流遁于冷山與假吏沈珍隸卒邱德黨起

張福柯卒俱流遁猶中國編竄也雲中至冷山行兩月程距金國

二百餘里地苦寒四月草始生八月而雪土廬不滿百皆監軍希



尹聚落希尹使誨其八子或一年不給衣食盛夏至衣狎布香課

四隸採薪他山暮久雪薪盡至乞馬矢煨麩而食熊克小歷附此

誤今從 瀘州騎射卒張仙謀殺安撫使蘇覺以叛舉火焚倉庫

不克伏誅先是戍卒王金等十數人糾合為亂東郡官端午泛江

乃舉兵前一夕夜漏四鼓大雨及明罷出郊姦謀沮喪遂就擒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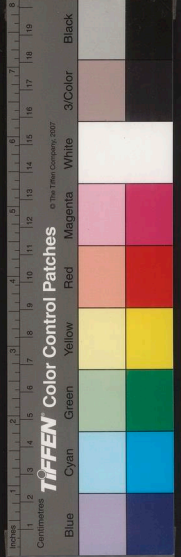
射蓋元祐末所置其額才四百人全心和未京師所遺禁兵統

東土軍者是也此據江陽志修入志稱于帥臣蘇覺而以為

建炎四年事據覺今年十一月到官故附此年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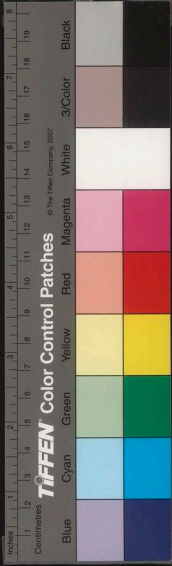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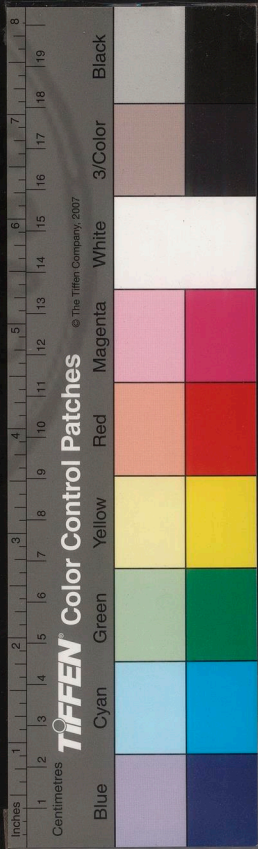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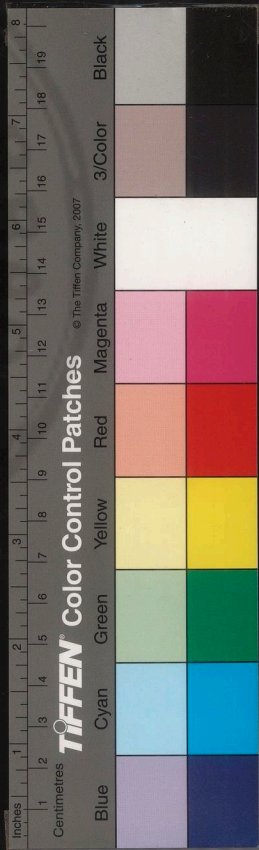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紹興元年正月至
四月

冊九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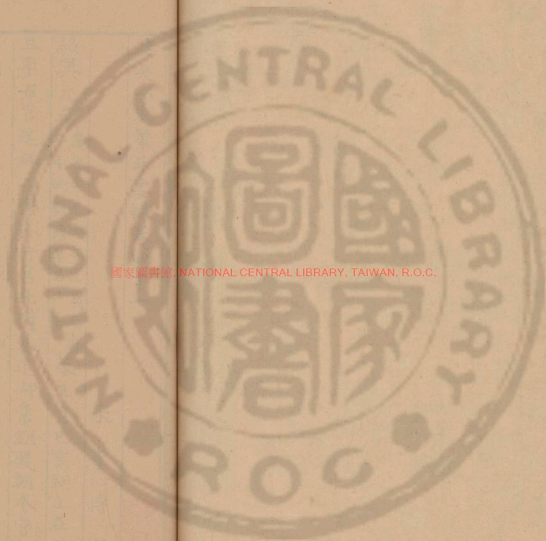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665 v.19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

歲次辛亥 金太宗晟天會九年 偽劉豫阜昌二年

春正月己亥朔上在越州半

旦率百官遙拜二帝於行宮北門外退御常朝殿朝參官起居自是朔望皆如之 是日改元紹興德音降諸路雜犯死罪以下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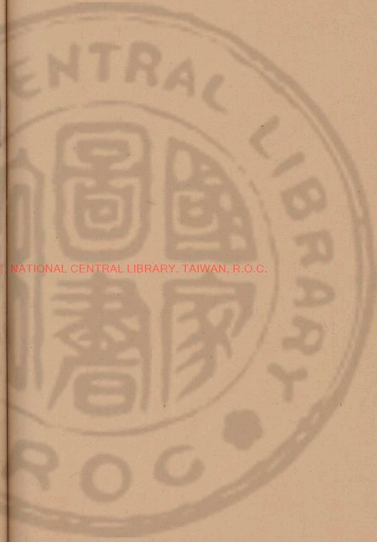
釋流以下群盜限一月出首自新仍官其首領州縣存恤陣亡

戰傷將士及奉使金國與取過軍前未還之家民戶今日已前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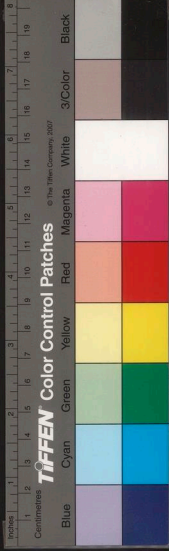
閤租稅一切除放復斲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令有司條具元佑黨

籍臣僚未經褒贈人吏刑部限一月檢舉自紹聖廢制科至是始

因德音下禮部講求故事然未有應者 金人掠天水時縣徙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治榆林承奉即知縣事趙璧方受賀忽敵騎三百突入坐上縛璧及統領官雷震手簿張昔以去璧等不屬皆殺之京兆人也

辛丑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李光移知洪州光以事與浙西安撫

大使劉光世有違言光世請避光上曰朝廷方賴光世為上派屏

翰然光區區教論事意亦可佳乃徙光江西范宗尹因薦朝奉即

提舉江州太平觀孫觀有才乃復覲龍圖閣待制知臨安府

李陵皆白雲老觀二承事即新知衢州劉寧止為浙西安撫大使司參

議官劉光世請之也

癸卯上謂輔臣曰張浚短於人所用多浮薄安作同知樞密院李

回曰浚之行出於倉猝以故不暇詳擇上曰用人豈不審尚書

禮部員外郎侯延慶為起居舍人延慶為范宗尹所喜故幸用之

起復朝散大夫樞密院計議官王倫起復右武大夫榮州防禦

使同管閣門公事藍公佐並罷倫復子也朝廷以其父死事故錄

之而倫交結權貴數與公佐詎歌燕飲公佐與內侍康諧善每

至其真舍緩飲大醉薄暮還家頗漏泄禁中語侍御史張延壽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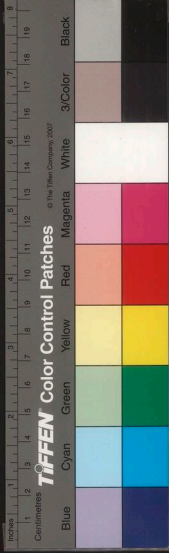
之上令付出議罪范宗尹請除倫太宗正承延壽言其不可盡罷

之仍鑄公佐五官黜監諸州市征沈與求論宗尹交中侍大夫

奉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權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卒故事橫

行不贈官以質當苗劉之亂與在外將帥協謀保護兩宮特贈鎮

東軍節度使賜其家帛三百匹錢五百千贈官在此月辛酉凡臣



僚亮辛有奉月日者因致者
因遺表書無遺表仕書之

是日始下詔罪狀舒斬鎮撫司副都

統馬進以其違主帥之令抗拒官軍也仍立賞格許其徒自新

甲辰閣門宣贊舍人潘永思復為帶御器械以神武副軍都統制

辛企宗言永思嘗捕虜賊有功故也 朝奉郎和州無為軍鎮撫

使趙森復故官為朝請大夫霖先以賍發至是特復之

乙巳權鄂州路副總管張用所部統領官孟振王霖以其軍奔咸

寧縣先是安撫使李允文請令點軍或告以允文將殺用用快命

諸軍環甲而入允文大驚遽罷於是其徒俱散用獨與親軍二千

居城中

丙午太常博士王居正試尚書禮部員外郎宣教郎秦梓守屯田

員外郎 尚書刑部員外郎錢稔兼權江南路招討司隨軍轉運

使 中奉大夫李訛知建州

丁未言者論大臣用人之際當推其賢不必以嘗經堂除為限先

是呂頤浩當國憲請謁者衆乃揭榜省戶曰未經堂除者不得投

牒求官言者以為如此則宣政之間倚權貴之門超取顯美者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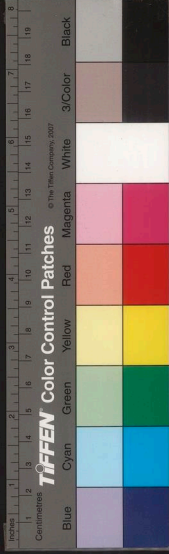
在所收豈無韜晦自重不願為人所知者至令守其說而不變其

何以求天下之士而濟艱難之業疏奏詔三省遵守

戊申神武右軍都統制江南路招討使張俊改江淮招討使後數

日俊入辭頗言李成兵衆上曰汝將全軍設為股攻一郡若何俊

曰臣朝至而夕入可也上曰成竭力攻九江兩月不能下則雖衆



何能為俊大以為然上因謂俊今日諸將獨汝未嘗立功俊曰臣

何為無功上曰如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彥績顯著卿殆不如俊恐

陳承命俊將行越州邑根刷民舟二十載其軍家屬言者以為

擾乞罷之不從事見此高書省言岳鄂道遠請選隸湖北復江

池路為江東西路置帥司於鄂八月庚辰又改是日馬進陷江州守

巨直龍圖閣沿江安撫使姚舜明尋城遁時江州被圍僅百日糧

食皆盡人相食賊兵晝夜不息兵馬副鈐轄劉紹先竭力捍禦至

是人皆飢困無鬪志呂頤浩楊惟忠巨師古率眾來救高進所敗

不得近城中亦不知官軍來援舜明與紹先議棄城出奔紹先乃

縱火城中乘喧闚奪西門走瑞昌舜明奪南門走南康進引兵入

城大肆殺掠日晚有米綱到城中泊於酒坊門下始知賊已據城

急解維放船下湖口進遣賊党追至湖口遇頤浩之兵而還李成

聞江州已陷乃渡江入城坐於州治括高峇及郡縣官僅二百員

志毅于庭下瑞明殿學士王易簡與其子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寓

皆死于亂兵有沿江安撫司統領官呂鄂者能射一石三斛弓發

無不中城初陷詣馬進降進喜成見之曰圍城久士卒多中箭死

非爾耶遂殺之成揭榜許人識認虜獲生口人漸有生意皆作庵

寮以居寓靖康中嘗除尚書右丞

已酉岳飛自江陰軍引兵至洪州飛行至徽州有訴其舅姚某撻

撻者飛責之他日舅因馳馬射飛不中飛擒而殺之金人犯揚



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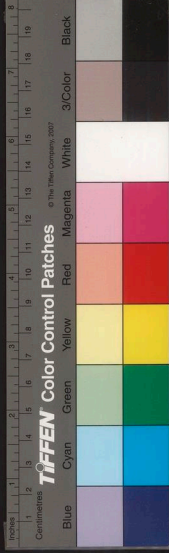
辛亥參知政事謝克家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克家引疾乞祠故有是命

壬子詔京官知縣並堂除內外侍從官限三日各舉可任縣令者二人犯贖連坐又詔不歷縣令人勿除監司即官不歷外任人勿為侍從著為永法於是從官有五舉其子為縣令者而子又皆貪誑論者惜之何備急繼不歷縣令不除監司即官不經外任不除侍從嚴失舉之罰頒考課之條定內外更迭之法而命官之道得矣 詔明州作關班直令殿前皇城司依舊於禁軍內安插 直龍圖閣知潭州向子諲移知鄂州主管荆湖東路安撫司公事後

二日以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為東湖副總管屯鄂州彥舟在潭州未去也

是日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始領使事於新喻縣 此據勝非八月四日所奏

癸丑嘗成入漢陽軍成久屯三龍河時出兵攻德安府而李宏在鄂州軍皆乏食成率眾趨漢陽宏亦繼至權鄂州路副總管張用聞之率其親信二千餘人往咸寧與孟振王林復合安撫使李久文遣使招成成曰若許人入城則秋毫不犯不爾當縱諸軍一蹂踐之久文許諾遂自平湖門入城出屯於東門之外漫岡被野連接不斷既而鄂州無糧食久文謂成曰可向南自求之於是成復有反意遂率眾如江西 是日李敦仁圍建昌軍後半月乃解去



甲寅中書門下省言祖宗舊法在京官吏添給各有定限次數若不別行措置無以革冗濫之弊詔行在供職官吏除本身請受外添給等不得過三色有兼職人不得過四色如違計贓斬罪批勘官司不覺察者准此此以紹興五年閏二月二十七日戶部申明狀修入承務郎謝俊修職官程克俊並充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俟克家子克俊鄱陽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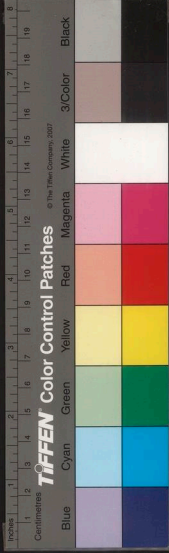
乙卯直龍圖閣鼎澧鎮撫使兼知鼎州程昌萬依前知鼎州主管湖西安撫司公事時鼎之諸縣大半為賊所據入絕少未賞斗直二千而養募兵頗眾昌萬既輟兵北援澧州又于辰陽新縣邊地要城列置諸寨調屬即峒丁刀弩手以助募兵守禦軍糧竭廢或

五日總給糯米一斗軍人帶妻子以自活昌萬聞於朝不俟報即取辰沅即全泗州諸司錢以贖軍又賦鼎民和預買折帛錢六萬緡自是以為例昌萬州民戶和預買絀絹錢五萬九千九百緡以科鼎書皆不見今以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壬申贖蒼兵他奏修朝奉大夫江端本主管臨安府洞霄宮初命端

本知光州端本不赴既而言者劾其避事端本坐停官

丙辰初許百司每旬休沐率執因奏事上曰一日休務不至廢事使一月間措置得十事雖二十日休務何害若無所施設雖窮夕何補也

丁巳責授茂州別駕李彞復為朝奉即以赦叙也是日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江西副總管楊惟忠引兵趨江州先是神武前軍



統制王瓌軍至饒州願浩乃復進軍左蠡會願浩又得閩門宣贊舍人崔增之衆萬餘軍勢稍振乃命瓌與增擊賊於湖口之南增大提乘勢至江州城下而姚舜民已去矣於是李成遣其將卽友自奉新縣往趨筠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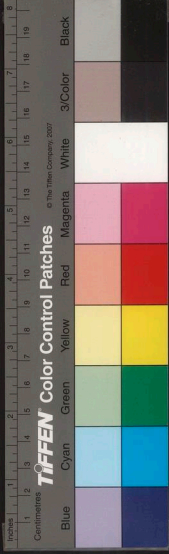
戊午戶部侍郎孟庚言兩浙路夏稅及和買紬絹一百六十餘萬匹半令輸價錢每匹兩千從之

己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特遷通奉大夫以出使日久禦捍大敵脩著忠勞也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自去臘至今招到女真及簽軍共六百六十餘人乞補官詔補忠訓卽已下至效用甲頭內無姓人賜姓趙先是左監軍昌屯每陵光世

知其衆久成念歸乃鑄金銀銅三色為錢文曰招納信實皆有使押字以為信號獲戎人之解事者貸而不殺俾募示儆革有欲歸附者扣江執錢為信而納之自是歸者不絕遂創立奇兵赤心兩軍

庚申朔奉卽直顯謨閣宣撫處置司使參議官王以寧落職降三官責監台州酒務以寧既為孔彥舟所逐會監察御史韓璜使湖南還劾其擅命故紕之銀青光祿大夫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綱有請也詔趙普佐命元勳視漢蕭何宜訪其子孫量才錄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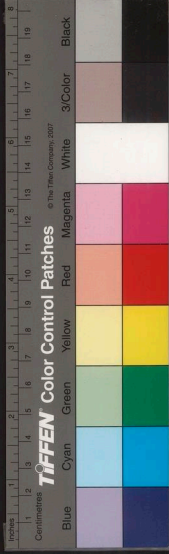
辛酉手詔曰朕念太祖皇帝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祖詔封子孫



一人為安定郡王世世勿絕乃至宣和之末以太常禮部各有兩
主依違不決使安定之封至今不舉朕甚憫之有司其上合襲封
人名遵依故事施行是日輔臣進呈次上因論此事曰太祖功德
如此世襲王爵宜不為過范宗尹曰太祖嘗云天下初定朕思得
長君以撫之而授太宗則其意專為天下上曰朕頃在藩帥入見
淵聖皇帝率用家人禮一日論及金人事嘗奏曰京師甲士雖不
少然皆游惰羸弱未嘗簡練敵人若未不敗即潰耳陛下且少避
其鋒以保萬全淵聖皇帝朕為祖宗守宗廟社稷勢不可動其後
敵復犯京師朕在相州得淵聖親筆謂悔不用知言是時近習小
人事言用兵英惑聖聰殊不量力遂至今日之禍 奉迎神主提

點所言今太廟寫温州逐月落新有非地產者請得以他物代充
從之

癸亥樞密院奏福建民兵都統領范汝為欲令聽辛企宗節制上
曰事有本末卿等今日所措置者末也而未原其本福建僻陋盜
賊踵起得非守領不知省其疾苦乎其令監司帥臣各條上阻盜
及便民利物之事朕當施行之 監察御史韓璜言臣誤蒙使令
將命湖外民間疾苦法當奏聞自江西至湖南無間郡縣與村落
極目成墟所至破殘十室九空詢其所以皆緣金人未到而潰散
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襲逐之師繼至官兵盜賊劫掠一同城市
鄉村搜索殆遍盜賊既退瘡痍未蘓官吏不務安集而更加剝削



兵將所逼縱暴而唯事誅求嗷嗷之聲比比皆是民心散畔不絕如絲此臣所欲告於陛下者然道中伏讀元德音不覺感泣州縣情偽陛下既已盡知獨煩去苛恩意亦已備矣臣惟餘忠欲陛下下謹慎詔令務在必行詔比降德音寬恤事件州縣自宜恚意奉行違者監察按劾御史臺察之左武大夫京畿路提點刑獄公事權京城副留守趙倫既出奔與權知唐州胡安中教奏金人勅息安中先以留守司之命假授武德大夫京西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在唐州至是遣人來奏事上嘉之詔並進三官仍賜勅書獎諭初杜充之敗也其中軍統制武義大夫耿進以所部去朝廷聞進在通州詔進以舟師赴行在進堅子也

六年

甲子通議大夫吳敏復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充荆湖東路兵馬鈐轄初向子諲既移鄂遂以降授中散大夫新江南路都轉運使湯東野知潭州與子諲並命會監察御史韓璫言湖南因弊宜遣重臣鎮守敏時在廣西范宗尹因薦用之直秘閣王俊明知建州俊明初以軍變罷至是復用之

乙丑荆南鎮撫使解潛言臣所領鎮最為要害而所部正兵不滿二千奉鎮東鄰鄂渚而接撫李久文生事召亂致李成寇犯未已南接潭鼎而節制王以寧輕易無知為孔彥舟所敗湖外騷然又昇澧程昌胤狂妄自恣近為湖寇敗於辰陽僅以身死

此事未見

湖寇楊翼子

忍是楊莘也

北連襄漢而未有帥臣千里之間人跡斷絕之遺精



兵一軍前來保護蜀口時允文軍將武功大夫康州團練使江南
東路兵馬都監張崇叛去以所部屯岳州潛以崇知公安軍言於
朝詔已命崇赴鼎州不許潛又言峽州直都縣在大江之南背山
面水險阻可恃乞移治宜都從之

丙寅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牒報金人自秦州來橫塘詔光世
極力措置

是月金人以萬騎攻南河寄沼所西碧潭時鎮撫使翟興以乏糧
方散遣所部就食於諸邑所存惟親兵數千報至人情危懼興安
坐自若徐遣驍將彭杞往搜以方畧設伏于井谷遇敵至陽為奔
北金人果以精騎追之遇伏為所擒餘衆潰去 初順昌盜余勝

等既作亂官吏皆散土軍陳望素喜福與射士張家謀欲舉義應
之軍校范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取活於國今力不能討賊
更助為虐是無天地也况黨忿別其目而殺之暴屍於市旺妻馬
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汗之不從又殺之賊既平屍跡在地隱隱不
沒邑人驚異為設香火事聞詔贈承信郎更為立祠拜忠節官在
六年十月乙卯賜廟額
在三十一年今併書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二月戊辰朔廣東經畧司言賊李冬至二犯英連詔郴
等州冬至二者宜章人以軍興賦重不能保遂與其徒作亂自號
平天大王詔湖廣憲臣招捕 是日祝友以其軍降於劉光世初
友在新店欲侵宣川沮水不克渡會光世遣人招之友留其使彌
旬然後受招時江東路兵馬副鈐轄王冠在溧水駐軍友移書假
通以趨鎮江冠不從友引兵擊之冠軍大敗友遂自句容之鎮江
光世分其軍以友知楚州先是史康民在淮南與友合軍康民之
軍極富以金寶賂光世光世喜康民遂得進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二月戊辰朔廣東經畧司言賊李冬至二犯英連詔郴
等州冬至二者宜章人以軍興賦重不能保遂與其徒作亂自號
平天大王詔湖廣憲臣招捕 是日祝友以其軍降於劉光世初
友在新店欲侵宣川沮水不克渡會光世遣人招之友留其使彌
旬然後受招時江東路兵馬副鈐轄王冠在溧水駐軍友移書假
通以趨鎮江冠不從友引兵擊之冠軍大敗友遂自句容之鎮江
光世分其軍以友知楚州先是史康民在淮南與友合軍康民之
軍極富以金寶賂光世光世喜康民遂得進用



已巳監察御史江躋為尚書吏部員外郎禮部尚書秦檜兼侍讀翰林學士汪藻中書舍人胡交修並兼侍講 朝請大夫和州無為軍鎮撫使趙霖復直秘閣

庚午執政言劉光世軍中乏糧遣考功員外郎仇愈往究其寔上曰光世一軍月廩萬數如此宜速為屯田之計富直柔曰近幸道宗具陝西弓箭手法頗類屯田之制范宗尹曰容臣等細議之愈益都人也 尚書省乞檢舉行遣常程文字從之 改行宮禁衛所為行在皇城司 詔朝奉郎知益陽縣魏昇臣俟任滿陞擢差遣以御史韓璜論其嘗拒鐘相也時和漢陽軍馬友以糧乏遣其將王成率眾渡江犯鄂州副統管張用率親兵登城詰問以神臂

弓射之成乃退朔日李允文即以友權荆湖南路招捉公事友盡

取漢陽財物往湖南道過岳州守將吳錫嘉城去率精兵數千自

益陽入卬州舜臣時權州事為所逐馬友吳錫親舜臣事皆據趙

日按日虛友自叙狀云今春乞餉于鄂而李直閣差友授劉忠格

提湖南盜賊行次岳州知郡吳錫先已去友逐權置其地狀以五

月十六日至行在不知何時行遣然孔彥舟三月九日已焚潭州

別友離漢陽必在二月也故因舜臣事附見遺史言允文以友為

湖南副總管而狀中乃云招捉公事今從之熊克而鹿紹興元年

春益陽有吳錫者提兵七千本縣告卬州守臣親舜臣乞糧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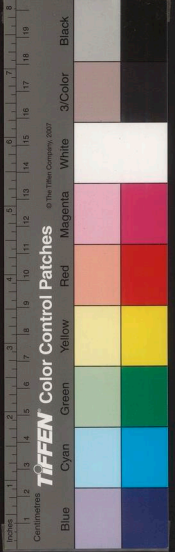
得錫以兵走卬舜臣懼而走以胡安國與宰相書考之錫破江

卬州在今年七月四日蓋是時舜臣權守倅也今併附此

州兵馬副幹轄劉紹先以殘兵七百人赴朱勝非 是日卻友以

數千人犯筠州守臣朝請即王庭秀與鄂州統制官修武即傳樞

方共飯聞寇至卽與官吏棄城走豐城隸



文獻通考卷之三

早未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言士大夫自衢信來者皆稱張俊軍行

極整肅上曰朕亦聞之犯軍律者已誅六七人矣范宗尹曰臣以

書獎其美上曰待亦作詔勉之立功後心忠謹惟好官職正當以

此使之張守曰陛下深得御將之術 朝請大夫葉宗鄂復直龍

圖閣知洪州 是日卯友犯臨江軍守臣朝奉大夫康倬過去江

西安撫大使司徒制官吳全以其軍夜奔新喻縣倬識子也識河

元祐間引進使於是朱勝非以兵少自新喻南去取兵於吉州

壬申初定每歲祭天地社稷如奏告之禮用權工部侍郎韓肖胄

奏也詳見去年十一月甲辰

癸酉詔張浚措置津發四川上供金帛赴行在自置宣撫司而上

供悉為截留以備軍食至是戶部以將行大禮及行在急闕為言

故有是命然川陝用度繁截留如故日歷不載此按今紹興二年

入詔江湖福建路憲臣遍詣所部剝刷應干合起金銀錢帛赴行

在亦以將行大禮也 故朝奉大夫呂希純追復寶文閣待制純

公著第三子元祐中書舍人黨籍 新除襄鄧隨郢鎮撫使桑仲

始受命是日以其都統制霍明知郢州霍明申省狀云紹興元年

州 初仲在京西連跨數州無糧食人相嗚又數為金州人所敗欲

引眾北去至是次棗陽縣始被鎮撫使之命遂還襄陽駐軍文林

郎金房安撫司幹辦公事晉城續獻書於宣撫處置使張浚曰

諱完守鄂州被荆榛保孤壘屢戡大盜奉朝廷法令隱然若一長

文獻通考卷之三

卷四十二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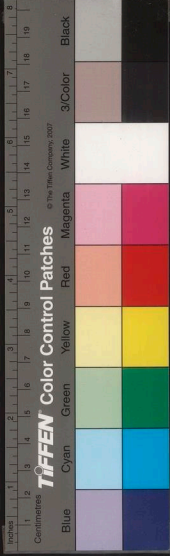


城曹不得鎮撫使而仲乃得之是奠亂也朝廷在遠未詳仲凶逆之狀不然豈有舉四郡數千里之百姓委之饑虎之喙乎今仲連敗劔於安康此正天亡之時若使充併力勦除稍中國威而以鎮使命免則忠義知勸盜賊少戢矣襄陽為朝廷基本利害甚大相公豈可不從權易置浚深嘉感言而不能用郢州新遣曹成之後百室無一二存者仲俾霍明領兵二千守之明卽郢人為遞鋪曹司有奮力善戰而敢殺卽與德安接壤鎮撫使陳規藉其通船運每以恩信結之明自是與規通好不絕曹筠撰陳規行狀桑仲為兵數萬屯郢州卽都德安公致以恩信結之因奏明知郢州仍請加美名朝廷從之自是卽與德安通好不絕蓋結之思者寔謂以簡明之附仲也按日歷紹興二年五月五日霍明申紹興元年二月六日蒙鎮撫使桑仲差知郢州不去當受朝命行狀謬也趙

規之遺史云明在郢與德安通書使規亦藉其通船路此言有理今從之

甲戌詔江淮招討使張浚速往措置以降授中散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湯東野為本司參謀官朝廷始聞江州失守故有是命丙子臨安府觀察推官沈長卿監都稅院沈震陳祖安司理參軍葉義問並勒停時長卿等上書論范宗尹過失詔責以中傷大臣力肆詆毀露章台省搖動衆情此而不懲為患深大宗尹抗疏為請後四日乃寢其命長卿烏程人祖安閩縣人義問壽昌人也廬壽鎮撫使李仲之被執也其統制軍馬武顯卽閩門宣贊舍人高彥以所部走廣德軍至是就招赴行在詔以其眾隸神武左軍

隸左軍在
此月癸巳



戊寅詔禮部御史台太常寺條具明堂合行事件申尚書省時上以當行大禮命近臣議之奏知政事張守欲行禋饗禮禮部尚書秦檜建言頃歲渡江冬祀儀物散失殆盡宗廟行事登樓肆赦不可悉行至祫禘饗又不及天地惟宗朝明堂似乎簡易苟採先儒之說而畧其嚴父之文志在饗帝而不拘於制度之未尚或可舉議遂定詔自今盜賊令州縣極力措置毋得申奏陳乞及擅便招安用知鄂州高衛奏也

已卯日中有黑子 淮康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為福建路制置使時南釵賊余汝霖余勝等作亂輔臣欲假辛企宗事權故有是命

辛巳禮部尚書兼侍讀秦檜參知政事龍圖閣待制孫覿時知臨安府以啟賀檜有曰盡室航海復還中州四方傳聞感涕交下漢魏武帝旌畫落止得屬國唐杜甫麻襪入見乃拜拾遺未有如公獨參大政檜以為讖已始大怒之 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趙蒙丐免詔蒙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直寶文閣張紱知建康府

壬午延福宮使奉國軍承宣使入內侍省都知提舉禁衛董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初張榮率舟船至通州過捍海堰欲出海復歸山東水阻不得去榮遂入通州糧日盡取人為犯以食民之得脫者無幾 是日日中黑子消伏翌日范宗尹進呈因故事嘗遊殿咸膳令人情危惧之際恐不可以虛文搖動群聽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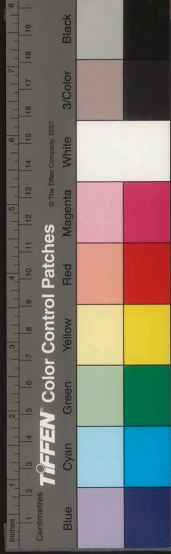


陛下修德以消弭之臣等輔政無狀義當罷免上曰日為太陽人主之象豈閔卿等惟在君臣同心行安民利物莫事庶幾天變不知為災也 詔度支員外郎韓球所劄饒信州錢糧除應付張浚軍項外並發赴行在時已罷移譯之議故有是告

癸未詔以季秋大饗明堂江淮招討司隨軍轉運使詹至言大敵在前國勢不力請停大饗以費其佐軍仍督諸分道攻守以慰在天之靈繼志述事莫大於此至桐廬人也 刑部尚書胡直孺魚侍讀 右諫議大夫蔡確言福建盜起本於科歛誅剝民不堪命今自范汝為以下官者二三百人而聚萬衆於建安辛企宗坐視而不能制謝嚮順從而不敢違建卯之間鷄犬一空橫屍滿道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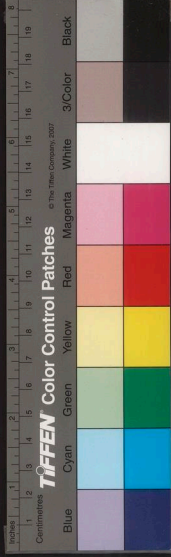
近謂之謝范而不敢名其無生理殆亦可見願稍分汝為之衆以弱其勢擇官吏信厚練達閩人素所畏愛如梁澤民張瑋李訛輩委以一路之寄汰牧守之無狀者權免二年科配使前日督從之輩得齒於民非小補也詔企宗嚮放散汝為下見團結人兵又詔民兵願歸農者許自便汝為不聽命 又詔在此月而戌

甲申詔神武前軍統制王夔依舊聽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使喚與江淮招討使張俊大軍掎角討捕馬進寺賊用頤浩請也頤浩又乞俟俊至江東令與臣約日於饒州或本路其他州縣會合計議從之 朝奉大夫鄭望之復集英殿修撰 詔自今郡守在任改移並俟新官合符方得離任 二年十月 月衝改



乙酉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言今方兵患有三日金人曰土賊曰
游寇金人自冬涉春不聞南渡所謂游寇者皆江北劇賊自去秋
以來聚於東南所謂土賊者二年以來為害日大原其定情而以
有可矜南人資產素薄比年科率煩重頓特降寬詔稍苛擾按
賔走之尤重者舉行祖宗頭錢之典以慰疲民疏奏詔諸路憲臣詰
諸州之科率者餘依已降德音施行時勝非又論東南盜賊則欲
招撫西北劇寇則命之以官使流離北人各得其汰被虜老弱與
不從軍者留其精銳使散處諸軍如此當不復為患至於江西土
寇皆因朝廷號令無定橫斂不一名色既多貧民不能生以至為
寇臣自桂嶺而未入衡州界有屋無人入潭州界有屋無壁入袁

州界則人屋俱無良民無辜情寔可閔陛下自降寬詔擇其首領
與補官收諫軍藉而散遣其徒使民還業則江西之亂可指日平
也不然則為盜者日衆勢必南軼湖南二廣皆不得安矣先是勝
非被命宣撫江湖三路首訪民瘼皆云正稅之外斜糾繁重乃令
民間陳其色目稅未一斛有輸及五六斛稅錢一十有輸及七八
十者如所謂和糴求與所輸正稅寺而未嘗支錢侖皆類此勝非
因及論其事疏累萬餘言范宗尹當國既未嘗歷州縣不知民間
疾苦又忠聞契事摘勝非所奏十去七八畫旨依已降赦令而已
按勝非此疏今見於日歷者
凡一百五十字其節畧多矣時勝非在吉州有兵纔數千亦非精
銳故未能之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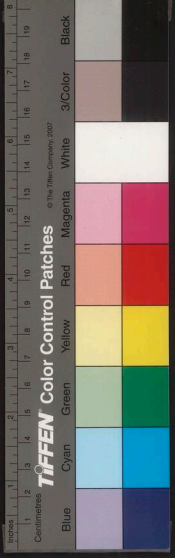


奏以張俊奏

丙午復秘書省仍詔監少不並置置承印著佐各一員校書印正
字各二員范宗尹嘗因奏事言無史官誠朝廷闕典繇是復置
有崔紹祖者為金人所掠自南京遁歸詐稱越王次子保信軍承
宣使受上皇璫詔為天下兵馬大元帥與師取隔浚州却是日至
壽春府和州鎮撫使趙霖以聞詔文字不得奉行召皇姪赴行在
霖是月辛卯奏三月辛亥得旨台赴行在令併書之十月戊子行
遣龔相記庶陽死事及王亨乞養蔭狀皆稱偽元帥趙不壞蓋紹
祖七月丙午初赴獄自稱趙不壞故也紹祖九月乙卯因御史
台檢法官官屢致復審問稱兩詔不寔移御史獄方始嘗考
戊子執政奏事范宗尹問隆祐皇太后聖體上曰昨有少虛風澄
朕且暮未嘗敢離側已三夕不解衣宿頓減矣

已丑詔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與呂頤浩張俊會兵討李成
頤浩聞彥舟欲自袁州引兵之江西故有是請先是上親筆命彥
舟解圍江州彥舟不奉詔而上疏論成分鎮之初不能安分越境
侵漁以希益嘗春申之事以臣料之其敗有三然圖之急則禍結
而民不安圖之緩則怨集而眾必離蓋湖南見有劉忠張用之徒
環列境上若舍近而求遠恐九江之圍未解而先失湖南湖南既
失二廣必危非計之得者也遂以所遣成書進呈然彥舟是不欲
擊成故為之游說詔彥舟分兵聽向子諲節制親領大兵赴江西
毋失機會

庚寅張俊奏本司都統制曲端自聞吳玠兵馬到郡坐擁重兵更
不遣兵策應已責海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詔依已行事理初俊



自富平敗歸始思端及王庶之言可用庶特以朝議大夫持母喪
居蜀乃併台之庶地近先至力陳樞奉伺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
鳳兵扼關隴以為後圖浚不納求終制不許乃特授參議官浚徐
念端與庶必不相容暨端至半道但復其官移棊州宣撫處置使
司主管機宜文字楊斌素與庶厚知庶怨端深及盛言端反以求
合又慮端復用謂端反有寔跡者十又言端客趙彬揭榜鳳州欲
以兵迎之奉鳳副總管吳玠已惧端嚴明諧端不已庶因言于浚
曰端有反心久矣盍蚤圖之會蜀人多上書為訟浚浚亦畏其得
衆心始有殺端意矣此以王之望西事記趙玠之遺
文費士戡蜀口用兵錄參修

辛卯尚書右司員外郎王侯知邛州侯初除閬州未行復改官都

題名侯以二月出知邛州而日歷不見
除閬之日但於此日書改除故繫于此左武大夫秀州防禦使

陳剛中同主管閣門公事剛中浙人父彥本日者以摧倬薦至大
官言者以為法當討論遂廢其命

壬辰朝散郎新除尚書工部員外郎廖剛為福建路提點刑獄公
事先是順昌盜余汝霖作亂剛遣使招降之會奉路提點刑獄公

事陳楠請奉祠詔楠主管江州太平觀而剛有是命剛延平人也
楠得祠在庚
寅今聯書之宣義郎新知太宗正丞呂抗提舉荊湖東路茶鹽

公事抗既浩子初見
建炎三年三月是日雨電

癸巳詔侍從台諫條具保民弭盜遏敵惠生國家之策翰林學士

汪藻熊克小歷作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
院蓋誤藻去年十二月已除學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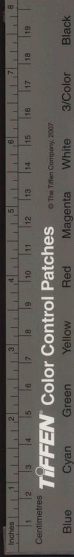
以法二曰連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大畧謂諸將過失不可不治
今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
有時而諸將無時也道路流傳雖謂陛下進退人材諸將與焉又
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為天子立政事以令四方者也今諸將率
驟謁徑至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必得朝廷豈
不自卑哉祖宗時三衛見大臣必執挺趨庭肅揖而退蓋幸威之
嚴乃足相制又遣將出師詔侍從集議者所以博衆人之見今則
諸將在焉且諸將聽命者也乃使之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於
公不利於私者必不以為可行便於己不便於國者必不以為可
罷欲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儀毋殺燕見其

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無使參議論之餘則分既正而可責
其功是三說果行則足以馭諸將矣何難乎弭盜何憂乎過敵哉
若夫理則民窮至首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為言也今國家所有不
過數十州所謂生者又生於此數十州之民何以堪之惟通加裁
損廢乎其可耳外之可損者軍中之冒請內之可損者禁中之冗
取今軍中非戰士者率三分之二有詭名而請者則扶救人之名
有使臣而請者則一使臣之俸兼十戰士之費有借補而請者則
便支廩祿與命官一同聞岳飛軍中如此者數百人州縣懼於堯
陵莫敢呵詰其盜支之物可勝計哉臣切觀禁中有时須索而戶
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人主用財須要有



名而使有司與聞至於度牒則以虛名而權是利以濟軍興之用
誠非小補幸無以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知惜也然臣復有私
憂過計者自古以兵權屬人久未有不為患者蓋予之至易收之
至難不早圖之後悔無及國家以三衙管軍而出一兵必待審院
之符祖宗於意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榷審院已不能制臣恐賊
平之後方勞聖慮自古偏霸之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四海之
大而衆寡如此意偏裨之中必有英雄特為二三大將抑之而不
得伸爾謂宜精擇偏裨十餘人各授以兵數千直屬御前而不隸
諸將合為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給事中陳戩言今
日之計當首徭薄賦敦本厚生先以保民然後聽諸盜自相糾擿

占上流據形勢恭儉節用量入為出斥內庫之藏以歸太府此弭
盜遏敵生財之策也中書舍人胡交修言盜賊之起惟其饑凍無
聊日與死迫然後棄而為之陛下哀憫無辜詔許自新官無急征
暴斂而俾安其故高下種植而無廢壞男女耕織而無懈人穀帛
不可勝用則弭而財裕矣日者翟興在西洛什伍其民為農為兵
不數年雄視一方彼起於卒徒猶能屹然自立於敵寨之中而不
可犯矧吾以東南二百郡欲強兵禦敵而不能為興所為乎中書
舍人洪擬言兵興累年饋餉志出於民無屋而責屋稅無丁而責
丁稅不時之須無名之斂殆無虛日所以去而為盜今閩中之盜
不可急宜求所以消之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夫豐財



者政事之本而節用又豐財之本是時諸將中劉光世尤橫故汪藻有是言藻書既傳諸將皆忿有令門下作論以詆文臣者其畧曰今日誤國者皆文臣自蔡京壞亂紀綱王黼收復燕雲之後執政侍從以下持節則喪節守城則棄城建議者執諍和之論奉使者持割地之說提兵勤王則潰散防河拒險則逃遁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踐京東西淮南之地為王臣而棄地棄民誤國敗事者皆文臣也間有竭節死難當橫潰之衝皆武臣也又其甚也張邦昌為偽楚劉豫為偽齊非文臣誰敢當之自此文武二途若冰炭之不合矣 詔中大夫直龍圖閣姚舜明武功大夫中州刺史劉紹光並勒得令呂頤浩軍前使喚以責後効 侍御史張延壽以

內艱去位

初馮長寧既以淮寧降劉豫京西轉運使檄武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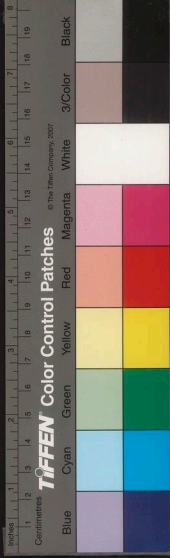
夫范福權知蔡州福率軍民固守執偽民知陳州楊勣斬其使蔡人以聞詔加福佑武大夫果州團練使朝廷猶未知長寧在偽庭乃召長寧赴行在 金人以舟載江浙所掠輜重自洪澤入淮至清河口假宣教即秦國卿在趙瓊水寨與瓊夜劫其舟得李曉所携戶部尚書印上之 日歷五月四日真陽鎮撫使郭仲威奏分遣寇宏統制軍馬邊擊金人至宿遷縣收列戶部銅印蓋申奏之詞云耳今從遺史 是日雪

乙未直秘閣新江西轉運判官張穎移廣西路以其母吉氏有請

特優之也 穎孝純子已見

朝奉大夫趙士諒知岳州朝廷聞吳錫已去

故遣士諒為守 言者請即國經兵火處更置丁產財穀簿書期



以半歲從之

丙申復詔諸路提刑司類省試於是川陝宣撫處置使張浚始以便宜合川陝舉人即置司類省試自是行之至今

二年六月癸卯始降旨就宣司

類省試然免小歷自此始蓋悞揚希仲榜在此年方試時未嘗降旨也

丁酉宣教即范燾除名潮州編管坐誣訟孟忠厚且及太母也

事

見去年十月

是月降授朝請大夫守中書舍人致仕李公彥卒年五十三初金人至德順軍經畧使劉錫遁去金人以兵少不敢由秦亭聲言分三道而獨出沿邊以掠興素多馬金人駐兵搜取無遺馬步軍副總管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劉惟輔將遁去顧熙州尚有積粟

恐敵困之以守急出悉焚之敵追及所部皆走惟輔與親信數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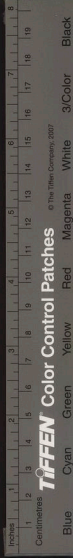
匿山寺中遣人詣夏國求附屬夏國不受其親信趙某詣金軍降金執惟輔誘之百方終不言怒梓以出惟輔奮首願坐客曰國家

不負汝一旦遂附賊邪即閉口死不復言第六將韓請者問行從惟輔為敵所擒罵敵不降而死統制官重以熙河降如蘭州

龔友恭高子儒聞惟輔尚存固守以待及城陷先及其家而後死子儒狀道人也金人既畧熙河地遂引歸李彥珩在古原州張中

孚及其弟中彥導金人叔降之趙彬引敵圍陽慶守將楊可昇堅守不降五路陷秦鳳經畧使孫澧收本路兵保鳳州統領官閔師

古收熙河兵保鞏州左副元帥宗維既得關中地遂悉革以予偽



陝西全圖

不見本月日熊克小歷於建炎四年十一月未書之
齊趙壯之遺書分見四年十一月紹興元年三月未賈士幾蜀口
用兵錄所書尤弓門寨對兩書蓋據宣撫司案牘則盡失大路在
二月間無疑今閩陝之隔也士大夫守節死義者甚眾隴州既失
併附此月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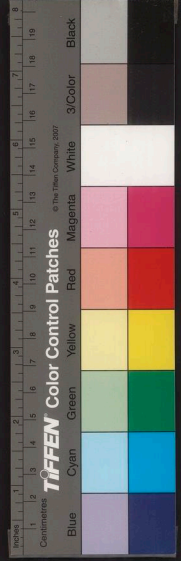
守朝請即知州事劉化源不肯降敵使人守之不得死遂驅入河
北販買蔬果隱民間者十年終不屈辱奉議即通判原州米璞亦
杜門謝病卒不受汚化源璞世家耀州西人皆敵之敵入鳳翔東
義即權知扶風縣康傑與敵將馮宣戰宣愛而欲招之傑奮曰吾
今也當死於陣不能死放敵宣殺之忠翊即知天興縣李伸為敵
所圍堅守不下城既陷伸曰豈使敵殺我遂自殺時度陽圍急成
忠即盧大受欲會合軍民收復邠寧二州解度陽之圍為人所告

送邠州獄論死救武即秦州定西寨都監兼知寨鄭涓為敵所攻
袒臂而戰及城破自刺不死金人高其節亦弗害也是時守令以
城下者敵偽皆因而命之文林即知彭陽縣李結獨不降與其民
移治境上偽令執之以獻欲官之凡三辭其後金人以為歸附命
為儒林即詰言於所司曰元係捕獲不敢受歸附之賞以其謀還
之有武功大夫知環州安塞寨田敢者嘗得太祖御容欲間行南
歸以獻事泄杖之死其後武功大夫秦鳳路兵馬都監劉宣以蠟
書塞遣人與吳玠相結且率偽將任拱等以所部歸朝約日以定
有告之者取宣焚辱之其家屬配雷州豫又升渭州為平涼府去
慶陽延安府名復舊州名即以叛將張中孚守平涼府中彥守秦

陝西全圖

卷四十三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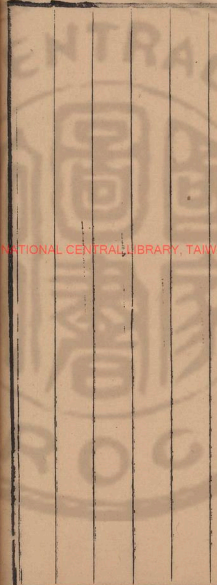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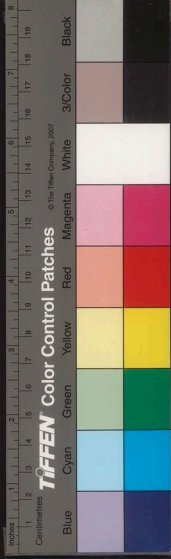


州道彤守慶州慕容洎守環州後中孚累遷陝西節制使兼兵馬都統中孚及李彥琪自羈管中劉錡以為將而判

建炎要錄卷四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三月戊戌朔詔海州淮陽軍兵馬鈐轄李進彥武義大夫
夫進各以所部舟師聽呂頤浩節制尋並以為江東安撫大夫
司統制官進以此月丙午除自駐蹕南京以來軍士日給食錢比
數十日一稿設前是水軍統制官崔增以其眾萬有千二百人降
於呂頤浩頤浩始用舊法按月支糧及料錢於是增一軍月費錢
四萬四百緡未七千五百斛視五軍所給月省萬五千緡據史
以是日庚子殿中侍御史章誼權侍御史 右文殿修撰知平江
府胡松年以嘗為潛印學官復敝猷猷閣待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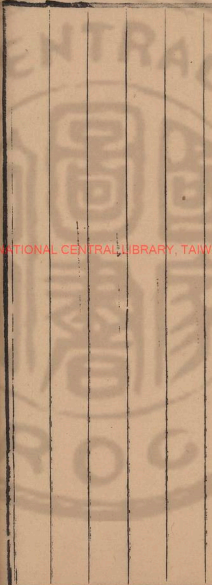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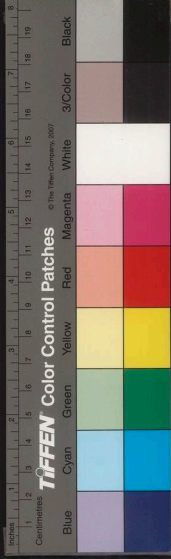


州道彤守慶州慕容洎守環州後中孚累遷陝西節制使兼兵馬都統中學及李彥琪自羈管中劉錡以為將而判

建炎要錄卷四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三月戊戌朔詔海州淮陽軍兵馬鈐轄李進彥武義大夫
夫敗進各以所部舟師聽呂頤浩節制尋並以為江東安撫大夫
司統制官進以此月丙午除自駐蹕南京以來軍士日給食錢比
數十日一稿設前是水軍統制官崔增以其眾萬有千二百人降
於呂頤浩頤浩始用舊法按月支糧及料錢於是增一軍月費錢
四萬四百緡未七千五百斛視五軍所給月省萬五千緡據史
以是日庚子殿中侍御史章誼權侍御史 右文殿修撰知平江
府胡松年以嘗為潛印學官復敝猷猷閣待制



欽定四庫全書

宣撫處置使張浚以富平失律上疏待罪壬寅上謂輔臣曰浚放
罪詔宜早降因言浚用曲端趙哲劉錫後見其過即重譴之浚未
有失安可罷也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頃得勝浚者乃可易上曰
有才而能辦事者固不少若改政為國無如浚亦有人言其過朕
皆不聽浚乃得安 中散大夫魏滂貶秩一等以言者論其聚斂
害民也滂字鏡州無善狀范宗尹用為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未上
諫官劾其盜用修城錢十餘萬乃罷之令提刑司覈覈後本司言
滂以修城之故令民戶有稅一錢者輸四錢凡得十七萬緡其出
納之籍或不可考乃命轉運司治其罪後亦寢 此為沈與求劾范宗尹第
十五事滂除監司及罷黜日歷全不載但於此日書降官亦無首尾今以諫
政及提刑司帳兌狀修入諸傳旨治罪在今年五月戊午今寧運

之書

癸卯承事郎浙西安撫大使司參議官劉寧止為兩浙轉運副使
時劉先世遺直秘閣本司主管機宜文字范正與未奏事即以正
與代為參議官翌日御筆進正與直徽猷閣賜三品服遣還鎮
貴受秘書少監滕康劉珪皆許自便

甲辰直秘閣福建轉運判官魯屠條具止盜利害請擇令尉羅免
行錢糴米賑濟減錢破跡分上供銀論輔臣曰屠所奏切中時病
皆可施行上因言朕每日五更初盡見諸處奏報比明所覽畧盡
乃出視朝蓋上勤政如此唐海益人也 直秘閣程俱試秘書少
監 直秘閣知信州吳表臣為尚書司勳員外郎 降授右武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三



父少...
子...
孫...

大和州防禦使永州居住馬擴許自便 武功卽和州無為軍兵

馬鈐轄王亨知廬州限一月之任既而鎮撫使趙霖論其執李仲

之功乃以亨為閣門宣贊舍人亨除閣職在五月

乙巳武德大夫光州刺史曹成爲武功大夫萊州團練使知郢州

武德大夫吉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李宏爲武功大夫貴州團練

使知復州先有詔罷李文奏以張用曹成李宏馬友人馬末能

交割爲詞留鄂州不去朝廷聞成宏在鄂復間因就命之且令勿

受久文節制於是成已引兵之湖南而行末知也 承奉卽張汝

舟持遣一官往池州措置軍期事務 承節卽王悅道爲閣門祇

候以其父繼先診視太母有勞也 詔孟忠厚母福國太夫人李

氏特贈兩國大夫人 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言李敦仁引兵犯汀

州寧化清流二縣

丙午責授定國軍節度副使王宗濞復忠州團練使以赦叙也輔

臣進呈上曰宗濞自可用但當時用非所宜蕙戚里不當管軍然

此淵聖皇帝外家宜與叙復張守曰祖宗時亦有戚里管軍者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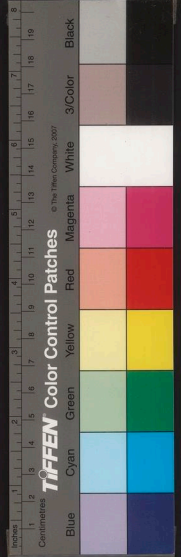
曰要是擇材只今諸戚里豈能管軍范宗尹曰誠如聖訓日歷宗

於二月九日丙子三月九日丙午兩書 詔以京畿第二將兵千人

之而此日又書上語甚詳今附丙午 諒神武中軍用統制官平承宗請也於是中軍九六千人 直秘

閣提舉淮東茶鹽公事曹伯達知郴州時李冬至二叛於宜章守

臣直秘閣衍聖公孔端友不能制故更遣伯達而命端友奉祠友





初見建炎二年十二月歷既於今年三月戊戌書勅會李冬五
二等作過知州孔端友全無措置已降指軍與宮祠而六月戊寅
及子又而書端友乞宮祠奉旨王管洪州王隆觀
觀蓋端友未被告受而自請但日歷不應重疊書之
監都進奏院簡輟孫也 金師還自熙河至弓門秦巡檢王琦崇
之金立招降旂榜改阜昌年號衆皆拜琦獨不屈偽知平涼府張
中秀執而殺之 是日孔彥舟焚漳州初彥舟既據長沙而東湖
安撫使向子諲在衡州之安仁不能進會馬友自江北趨潭子諲
欲得人以利善說友令受招時戶部員外郎致仕上蔡賀允中適
寓郡境乃為子諲見友說之曰宋祚更興足下正宜自立功名何
自棄於此自古有盜賊而壽終者乎友心動改容謝允中至是彥
舟為友所逼遂焚漳州大掠公私之財而去引其兵趨衡州彥舟

州它書不著月日趙莊之遺史在今年二月今以
紹興元年四月十三日罷蔡院奏列探報狀奏修

戊申以西京統制京用奉王以寧節曲京有兵二千馬數百皆精
銳以寧既遣京用駐衡之茶陵故有是命 起復江淮發運使權
邦彥自饒州護六宮至行在

己酉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王安中復中大夫安中以開邊故自
請康初達謁至是復之 閤門奏職事官被旨兼權職任者具朝
參立班並乞權依正官儀罷日依舊侍從官權職高者止立舊班
從之給事中陳戩援舊例駁之乃止

庚戌江淮招討使張俊復筠州初俊引兵至豫章而李成在江州
其將馬進在筠州皆不進俊喜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必矣乃復歛

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蘇進以大書文牒使乘索戰俊復細書答狀以驕之又命神武前軍統制王煥閱水軍於江中賊勢方強謂俊為怯戰俊牒知賊稍怠乃議行諸將請分道擊賊中節統制官湯沂中曰兵分則力弱通泰鎮撫使岳飛請自為先鋒沂中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過其先鋒擊破之乘勝追奔前一日至筠州進出軍背筠河先守要地沂中語俊曰彼眾我寡當以騎勝願以騎見屬公平步兵當其前沂中乃將騎數千與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分為兩道同出山後嚴陣以出麤擊至午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退走大敗之俘獲八千明日又戰俊疑其後叛令思恭夜殪之思恭小虛云俘獲數萬俊以其大眾且殺後叛是夕令思恭殺之此區因

林泉野記所書也按日歷載上語云辛八十趙珪之遺書亦云賊退走死者數萬人卒八千人野記忽誤今不取進力不支乃遁浚還復筠州臨江軍馬進至南康遇統制官巨師古失利進復還江州與成會俊整兵追之熊克小虛書此事皆無本日但按趙珪之遺史及俊所俊寬以三月七日甲辰自洪州渡江十二日巳酉與進戰二十八日巳丑乃復江州日歷二十二日巳未進至張俊提報不言其詳當是復筠州提報而克於此述書後江州及進李成斬州皆誤也今各附見本日

辛亥武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劉光世兼淮南京東路監撫使揚州置司尚書省言金已渡淮而真揚等州未盡有人鎮守舒蘄盜賊盤踞又春耕是時百姓未能復業田畝荒闕宜措置屯田以及兵食全藉威望大臣措置故有是命光世迄不行朝請即提舉杭州洞霄宮季陵復右文殿修



文獻通考卷之百一十五

撰 承事郎陳正由瓊子也 詔發源縣進士胡學海免文解一

次學海上書論事上令赴都堂審察而有是命

壬子朝奉郎通判泰州馬高就差知泰州招諭軍民歸業并興益

場等事先是張榮在通判以地勢不利乃引舟入端頭湖作水寨

以守金石監軍昌在泰州謀久駐之計至是以舟師犯榮水寨榮

亦出數十舟載兵迎敵望金人戰艦在前榮望遠欲退不可俾謂

其眾曰無慮也金人止有數艦在前餘皆小舟方水退隔渚不能

岸我捨舟而陸殺官材中 遂棄舟登岸大呼而殺之金人不

餘騎舟中自亂湖水陷渚者不可勝計昌收餘眾二千奔楚州榮

獲昌子婿佛寧俘馘甚眾榮自京東來未嘗承玉命遂無路告捷

聞光世在鎮江乃遣人顧諷節制且上其功光世大喜以榮知泰

州張榮改連盡以臣節要及趙姓之當在此 詔樞密院准倫將

領徐文以所部屯臨安聽守臣孫觀節制文初見建炎四 是日

初淮南恩州陽江縣田監縣有潮水所侵田一項二十四畝提舉

監茶司募民墾之置竈六十有七歲產益七十萬八千四百斤收

淨息錢萬九千餘緡遂命官領其事後二年又增萬二千緡

甲寅詔罷免行錢州縣官市買方物如民間之真違者以自誥論

俟進事寧息日取昔依舊法始用曹唐之言也先是改元德音已

減闕中上供銀三分之一是日又減建劔州銀半分令福建轉運

司乞糴米二萬斛充賑濟且易置令尉之老疾不任事者皆用唐

文獻通考卷之百一十五

卷四十三

六



父久以不與李氏

請也 初河間府免解進士李季集天文諸書號乾象通鑑季禹

居婺州貧不能達乃命本州給札上之既而天文官吳師彥等頗

擯其訛謬詔與舊書參用遂以季為將仕郎以去年六月癸酉得旨給札今併書之

自渡江國史散佚至是衢州布衣何克忠獻太祖是錄國朝寶訓

詔授下州文學後八九年而國書始備

丙辰詔禁衛神武諸軍三衛宰執親兵并攝設一次先是月以攝

設至是上以戶部而入不廣故五旬而後有此命

己未張俊捷奏王上諭輔臣欲赦李成軍中脅從者范宗尹因言

今日之事不可削弱上曰祖宗基業宏固偶值戎寇故劉豫李成

等輩跋扈猖獗或謂止於淮上作籬落朕甚不取要當以次收復

須一統乃已耳始朝廷未得捷報命劉光世分兵往舒蘄乘賊不

備搆其巢穴光世言江北盜賊雖名受招其是窺伺官軍虛度復

出為患郭仲威張敵萬玉林祝友史康民之徒火目不勝美若臣

即摘軍馬前去剿少則必無成功數多則羣賊必乘虛作亂浙西

一路項到被患雖陛下行朝亦未敢決無虞韓世清劉剛印清張

琪四處人馬見在建康府無慮十數萬可使目下並進最為良策

詔以綱已遣還鎮清琪作亂未已報之而俊已摸矣光世奏至在乙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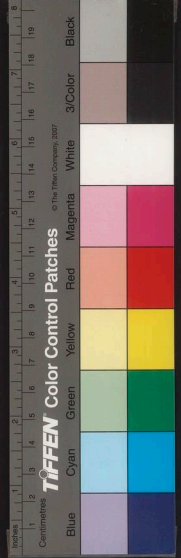
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言于潭州池中得美玉可為御寶乞

遣人宣取詔御寶已足備魚自艱難以未華靡之物一無所用其毋進

龍溪以嚴謹臣等

卷四十三

七



庚申中大夫致仕施大倫會再仕大倫晉陵人以給舍陳戩等薦其學行有聞居官詳謹也

辛酉朝請卽陳堯臣特勒得堯臣金華人宣和末為侍御史坐王黼黨斥去至是以其與秦檜有舊自列于朝之為郡守乃以堯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中書舍人胡文修論堯臣首議開燕為國召亂望賜貶竄輔臣進呈上曰奉乞宮觀却被削奪似為過當不若止行宮觀文字檜曰只宜如此堯臣有怒上疏訟文修上以堯臣雖侮朝廷乃有是命堯臣與秦檜有舊王明清揮麈後錄云耳以日歷所載檜答上語參之當不乖堯臣以二

月丁酉得祠三月辛酉復命今併附見

癸亥御筆近詔臣僚條具當今切務其應詔者多言將帥侵預朝

權而指辛道宗為怙寵賣恩朕於任人一絲公論當令抑損以至

辛氏道宗可罷極悉浣都永旨與外任初道宗既承密旨論者數

指其指推上末深信會其兄福建制置使企宗請避新除福建提

點刑獄公事廖剛詔剛易江東路及召入而以朝請大夫柳城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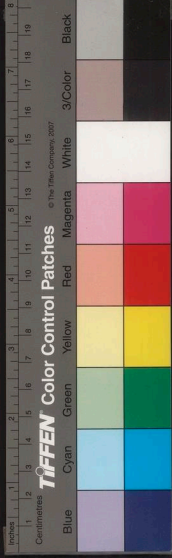
之職當辭前一日道宗言先與往還乞賜三品服上不悅即以手

札出道宗翌日謂大臣曰朕鑒往者羣小佞索朝政求章服雖小

事漸不可長於是城亦罷城合肥人宣和間為卻使者以忤童貫

意掛冠去至是復用之慶東易江東意在是月戊申召剛除城在甲寅城罷遷在二月丁卯今幸建書之

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王襄復正義大夫責授單州團練副使蔡懋復中大夫皆以赦叙也 故延康殿學士陸佃追復資正殿學



文獻通考卷之...

士田越州人崇寧尚書左丞 故資政殿學士再昌以死事贈觀

文殿大學士官子孫十後謚榮懿

甲子始下詔罪狀李成募有能斬首及獲成者除節度使賜銀萬
兩錢萬緡且赦成軍中脅從者初馬進既敗江淮招討使張俊追
之至奉新樓子莊賊將高元棟草山設伏俊熟視見山險路狹乃
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頂殺伏奪險遂至江州進拒戰不勝絕江
而遁乙丑俊復江州統制官楊沂中趙葵引兵追擊又大敗之成
復還蘄州自是俊軍有鐵山之號

丙寅右武大夫達州團練使胡安中知廣州安中初以土裏假守
至是就命 詔以淮東賊馬寧息命朝散郎郭揖提舉淮東茶鹽

專一措置復興並事擇自美學得官時論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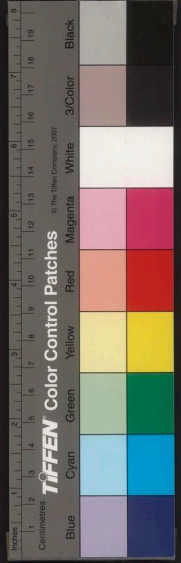
是月宣撫處置使張俊承制以本司參謀官起復朝奉大使王庶
為中大夫元龍圖閣待制知興元府兼利夔而路制置使節度使

西諸路北據慶附傳修入附傳無月日興元帥守到罷在此月而
與元又與興元帥利夔兩路制置使王庶各移文而步州軍魚司帥臣並令聽節制
守節嚴不同當考 當統制官王宗尹柴斌兵二千馬不滿百使庶

守時敵騎已破福津霖同谷迫武興俊遂退保閬州而以瑞明殿
學士張深為四州制置使與參議軍事劉子羽趙益昌北亦據慶

不云深為何官而日歷今年十月庚子訪聞四州制置使張深并
利夔兩路制置使王庶各移文而步州軍魚司帥臣並令聽節制
故權附 金人自階州引兵犯文州而江漲不得渡遂圍章成

州去武德大夫知岷州李惟德亦率官吏以城來歸惟德先守廓



文獻通考卷之...

州城既陷敵就用之浚隸其功遷右武大夫禁州刺史

惟德來時不見本月

日宣撫使以明年四月八日奏到奏稱金人侵犯熙河退回尋差

官措置括撫瀋州縣故且附登人去熙河之月當求乞書參考

於是盡失陝西地但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府之和高原隴

州之方山原而已時興元帥事草創倉庫乏絕師旅寡弱庶募民

教之河東陝西清師多舊部曲往往來歸不數月有衆二萬襄

陽鎮撫使桑仲以其將李道知隨州通相州人與元旺聚衆其後

東京皆守宗澤因事斬旺以道掌其軍道之南也以一軍孤立遂

依桑仲軍中號為奇軍時隨州關守通判州事王彥威與州縣官

信即制云江營聖鷓鴣歸閣器與

寓洪山僧寺主僧度預給其資糧守洪山以拒賊道至兩逆彥威

以歸遂掌州事度預金山人也

夏四月丁卯朔興國軍巡檢陳彥俊入興國軍軍為李成賊黨所

據僅半年彥始以班直授官至是遂權軍事宣撫處置使張浚

承制以保康軍承宣使知秦州孫渥為利州路經畧安撫使兼知

利州利路置經畧自此始戊辰渥至利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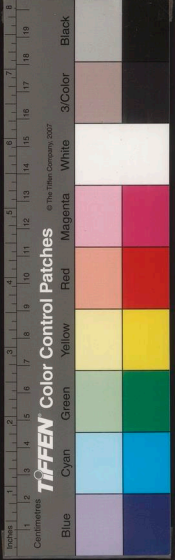
此據利州知州題名錄

之王庶今年三月已到興元不知利州何以尚帶奉路經畧當考

已巳叅知政事秦檜言臣昨與何臬陳迥庭孫傳張叔夜同扈二

聖出疆今臣偶獲生還驂蒙聖獎擢居政府而臬迥庭叔夜皆死

異域體骸不全游魂無歸可為傷惻欲望屬意特依近者聶昌體



並賜進士出閣鄆縣人鹽潁昌人也二人以免者該德音故有是

命靈父當可仕
至鴻臚少卿

庚午青授汝州團練副使即溥復為朝請郎高書戶部侍郎孟

庚請諸路無額錢附經制起發從之於是通鈔旁走帖及賣糶等

錢凡七色五色見建炎三
年十月戊戌全左監軍昌既為張榮所敗自楚州渡

淮而北是日休兵於宿遷縣之馬樂湖

癸酉右武大夫康州防禦使知汝州兼河東招捉使王俊為淮康

軍承宣使俊遣閭門祇候高彥忠以收復潁昌府告於朝故有是

朝散郎路時中幹辦諸司審計司時中開封人常以符錄為人

治病世號路真官故承議郎刁翬贈直龍圖閣先是翬通判登

州會金人入犯葦率兵迎敵至黃山館與敵遇軍敗力戰身被七

夫而死至是言者論其忠特錄之

甲戌詔修日廬用秘書少監程俱請也自軍史官久廢至是乃復

然朝廷多事未克行復政州為龍州劔川吉祥雷御建城辰陽

羅川盈川泉江柘縣並復舊縣名通會鎮復舊鎮名以朝奉郎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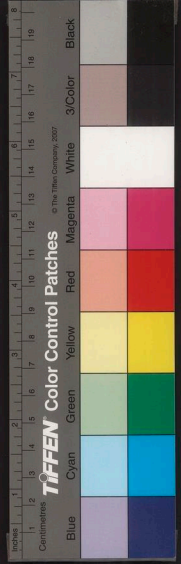
通判建昌軍莊綽言自大觀以後避龍天萬載等字更易州縣名

不當也

乙亥詔國史日廬事干機密轍入本所者流三千里凡所見聞因

而漏泄並行軍令日廬無此今以紹興十年三月
二十六尚書省勘會劉子修入監察御史韓璜

守右司諫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忠虜軍統制張榮為右武大夫



文獻通考卷之...

忠州防禦使知秦州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祝友知楚皆用劉

光世請也趙姓之遺史之符送保義即楚州淮陽軍巡檢使劉

靖改隄水軍兵馬監押承務郎王安道改隄水軍主管機密文字

仍以楚州鹽城縣隸隄水軍尋詔閣門祇候知隄水軍丁稷兼都

統制軍馬而靖兼副統二兼統制在六月庚辰朝請大夫王愈知無為軍

愈德興人嘗為秘閣修撰以賍敗至是月用趙霖請而命之時愈

未復官尋以為承務郎是日權湖南招提公事馬友引兵入潭

州此據今年六月四日權密院兩奏修入

丁丑刑部尚書權禮部尚書胡直孺等言參酌皇祐詔書將來請

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示于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天庶幾禮專事

簡從之時上將行明堂禮命有司議初議三聖並侑如皇祐詔書

禮部員外郎王居正以為王祐明堂本非本非為萬世不易之禮

也蓋古之帝王自非啟土肇造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故雖用之

成康漢之文景明帝其德業非不美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避

祖宗也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則創業之祖太祖是矣有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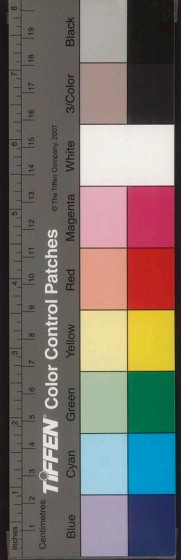
宗太宗是矣太祖則周之右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

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者不遺之法皇祐宗祀合祭天地固宜以

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拘於嚴父故配帝並及於真宗主上紹膺太

統自真至神均為祖廟獨濟則惠在於無名並配則幾同於祫享

望以太祖太宗並配明堂於禮為合宰相范宗尹是之議遂定天



地復合奈自此始 詔館職選人供職及一年通理四考並自陳

改京官

隆興元年八月乙丑所書可參考

宣教郎呂祉提點荆湖東路刑獄公

事 朝請即知明州吳懋直秘閣自陳思恭張公裕並成明州軍

費日庸懋以第賦民錢又得權酷之餘軍用無乏故擢之

成黃張俊提奏至

此當是汀州提奏但不知何以十四日方列行在

上謂輔臣曰兵既精

又治器甲所以成功以此知軍器當督意朕計五軍見甲已四萬

范宗尹曰得十萬初足上曰可足成之財固當惜然於此不且吝

也

已卯責授汝州團練副使郭仲荀復登州防禦使 浙西安撫大

使劉光世以泗州土豪徐宗誠為保義郎知泗州先是沿淮水陸

巡檢寇宏以其眾附于真陽鎮副使郭仲威仲威假宏教武即閩

門祇候克鎮撫司統制宏壽春人素以操舟為業克狡無行良民

苦之建炎末與其徒張先聚眾掠舟沿淮而下趙立以先知泗州

宏為水陸巡檢先尋為土豪所殺宏以眾數百泊龜山下願受仲

威節制於是國奉鄉在宿遷趙瓊水寨未有所向乃說瓊父革率

眾與宏合軍眾議以宗誠守泗濺翌守盱眙宏遂上鳳凰州對

民麥以食光世即以宗誠知泗州翌為承信即通州事時泗州無

復居民滿地荆棘而已宏既無所向乃以舟師犯濠州權知州事

李玘密之

此並據趙姓之遺史附入日歷紹興元年十一月庚寅劉老世奏知泗州徐宗誠今年四月已後列任而姓之

繫于郭仲威被執之後則五月也姓之又云眾議以滅珪守盱眙而先世奏中有通判滅聖珪姓之所聞稍誤宗誠紹興四年四月



已酉有使之點檢泗州官錢狀云紹興元年四月十三日到
任已卯十三日也故附於此未知見世後以何時出檢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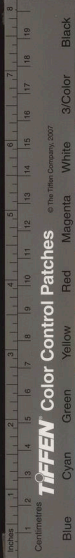
庚辰除祐皇太后崩於行宮之西殿年五十九上自后不豫衣不
解帶者連夕至是范宗尹等見上於殿之後閣上哀慟甚久諭宗
尹等喪禮當從厚朝議大夫添差通判衢州文應直秘閣應燕
山人有學問上召見而命之應嘗著金人亡遼錄行於世

辛巳詔隆祐皇太后應干典禮並比擬欽聖憲肅皇后故事討論
以聞朕以繼體之重當從重服命入內侍省副都知良邦彥都
大監領除祐皇太后喪事直秘閣張自牧主管江州太平觀從
所請也中興聖政辛巳進呈程俱劄子名臣列傳止是節奉合典
禮並此是朕家法要得遵守既退范宗尹以下數卿者久之臣當
正侍曰帝王之道雖同其法則不必同忠憤文異制同歸於治蓋

因時制宜各自為一代之法夏商周之子孫得以善於先王得世
數十而長久者也太上皇帝欲盡見祖宗規模且曰此是朕家法
要得遵守則自中興以來政治之效
皆由於此今日尤當率循而不忘也

壬午持服孟忠厚言見丁母憂即皇太后成服難以捨重從輕乞
用衰服行事太常奏用欽聖憲肅皇后故事令忠厚為太后服衰
三年從之詔江浙諸路上供紬絹半折見緡三千仍易輕齎赴
行在此以今年八月二十九日宣州乞
在減折帛錢狀修入它書並無之

癸未襄陽鎮撫使桑仲階鄧州校右武大夫淮康軍承宣使河東
招捉使知汝州王俊初中園鄧州急守臣武功卽譚亮遣人詣俊
求援俊自織蓋山引眾赴之亮與飲燕俊醉亮率眾突圍出奔遂
入蜀仲攻城陷執俊歸襄陽磔之既遂以其副都統制李橫知鄧



州橫高塞人嘗以黃河掃兵以勇自負仲雖嗜殺然性頗孝或盛
怒欲殺人其母戒之即止每自稱桑仲本王官終當以死報國故
能服其下焉

甲申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為攢宮總護使刑部尚書胡直孺為橋
道頓遞使神武右軍都統制韓世宗為總管內侍楊公弼為都監
嗣三衙神武輜重越州卒千二百人穿復土故事國凌當置五使

議者以遺詰云擇宜堆地殲殲故第命大臣一員總護汪藻撰曾
李回辟行修奉議者欲稱國使行用上不日恢復中原當奉陰祀
歸附此但攢宮耳當先正其名朝廷用其言王明清輝虛後錄云
北忠弁避外祖曾分約以汪東清而攝二浙應辦朝論欲連山陵
外祖謂帝名陵覆今存伊洛不日從中原即歸附矣直以攢宮為
名余以為當通用之謹按皇太后遺詰已云權宜擇地殲殲又云
可制梓宮取周吾身以為它日遷葬之使不知卒遺詰時紂已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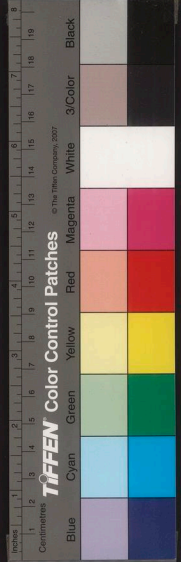
議者也浙漕題名行以四月十六日解知以時蓋
未赴江東第恐非行地議更須求也書詳考之

乙酉輔臣拜表請上為陰祐服期從之

丙戌太后崩下詔恤刑遣官告天地社稷宗室望告諸陵

丁亥詔權貨務遵守本監見行成法不得毫髮改更務令上下孚
信入納增廣 武節郎閻門祇候浙西安撫大使司徒制軍馬康
淵知通州金之孔淮東也朝散大夫知通州呂伸適去踰月乃還
上奏言敵營驚傳有戴紅笠人劫寨是為大德勝提之象上惡其
佞詔貶秩三等罷去更命劉光世選將守之 是日宣撫處置使

張浚殺責授海州團練副使曲端於泰州端既為利夔制置使王
庶所誘忠州防禦使知渭州吳玠亦憾之乃書曲端謀及四字



文以...
...
...

于手心因侍浚立舉以示浚浚素知瑞庶不可並立且方倚玠為用忍玠不自安庶等知之即言瑞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瑞蔚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在鳳翔帝以事忤瑞鞭其背百切骨恨浚以隨提點蔚州路刑獄瑞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瑞有馬名鉄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鉄象可惜者又數赦乃赴逮既至隨命獄吏繫之維之糊其口燭之以火瑞乾渴而死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悵西人以此亦非浚然議者謂使瑞不死一日得志逞其廢辱之憾瑞一搖足秦蜀非朝廷所有雖殺之可也康隨紹興五年七月六日以武功大夫秀州防禦使為江東副都官不知此時為何官職當考 魯鑑曰趙盾之誅孔明之誅馬援也曲誅之不用

亦孔明之不用魏延也至于殺之太過矣况曲為威理敵人素備富立之戰詐立端拮獨足以懼敵則瑞之死為可惜也然殺曲瑞而失關陝浚之過也用吳

已丑范宗尹等表請聽政詔不允表三上乃許之

辛卯詔百官開啟天申節道場以太母初崩不用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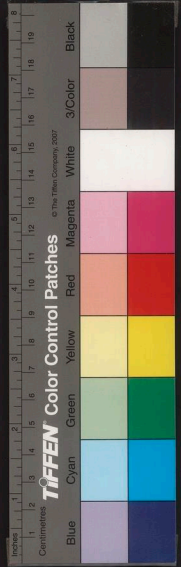
直賢又閣新知建康府張鎮言奉府倉庫皆罅欲借錢五萬緡限一年內作三次納還如違廿代上書詐不寔之罪詔以宣州常平

錢二萬緡貸之

壬辰故朝請大夫陳師錫贈直龍圖閣師錫建陽人元符殿中侍御史掌籍陰官第一百

六人卿徽猷閣直學士陳邦光卒於偽齊建康知府題名邦光州安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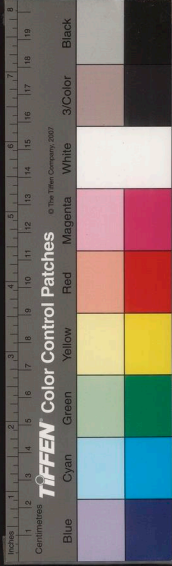
日歷日歷未前字按邦光降敵後未嘗附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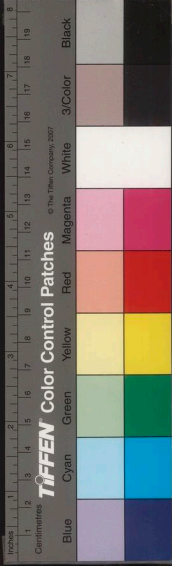
癸巳詔自今諸軍補轉官資非奉宣帖者毋得增給請受違者令
吏部及監司劾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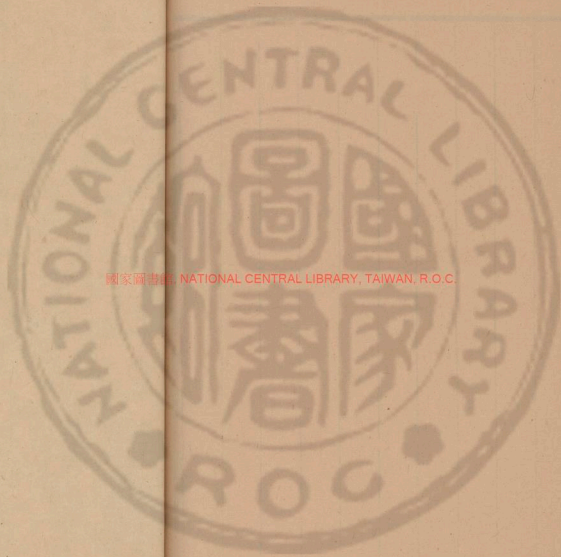
乙未詔臨安府秀州亭戶合給二稅依皇祐專法計寔五價錢折
納鹽貨先是兩浙轉運司以罷給鹽益令輸本色提舉茶鹽公事
梁汝嘉奏亭戶以前鹽為主未嘗墾田於是申明行下汝嘉麗水
人也

是月統制河東忠義軍馬騫自由垣渡河歸鉅興于盧氏縣
鄧州人楊某有衆千餘人在河北偽稱信王河南鎮撫使翟興命
沿河守禦官王興延致之辱其饋楊自稱淵聖皇帝興覺之楊
一夕遁去興遣都統制董光追獲于商州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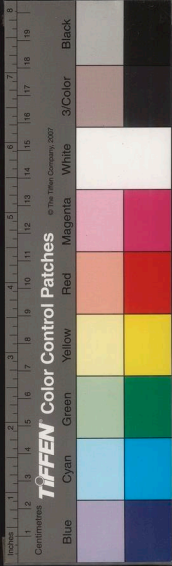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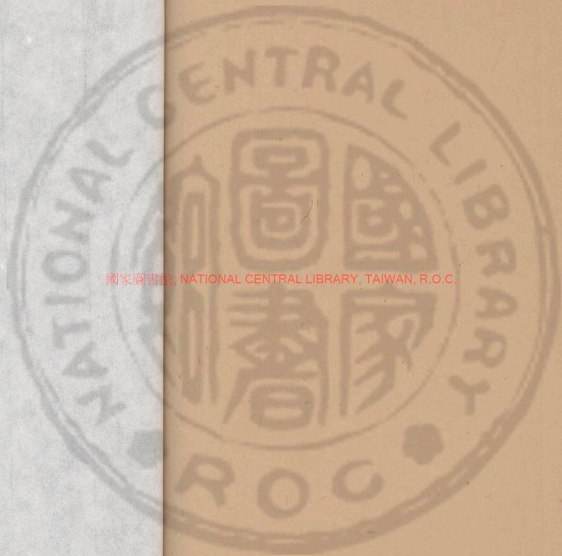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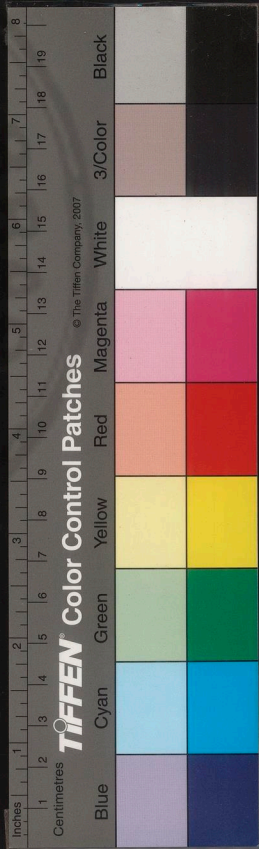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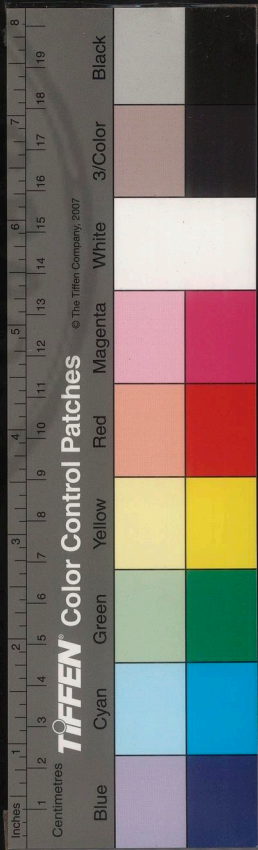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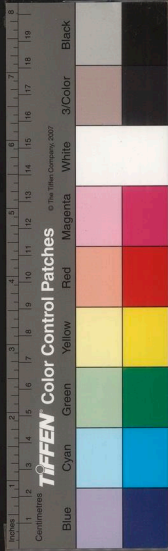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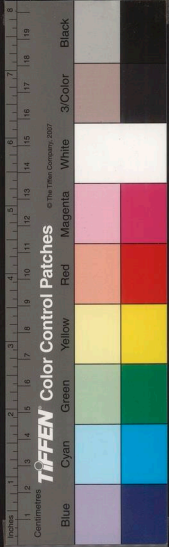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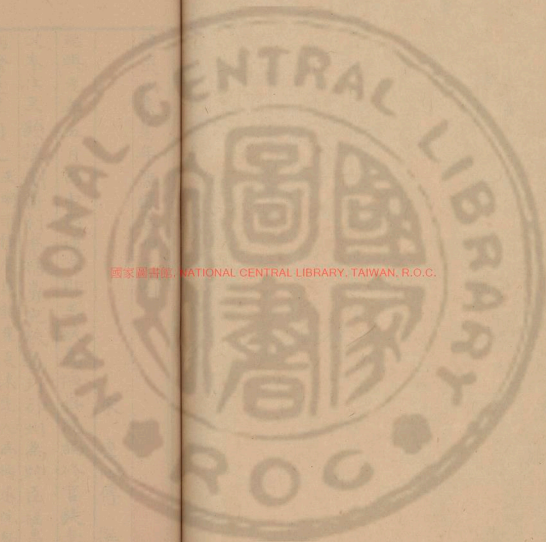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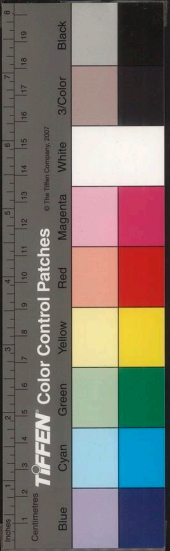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666 v.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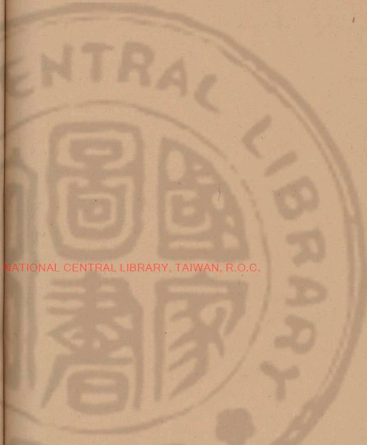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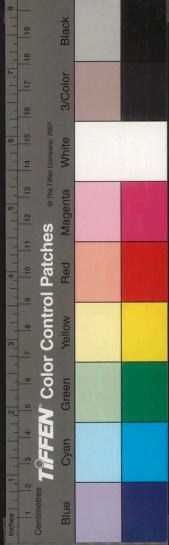


紹興元年五月丙申朔通直郎王鈇為樞密院編修官鈇南昌人
 父本任至顯謨閣待制秦檜舅也鈇通判卽州為帥臣程昌寓所
 劾檜遂荐用之王明清揮崖後錄建炎末先人為樞密院編修官
 進兵制甚佳朕連夕觀之至于目痛可改官與陞擢差遣時秦檜
 之秦知政事素與先人議不同雖更秋然自北去國矣王鈇檜之
 舅子檜之心欲用之荐于上謂有史才名適與先人徧旁相上忽
 問云豈非修兵制者乎檜之即應云是也詔再陞樞局按明清父
 即王鈇也此所云秦檜對上語疑未必然時范
 宗尹為相檜方進用思未敢面說如此今不取

丁酉詔以淮南民未復業全藉威望大臣措置令江東安撫大使
 呂頤浩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並兼宣撫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淮南顧浩領壽春府滁廬和州無為軍勝非領德安府舒蘄光州

漢陽軍光世領直楊通泰承楚州漣水軍時李成既敗勝非乞置

司洪州而江州依沿舊制以副帥總兵戍守上不許勝非奏下在已亥

朝奉大夫知臨江軍康倬朝奉即通判臨江軍印郭並貶秩一

等倬衛替郭放罷坐寇至桑城也王明清揮塵錄餘話秦會之范

駟初退欲定江西二字臣范罪臨江康倬桑城走撫州王仲山以

賊降仲山會之婦前也覺民欲寬之會之云不可既已校拜委質

於賊什麼話不曹說豈可貸耶蓋蓋詆覺民甯仕偽楚耳播教入

江西乃建炎三年事而王孫賦吳將之王仲山仲履之徒皆以次

隔乃江筠臨江興國四州軍撫詔李成罷舒蘄光黃四州鎮撫

使削奪在身官職俊獲日依法施行

戊戌朔衛大夫福州觀審使辛道宗為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

拱衛大夫相州防禦使張用為舒蘄鎮撫使魚知蘄州特用在鄂

州駐軍朝議欲討李允又故有是命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

史康民知真州用劉光世奏也

已亥手詔禮部太常寺討論隆祐皇太后合行冊禮及奏告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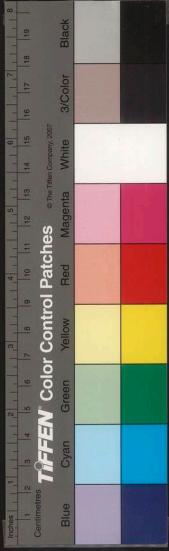
宗廟等事初進士黃縱上書論隆祐皇太后項年以誣謗廢斥未

嘗昭雪雖復位號然未正典禮及冊告宗廟朝議欲因陞祔廟庭

特行冊禮上諭大臣太后失位於紹興之末其後欽聖復之再廢

於臺寧之初雖事出大臣然天下不能户晓或得以竊議兩朝范

宗尹曰太后聖德人心所歸自陛下推崇位號海內莫不以為當



然前後廢斥寔出章惇蔡京人皆知非二聖之過上曰然昔高宗
 欲立武氏長孫無忌諸遂良皆以為不可而李勣獨曰此陛下家
 事何須問外人帝意遂決則隆祐之廢出於惇京明矣富直柔曰
 陛下推崇隆祐天下以為當人亦不以尤哲廟與上皇顧陛下勿
 復致疑上然之乃命禮官討論典禮既而禮部員外郎王居正以
 謂國朝追冊母后皆由前日未極尊稱之故隆祐皇太后發僂宸
 極雖蒙垢絕聖退康道宮而按元符三年五月詔書則上皇受命
 欽聖憲肅皇后以復家婦之意亦已明甚崇寧初權臣擅政悖違
 典禮以卑廢尊是太后之隆名定位已正於元符而不在靖康變
 故之也謂直專用欽聖詔書及崇寧姦臣沮格之意奏告天地宗廟

其冊禮不須討論刑部尚書兼權禮部尚書胡直孺等以聞其

議遂定禮官議上在庚戌今聯書之紹興四年五月庚申臣備上

言哲宗朝事跡載在時政記曰歷者皆為崇寧取者焚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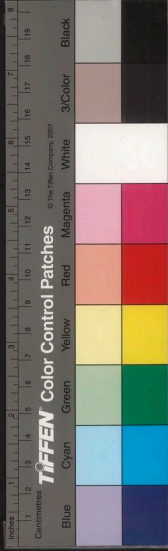
滅跡紹興九年有進士黃觀者嘗繳進其文籍後宗家所藏之餘

又皆進士不全故從所上書未得其本此兩云崇寧殘書未如與

黃聖詒進茶豆親書後后所直徽猷閣主管江州太平觀李弼

孺勒停初范宗尹薦弼使領營田遂召赴行在而右諫議大夫

黎確奏弼孺淫汙狡妄婿事未勅宗尹曰固知弼孺小人然但欲
 委之勸耕故有此命上曰君子易疏小人易親不知者無如之何
 既知弼孺小人安可不疏今日知田事者應別有之可勿召也弼
 孺怒上疏訟確所言誕誕故有命弼孺以今年三月召上語在
 道要務在知下之抑正抑正一辨賢人君常秉於臣廟而檢律小
 人不容倖進以善治道一或注漏不分牛驥同牢則和正難據往



往生事以產亂天下而可得治乎太上皇帝宣諭輔臣深戒小人

之勿用蓋邪正辨則朝廷治天下不足以理矣治邊要務孰有先

真足以昭大訓於窮也哉 中奉大夫盧襄再叙中大夫庚子

右金吾衛上將軍提舉安府洞霄宮張琳卒蜀國長公主子也 主

宗女適嘗為嚮德軍節度使靖康初換授 初馬進既敗乃執朝

請即知興國軍李直之淮南宣道得免至江州北岸夜宿僧舍宜

納衣中有黃金數十兩為主僧所覺遂縊殺之棄其印於江中賊

在興國軍機半年宜能調護之無秋臺援民感宜之惠為立生祠

至是中書始奏宜容留馬進之罪詔罷之而且已死矣

辛丑御筆犒賞諸軍一次范宗尹奏自昨搗後已近五旬工曰朕

不欲數犒凡三月可省一次今財用止出東南數十州不免痛加

節省若吏庸用竭民膏血何以繼之宗尹等曰陛下之言及此天

下幸甚照克小歷上自南渡頗復後衛士每兩月輒一賞賽云云

月糧料錢即無每日支食錢一百文并犒設一次俸例昨因自南

渡唐從南康有司失於謀始遂開此例冀裨國力據此則非自南

渡後始有犒設免所云誤也 丙歷二月十九日丙辰詔行在禁衛

諸班直親從親事鞞官宿衛親兵神武衛軍三衛軍兵軍款下親

兵並令戶部例例犒設一次據此則韓世忠等大軍並在其中非

止衛士也時政記後幾進呈犒設軍兵御札先是月一犒設自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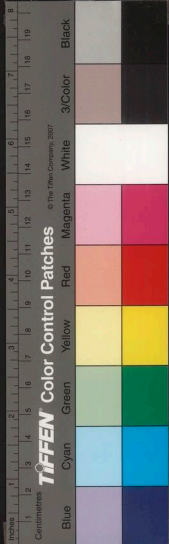
月至今五十月矣上猶難之據此則克所云每兩月輒一賞賽亦

非也自正月至今凡一百一十餘日上三次賞賽故云每三月可

者一次若本自兩月二賽而今五旬即給之則 羊羊反增一次未和克書箇莽或傳本差誤也

壬寅左武大夫棣州刺史馬欽等並特補舊官魏觀光世使喚欽

故遼彰國軍節度使克俊子也宣和末為常勝軍統領燕山破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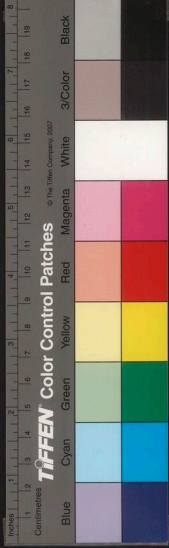


中光世因苗為將

癸卯侍從臺諫集議隆祐皇太后謚曰昭慈獻烈後三日詔恭依甲辰上始御正殿用百官三請也 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奏內侍李育隨劉紹先出戰功係第二等上曰恐無此理育安得有戰功毋庸行出懼貽笑四方張守曰不若但以傳宣之勞賞之上曰然

癸卯上出大宋中興之贄及上皇所獲元主以示輔臣贄上新刻者其玉明潤視足命贄猶大半分中書舍人洪擬轉對論帝皇之學中叙董仲舒王吉之言末以章句書藝為非帝王之事上曰人欲明道見禮非學問不可惟能務學則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夫君

子小人善忠之迹善所當為惡所當戒正心誠意率由於此范宗尹曰人主尤以此為先務因奏仇士良告其徒之言上然之 是日忠州禦禦使秦鳳經畧使吳玠及金人烏魯折合戰于和高原之北敗之時金主晟之從姪凌立與烏魯折合以數萬騎分兩道入犯凌立自鳳翔二將由階成約日會和高原折合自階成鳳出截關孟據王綸王玠撲玠璘碑所云也然階成在截關後不應云出截關當云自階成還趣截關會于和高原乃可論玠皆江東人不知蜀口地理 玠與其弟統領官武翼郎閻門宣贊舍人璘以散卒數千人駐原上朝問隔絕軍儲贖乏將士家屬往往陷敵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幕卷陳遠猷夜入告玠遽召諸將勵以忠義歃血而誓諸將感泣為倚益力是日二將以勁騎先期而



至陣於原北玠擊之四戰皆捷山谷中路狹而多石馬不能行敵
棄馬遂敗去後三日凌立自犯箭筈關玠遣別將擊之二軍卒不
得合又五日敵移寨黃牛嶺會大風雨雹翌日引去張浚錄其功
承玠玠為明州觀察使璘為武德大夫康州團練使錫金帶擢秦
鳳路兵馬都鈐轄制制和尚原軍馬趙珪之遺事附此事于五月
十日戊申按今年十月甲
申吳玠乞三聖神廟額狀云五月八日金
人與官軍相戰八日發卯也故保此日
丙午故正議大夫何某贈觀文殿大學士官子孫七人初殿中御
史章論巢折衝無謀守禦無策堅請淵聖再幸敵營此陛下父兄
之仇而中國招禍之首雖死異域當行追貶望寢贈典以充公議
事既行辰日秦知政事秦檜力明其死節保為金人所重上曰

巢此不可不示激勸但比張叔夜等三人稍損可也故有是命
然真建炎初已逆除是職今又以為贈官蓋中書舍人 江東安
撫大使司奏捕虜賊李敦仁獲捷時呂頤浩猶存告參議官李承
造以聞上曰頤浩大臣義當體國江西盜賊非張俊未易辦頤浩
酒少推乏如廉蔭相濟乃可趣令視事李回請工親札富直柔
又乞遣中使撫問上從之 詔承議即范同宣教即勅令所刑定
官劉一止修職即王洋並呂試館職初後故事也既而同以內艱
不果試二人皆八等一止所對策極言當世之務且曰天下事不
克濟者患在不為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難以困難而圖事爾如
其不為而俟天命自回人事正敵國自屈蓋賊自平豈有此理哉



上覽之稱善乃以一止為秘書省校書郎洋為正字同江寧人一

止婦安人洋資深子也二人除命在六月今併書之是日直揚鎮撫使郭

仲威為劉光世所執初仲威敵退乃以其將李懷忠知揚州而自

往莫州屯駐仲威與李成有舊聞其在九江欲往從之時滁濠鎮

撫使劉綱以所部屯建康之雨花臺仲威為所扼不得進復還揚

州謀據淮南以通劉豫光世知其反復遣前軍統制王德往捕之

宣言游徽淮上至維揚仲威迎謁于摘星臺德手擒之遂并其眾

德以功進秩一等此以趙特之遺史又光世奏狀參修但遺史載

詔劉光世生於之皆誤也按日應光世奏仲威反狀以五月十六

日到得昔今遂切措置而後兩日已奏生擒仲威蓋光世先遣王

德行而後奏上也奏中第云謀與劉豫迎和若仲威已

度江光世無緣却不言及今累刪定今不抵牾

丁未徽猷閣直學士高衛復為尚書戶部侍郎衛始除鄂州為李

久文所拒不得進至是遂召用之

戊申臨安府節度推官史祺孫言兩湖撲買坊場一千三百三十

四處為淨利錢約八十四萬緒今未賣者五百有奇乞募進納補

官之家校買從之

己酉朝奉大夫胡舜陟起復徽猷閣侍制充京畿京西淮南湖北

路宣諭使朝大夫直秘閣魏志宗陞直徽猷閣副范宗尹素善舜

陟以其方持喪故建議遣使諭旨京畿而有命詔以未償賁諭

積粟之家出糶三千斛以上補官有差

庚戌朝請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程瑤直秘閣江南東路提點刑



獄公事

辛亥詔以道路未通諸路死罪囚應奏讞者權令降等斬遣

五月

壬子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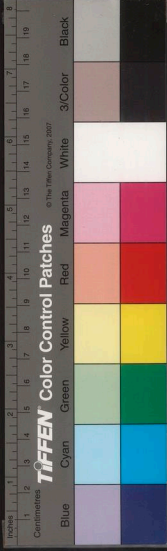
登州防禦使郭仲荀權主管殿前司公事自巡幸以來

三衛寔無兵名存而已 朝散郎知夔州韓迪直徽猷閣先是桑仲犯歸州迪能禦之張浚承旨降職二等言于朝乃有是命 是日即青以舟師犯太平州初青以樞密院水軍統制屯蕪湖及張俊討李成上令青受俊節制青至池州不得進復還蕪湖就糧守臣郭偉聞之曰即統制已受命討李成安得還此青恐率眾欲入城城門皆閉青遂擁眾攻城偉竭力拒之

壬子湖東安撫向子諲奏孔彥舟犯衛永州詔張俊悉行措置

癸丑詔斬郭仲威於平江市最其首先是仲威焚掠平江邦人怨之最甚故就誅之 責受秘書少監道州居住黃潛原許自便

甲寅樞密院言劉超賊馬侵犯澧州及鼎澧界有賊進楊請大段獨蹶訪聞邽境施點等州自來各有團結義軍輕捷可用及夔路兵馬鈐轄田祐恭見統家丁於夔州把隘欲令湖西帥臣程昌寓變臣帥臣韓迪齋切相度可否起發今前來湖西共殺賊馬并所用錢糧寔封條畫以聞從秘閣修撰舉監安府洞霄宮趙全廣為集英殿修撰知南外宗正事上命全廣往東南選宗室子育之官中故有是命 詔忠勇統制知秦州張榮已下吏士四千二十九人皆進官用劉光世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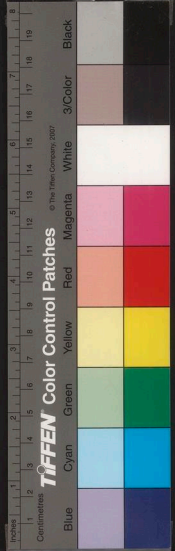


初呂頤浩之在相位也聞滄州人李齊在海中聚眾乃白上遣使臣董德乘海舟責詔招齊武翼即閭門宣贊舍人使收後山東福浚州即丙辰船乘風詔泊福島為范溫所得溫以禮待二人且詢問朝廷消息始知上駐蹕會稽士皆感泣溫遂遣奉軍事李植等三十二人泛舟赴行在且告李齊已順為齊矣溫農家子初聚眾率三後守福島其為人無他長惟待人以誠故能得眾焉此據趙史及溫中狀奏修齊初見建炎四年六月壬申遣文華某無名其致福島亦無月日此據狀錄入狀五月二十一日忽有海舟南來丙辰二十二日也故附此植等八月丁卯至行在呂頤浩遣使通史可云按頤浩以建炎四年四月罷相去此論年忽非頤浩在相位所遣今且云爾當考

丁巳詔江淮州軍自今有金國南歸之人賣到二聖恭詔文檄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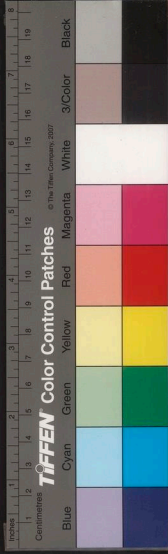
彈之類未得奉行具奏聽音違者重莫典憲先是偽造者眾故條約之 秦知政事奉檜乞以昨任御史中丞致仕日本家奏補元彬男熈恩澤文字毀抹更用建炎二年大禮恩例補元彬文資從之熈王駿孳子也檜妻駿女弟無子駿妻鄭居中女怙貴而妬檜在北方出熈以為檜後奏官之至是其家以熈見檜檜甚喜趙姓史云檜福敵王駿取王氏子冒姓秦以為檜嗣五名曰熈不云誰之子而王明者揮塵錄所載頗詳今從之

戊午權工部侍郎兼詳定重修勅令韓肖曹言對修政和嘉祐勅成復置太府寺丞以承奉即章德為之措置印給茶蓋鈔引億傳孫也復長二在 元州言本州自熙寧末為郡始創營田招置弓弩手四千人靖康調發往往不啼今軍食窘急乞以開田募民承



佃招補弓弩手二千人餘助歲計從之先是禹禮辰沅靖諸州以地瘠變徭漢洞故順豐間排置刀弩手五郡合萬三千人散居邊境教以武藝無事則耕作自贍有警則集而用之最為利便後全軍調發應援河東或死或亡其法浸廢矣結興六年十二月朝已未所書可參考散即呂安中言舊官給錢募戶長催稅迎已差甲頭宜稽其雇錢用助經費諸路提刑司拘收赴行在既而言者以差甲頭不便者五一則小戶丁少科差不辦二舊每都保正長少四家今甲頭凡三十家破產者必眾三夏耕秋收一都之內發農業者凡六十人則通一路有數十萬人不容力穡四甲頭皆耕夫既不熟官府且不能與形勢豪戶爭五所差既多爭訴必倍于是甲頭不復差而

者戶長役錢不復給不差甲頭在今年九月乙巳其戶長役錢五年正月壬戌詔分重起赴行在今並罷書之已未手詔降榜式於諸路應州縣因軍期不得已而貸於民者並許所用之多寡度物力之輕重依式開具務令民間通知毋得過數催理違者竄嶺表故朝散大夫畢仲暉贈直徽猷閣以黨籍故也秘秘書少監程俱信見修日歷乞下諸州搜訪建炎元年以後御報及所被受朝旨文字仍于中外臣僚先且取會二年事是應曾任宰執至行在執事官有日虛合載事件如政事弛張臣僚黜陟刑賞征戰凡所見聞或私自記錄或親承聖語及所上章疏并被受詔勅與公案官文書類並令誦寫抄錄回報以憑修纂從之



庚申翰林學士汪藻上除祐皇太后謚議 福建制置使辛企宗

奏順昌盜余勝就招若不補授名目稍高慮致流蔓已補勝修武
即從之 是日孔彥舟自衡山引舟而下過潭州權湖南招提公

事馬友以舟師迎擊之彥舟大敗遂趨岳州之官吏一城皆空彥

舟無所掠進犯鄂州時鄂方大饑米斛三千五百民多餓死彥舟

括軍中米糶於市斛直二千鄂人皆稱揚彥舟之惠安無使李允

文遣人招彥舟彥舟聽命遂以湖東副總管屯漢陽趙姓之遺文

月未按日歷七月一日潭州中彥舟五月二十

五日敗于潭州庚申二十五日也故條于此日朝廷聞彥舟尚在

衡永間詔張俊就便措置始俊欲乘勝渡江而軍中糧乏遂屯軍
九江四十餘日然後北行詔江東西及隨軍三浦臣協力應副

辛酉給事中陳戩元賢文閣待制知處州戩嘗上疏論五失一謂

革執尚寬厚示大體而務姑息二謂罷任將臣輕授之柄遂使選

賞示恩至謂本兵大臣出其門下三謂甚諫觀望朝廷交結權倖

毛舉細務以塞責四謂監司郡守身自犯法豈能律姦五謂內侍

之權漸盛交結將帥恐臨安之變生于不測上獎其言至是又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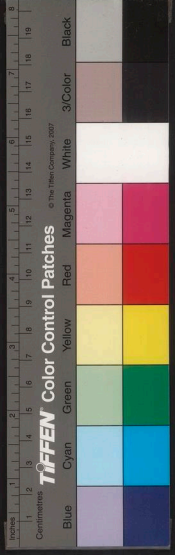
諸將造政事堂與大臣狎忤亂朝綱恐緩急不可用於是樞臣上

章待罪諸將亦不自安戩因力求去乃有是命戩所言蓋指辛企

宗富直柔恭確馮蓋等也

翰林學士汪藻言本院出入經由除祐殿廢宮門工役不便乞權

就本家供職從之 荆南鎮撫使解潛言兩管五州絕戶及官田



荒廢者甚多已便宜辟直視閣宗網權屯田使中奉大夫拱賓權
使募人使耕分收子利詔以綱為鎮撫司措置營田官賓為同措置
置官渡江後營田自此始其後荊州軍食多仰給于營田省縣官
之半馬綱書為湖北轉運判官官省而罷遂為潛所辟賓河中人
也

壬戌范宗尹等以國用不足奏鬻通直修武即已下官上曰不至
人議論否張守曰祖宗時嘗有此第止是鬻即李回日此猶愈
于科斂百姓上曰然大凡施設須可行于今可傳于後即善耳宗
尹乃退其後遂止鬻丞直即已下官餘見六月已已是日邵青受劉光
世檢安太平州圍解初青既薄城下與其徒單德忠閻在等分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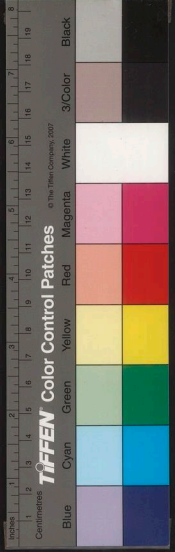
四鄧開畝河水盡滄圩岸以斷援兵來路調民伐木為慢道急緩
者殺而并葦之一日之間與城相平賊攻具畢施遂縱火焚棧塢
劉孕婦取胎以下吉凶敵樓高炮所壞守臣郭偉運土寔之賊不
能近偉方食於城上青以砲擊其巢又以矢斃其侍吏偉亦不顧
相持凡九日偉募死士乘夜下城因風焚其慢道又二日決姑漢
水以灌其營青窮蹙會光世遣使來招安翌日青遂去初青之參
議官魏職多智偉憚之乃為書以響箭射于城外已而職力勸青
就招青怒殺職人皆謂偉用間言青信之也此魏趙莊之遺史參
修職勸青就招據劉
光世所奏云爾然光世所奏乃以為青解
圍後至建康途中殺職今且附此俟考

癸亥詔除濠鎮撫使劉綱所部軍牙兵等六千餘人並令神武中



軍統制辛永宗遣將官統押赴行在用綱請也綱受命踰年卒不
之鎮于是左軍統制王惟忠等以所部土人數千渡江北去綱所
將者獨淮北數千人而已始綱既不能渡江蓋王才固據潑之橫
澗山為寨縱兵剽掠殺權知澧州梅迪俊綱即以權清流縣丞張
格非代知澧州格非濮州人也時羣盜縱橫格非以數十舟依山
險避之往來城中而已才以王命阻隔乃以其眾附偽齊用阜昌
年號而亦受招安為閭門宣贊舍人然出沒如故 武翼大夫忠
州刺史閭門宣贊舍人趙延壽特遣武經大夫營州團練使元江
東東路兵馬都監延壽自湖北渡江遂據分寧縣江東安撫大使
呂頤浩遣御史進士李王等諭降之頤浩遂其軍得精銳五千餘

人分隸統制官巨師古闡舉姚瑞王進傳選等軍言於朝故是命
延壽之赴鄱陽也頤浩令朝請即分寧縣丞遂汝霖隨軍濟其勇
粟王是授王忠州文學而汝霖遷一官汝霖振縣人也 朝議大
夫愈調卒調錢塘人宣政間以應奉故屢為部使者靖康初乃廢
是月益原尉方疇上疏極論宰相范宗尹過失不報疇弋陽人也
偽齊知同州李成寇昇平寨保義節統蒲城縣忠義軍馬昇
全興戰為所殺 初馬進既為江淮招討使張俊所敗而李成猶
在蘄州至是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據石幢坡堯山
以木石投人俊乃先遣游卒進退若事險狀以誤之俊率眾攻險
賊徒奔潰進為追兵所殺 林泉野記張俊傳云俊追成至蘄州羅
田山成遂殺馬俊降于劉豫吳此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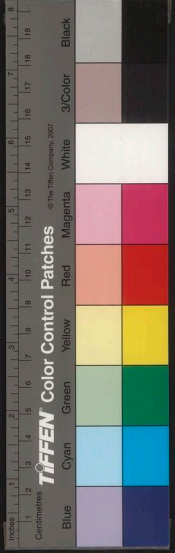


考成去以餘衆降偽齊復改李成于蘄州未見本日按復所奏云自三月二十八日收復江州為糧食
又奏六月十八日至丁家店別其敗李成當在五六月之間今
此酌附

建炎要錄卷四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六月丙寅朔詔自今朔望禮拜二聖於殿上百官于殿
下行禮先是上與百官並拜於庭而中書舍人林適以為非宜請
用家人禮故有是旨 敦武即房湜為武翼大夫萊州刺史知房州
用知唐州故安中奏也時適路猶梗乃令安中權給差愴援之
詔河朔進士汪巨源令赴都堂審察後未 初上以大理卿王衣
與偽齊相張孝純有舊欲令衣貽書孝純使緩兵奉檜奏衣所與
孝純書當諭以意吾上曰以孝純守太原固忠義可然今既與豫
合則其心亦未可知若便以緩兵之意諭之則彼知吾怯恐遂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渡是呼之未也不若且令衣告無疑間之意徐觀其事為善

丁卯夜寢後殿屋壞宮人被壓者數人吳才人驚悸得疾翌日上

以諭輔臣始令畧葺州治

戊辰迪功郎諸葛行言猷國朝訓典乞為其兄國學免解進士行

仁推恩詔補行仁將仕郎其後復猷書萬卷官一子猷書左九

初張琪自襄安鎮引兵渡江遂犯建康府太平池州諸縣建炎

東按撫大使司參謀官劉洪道招降之復叛去既而統制官韓世

清張俊會兵討之追至深水縣其勢窮蹙遂受浙西安撫大使劉

光世招安詔光世揀其軍毋令遁逸然琪意無降意已進兵掠安

吉縣而樞密院後下教檄招收之蓋信光世所云謬以為餘黨也

降黃鵠下湖州招
收在此月辛未

己巳初嚮承直修武郎已下官用宰相范宗尹請也承直即直二

萬五千緡修武即直四萬五千緡其餘以是為差忝注恩例並依

奏補出見人其告員內便不聲說事因第云某人奉公體國宜加

獎錄而已和州防禦知印州兼樞密院提領海船張公裕帶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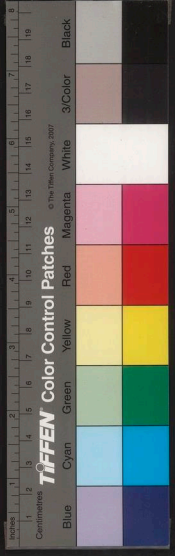
器械兼職如故詔鄂州安撫司軍馬令直秘閣滕膺權行主管

召李允文赴行在初朝廷聞允文執知岳州表植詔以植棄城令

湖東提刑司黜治今年正月植弟圓子監丞正功乞歸其喪乃令新

湖東安撫使向子諲體究三月既而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奏植

以為允文所殺植爰將表哀示詣行在擊登聞鼓訟冤其從者強



勝又訴於御史臺殿中侍御史章誼奏其忤知政事張守與植素原乃啟上奏諭江東詔討使張俊令收九文膺始以分鎮罷京西漕遠在久文軍中故有是命 罷京畿等路直諭使副令淮南三宣司遣人齎撫諭詔書付諸路

壬申宰相范宗尹率百官奉上昭慈獻烈皇后謚冊於太廟費用銀塗金冊以象簡其忝知政事秦檜所操也時太廟神主寓温州乃即大善寺大殿上設祖宗寓室行禮

癸酉詔遣人任闕唐者往還所給驛券並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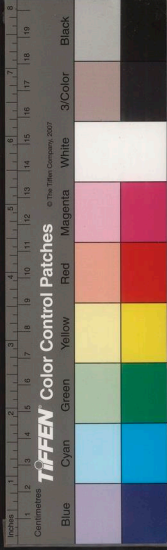
甲戌言者論諸路轉運司類省試舉人多訟其不公若止仍令憲臣差官慮有私請欲于帥臣部使者中擇文學之臣領其事詔江

東西福建廣東委帥臣呂頤浩朱勝非程邁趙存誠兩浙委憲臣施炯荆湖廣東委漕臣孫綬王次翁其川陝路令張俊於帥臣監司內選差有出身人分鎮路分令茶鹽司選官如前詔存誠提之子炯晉陵人明受中嘗除右正言緩頰城人次翁歷城人也 詔盡罷諸路官田每路以憲臣總領措置朝廷為擇幹辦一員佐之時范宗尹以軍與用度不足故有此議令下民大以為援後迄不行

此為沈與求奏宗尹第三原限本

大理少卿朱宗直秘閣為福建路轉運副

使於是范汝為未平而辛企宗擢兵玩寇一路騷然宗入辭言民困無即戛兵以延一旦之命陛下第追運制置使以此事付臣可無戢而平也時富直柔與企宗厚幸其成功而企宗不能制賊反



此其衆於建之域外

乙亥詔朝奉即以上陳乞致仕未受勅而身亡者許任子以中書有請也 朝奉大夫呂景山主管台州崇道觀景山大防子建炎初提舉潼川府路常平官而羅寓家于蜀至是因其請而命之是日張琪犯宣州琪自安吉引兵至臨安境上前一日報至命神武左軍都統判韓世忠分兵三千往捕之而琪已去矣

丁丑詔越州中嚴門禁時有潰兵數百直入行在越州泊于禹跡寺圍城震駭論者以為言乃命諸門增甲士守視命官親書職位出入軍馬自外至者悉屯于城外 高書左司員外郎林之平直龍圖閣知温州 樞密院編修官林待聘召試官職遂為以秘書

省校書郎待聘平陽人秦檜所薦也 承奉郎楊愿元樞密院編

修官愿自越州觀察推官用荐對改秩而有是命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池州兵馬鈐轄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軍馬韓世清為武德大夫忠州刺史錄掩殺張琪之功也世清故為盜有衆五千及屯宣州而世清復招納亡命至萬五千人月費錢十萬緡未五千石頗凌州縣論者疑其復反上以諭輔臣魯訥奏世清可疑李回曰世清迫討張琪有功未見其可疑處上曰願浩之言亦不為無理方其未可疑自當賞其功如郭偉奏卹青解圍而劉光世謂因其招安青之去恐或因光世然偉之守城亦自當賞功過不相掩則賞罰信矣

上語在是月庚午燕克也歷注世清在江東彈壓有勞時願浩方招安張琪而世清襲擊



破之願浩以世清壞其事故不葉日歷紹興三年三月呂頤浩奏
王夔陰也清事上曰去歲果輸范宗尹此乃心腹之疾而宗尹邊
願浩決不知即因

錄故太學博士何漢子搜高將仕郎漢青城

人舉進士廷試第一其弟宣義卽通判利州洙援揚真等例乞推
恩張浚為之請乃有是命 詔和州威顯妣增封照順二字妣歷

陽侯范增女有祠在麻湖之水寨用鎮撫使趙霖請而命之

戊寅言者論朝廷暫駐江左蓋非得已當為據却恢復之圖頃歲
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而斥堠不明金人奄至卒以奔
走踰江而此宰相黃潛善汪伯彥之過也前年移蹕建康是時兵
練將勇食足財豐據江上不測之險當敵人疑懼之秋可以守矣
而舟師不設一相異意金人未至先已奔走遵海而南此呂頤浩

之過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陛下今歲戰守之策安所從出
萬一事起倉猝大臣復欲棄土地遺人民委府庫脫身奔走此豈
安國家定社稷之謀乎臣愚以謂有江海則必資舟楫戰守之具
有險阻則必資郡縣守之力有兵將則必駕馭副援不可為將帥
自衛之資有財賦則必轉運推輸不可為盜賊侵擾之用伏望委
任大臣早賜措置詔三省樞密院措置持服前寧遠軍節度使孟
忠厚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元醴泉親使上柱國陸
祐外家異姓無服以上親皆進秩一守本宗白下予初品官諸婦
及諸女並進封號受恩者凡五十人

是月已降旨時朝臣有建議以后

專配哲宗室而昭懷者上乃為挽詩曰有美三宮德無嫌並后心



前一日出以示從臣

已卯昭憲獻烈皇后靈駕發引上遣奠於行宮外門恭知政事張
守樞哀冊文禮畢易吉服還內百僚服初喪之服詣五雲門外奉
辭退易常服詣常朝殿門外立班進名奉慰故事園陵用吉凶儀
伏五千三十一人至是太常請權用五百四十四人初慈護使李
回既受命以直頭謨閣江東副使曹紆權兩浙副使元修奉官江
東轉運判官郭康伯點檢一行事務紆與元修不見月日史臣
是甚疑其康伯為提點據今年六月四日申明浙色人衣號此修
入史並不載此時浙漕及徐康國方孟卿劉亭止三人不知何
以專用江東漕臣也而有司猶援園陵之制辟官分局費用頗廣贖文閣待
制陳戩時為給事中上疏論列以為異日歸祔泰陵復用何禮至

謂會稽之山可採而欲取他山之石廟筮之卒不用而欲調
諸郡之夫並緣為姦誇侈如此豈不違太后慈儉之遺訓於是一
切鑄省

辛巳詔文林郎越州上虞縣丞妻魚亮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
也寅亮之書曰先正有言大祖捨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
周王堯章聖取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應也仁宗皇帝感
悟其說詔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適罷變故不斷如
帝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己憂勤備嘗艱難
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
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惟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



序以來設臣進說推濮王子孫以為逆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
陵以後寂寥無聞本逆蓋樓僅同民庶忘記豐于既仰違天監藝
祖在上莫肯顧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鑿之期強敵所以未有悔
禍之意中原所以未有息肩之時也欲望陛下於伯宇行下達遜
太宗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
服更加廣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陞為南班以脩環列
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望臣本書生白首遙調垂二十年
今將告歸不敢緘默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幸赦疏入上讀之
大高嘆寤發書樞密院事富直柔從而薦之遂有命富亮永嘉人
也富亮十一月
己亥除察官

壬午權檟昭慈獻烈皇后于會稽縣之上皇村神園方百步下宮
深一丈五寸明器上用鉛錫置都監巡檢各一員衛卒百人生日
忌辰旦望節序排辦如天章閣之儀改寶山證慈禪院為泰寧寺
專奉香火賜田十頃上事昭慈皇后脩極孝愛故園陵儀範率用
母后臨朝之比焉 是日張琪自宣州引兵花徽州通泰鎮撫使
統領官張憲以所部在城中聞之與適直秘閣提點江東刑獄公
王圭見守臣郭東曰為之奈何圭奔休寧縣東示繼去民間驚潰
琪遂據其城事聞圭東並遣一官東勒停圭衝替圭東迫停
十月甲申在初
張琪之叛劉光世遣統制官右武大夫康州防禦使潘達以所部
三千人戍饒州已而赴行在至是行次信州之玉山其後軍湖江



等千餘人亂掠玉山永豐二縣進犯衢州之江山詔樞密院準備

將領徐文自臨安往討之特江之黨又犯弋陽迪功即監賢豐鎮

熊彥深為殺後官其家一人考深紹興二年十一月己未贈承事即與恩澤一子會呂頤浩

已遣統制官闞學追擊叛黨至宜黃文乃止建武饒州城日歷光世以四月庚午奏至

江掠五山在此日詔遣徐文在壬辰江犯弋陽在七月今聯書之

癸未江淮招討使張俊以大軍至瑞昌縣之丁家洲日歷十一月臣於六月十八日已到丁家洲下葉侯分遣張用人馬軍往洪州癸未十日也故係於此日初俊被密旨并收

李允文恐其拒命乃與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謀之思恭言允文

兵高衆勇以計取魯英州編管人汪若海自江東赴貶若海被誦事見建炎四年八月行至撫州允文以書招之招討司叅議官湯東野因引若

海謁俊俊曰君與李節制善盍往說之與俱來免感夏提師至鄂

若海曰與未而少保誅之則若海為賣友俊曰以百口保之若海

先以書與允文曰張少保既破李成欲移兵指武昌若海言君無

反狀其屬曰節制非朝命且殺表植與留四川綱運非及而何惟

少保言以百口相保今有三說劉豫新立君能引張用之衆擒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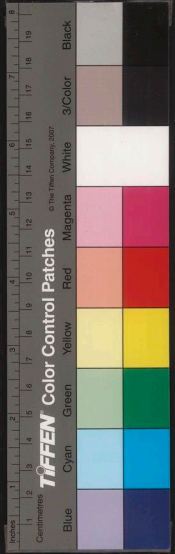
以取重賞一也或引衆西投宣撫司張樞密既相辭必為君白於

朝二也信少保百口相保之言三也君勿恃張用之徒為強彼見

李成既破皆已喪魄若知朝廷怒君必回戈相逐矣允文感悟乃

舉其軍東下俊因檄若海併招新除節制鎮撫使張用時用自咸

寧縣引兵趨分寧為通泰鎮撫使岳飛所逼遂會俊于丁家洲俊



并將二軍遠統制王偉護允文及參謀官滕膺赴行在趙廷之遺

文允文曰恭奉聖旨率大兵前來接我賊徒李成請照會時鄂州

賊且盡而孔秀舟在漢陽允文得報遂將其軍駐江州丁家洲思

復後分其面三百人與允文同鄂州允文怒奪其軍有言俊後俊思

與允文鄂州事差人押赴行在昨日歷七月十六日張俊奏鄂州

李允文人馬作過臣數十次差人前去追呼到臣軍前收管訖

據此則似俊初未嘗敗也今月從無克不歷書之便當詳考

黃受雷州別駕趙霆復朝敵大夫霆并孫也宣和以徽猷閣待制

守杭州方臘之亂棄城去詔貸死長流昌化軍至是始叙

甲申昭慈獻烈皇后神主遷越州百官常服出城奉迎上迎於鼓

門外焚香選百官進名奉慰降充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何志同復徽猷閣待制尋不行印青自太平州以舟師泊

鎮江留三日是日復叛去引兵趨江陰此據十一月一日湖州

書勝仲所奏按七月十六

日劉光世分折狀稱青至真州趨銅灣堰泊復移揚州一夕遁去

宋嘗於鎮江岸下縣泊然光世六月十八日先奏印青即安赴鎮

江府探泊人船之降積榜則後報非實也青以十九

日下江亦先六月二十四日所奏故附於此

丙戌中奉大夫李訢知建州時建安民張毅等為盜犯福州之古

田知縣事承議郎江洙遁去訢諭降之安撫使程邁以聞前一日

詔以金字牌招收毋失機會遂以訢守其州訢已病不克赴朝

請即謝嚮特遷朝散大夫錄拾降范汝為之勞也於是同措置官

佟職即陸棠亦授承直郎並令赴行在棠建安人也是日朝散

即知江津縣穆延年渡江禱旱夜漏未盡水暴至延年溺死詔官

其子二人延年壽春人嘗知高陵縣賊收國馬中人預其事群類

豪橫相勝雖開封尹亦避之獨敢為延年屈其死年四十六



崇安民廖公昭聚衆為盜范汝為所部提轄官保義卽熊志寧召募槍杖手散言往捕之其意莫欲為慶會神武中軍統制官朱師閔以所部適至志寧懼遂散其衆丁亥福建制置使辛企宗以聞未幾建陽民丁朝佐作亂志寧率射士以往適與朝佐令執武尉解送而拘之遂入建陽崇安二縣官司不能制

戊子止諭大臣曰昨令廣遠藝祖之後宗子二三歲者得四五人資相皆非岐義且令歸家俟其至泉南遠之先是高書右僕射范宗尹有造膝之請故上有此諭宗尹曰此陛下萬世之利上曰藝祖以聖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之適時多艱零落可閱朕若不取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自

昔人君惟堯舜能以天下與賢其次惟藝祖不以大位私其子聖明獨斷發於至誠陛下為天下遠慮上合藝祖寔可昭格天命叅知政事張守曰堯舜授受皆以其子不肖藝祖諸子不聞失德而以傳序太宗此過堯舜遠甚上曰此事亦不難行祇是道理所在朕止令於伯字行中選擇庶昭穆順序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曰陛下聖斷度越千古第恐令慮不足以奉承上曰且令廣求須自選擇叅知政事秦檜曰須擇宗室閨門有禮法者上曰當如此直柔曰宮中有可付託否上曰朕已得之矣若不先擇宮擇宮嬪則慮之事更多宗尹曰陛下睿明審慮如此宗廟無疆之福上所指宮嬪蓋張嬪好吳才人也

二年五月乙亥可叅考王明清揮塵錄餘話云紹興王子詒知大宗正事安定

及少子孫李馬金

郡王金時訪求宗子伯號七歲已下者十人入宮備選十人中又選二人得卓慶及伯浩按令時以二年閏月己未除叔宗而卓慶五月乙亥育于禁中相去才四十日恐違擇未必如此之速又令時以舊事彈核為上所薄恐未必以此委之明清誤說也

停官人姚舜明叙朝奉大夫以呂頤浩有請也 詔隆祐殿諸色

祇應人各進一官

己丑修職即書授為閤門宣贊舍人浸曠子也 曠開封人曠康中為應運軍承宣使

以其父偏廢三衙管軍未有履錄用遺表思二人而有足命

庚寅命權工部侍郎籌肖甫主管昭慈獻烈皇后陞祔一行事務

及題神主初命左司員外郎趙子畫子畫言昭慈典禮率用母后

臨朝稱制之儀按元德陞祔宰臣王旦題馬徽名今以庶官為之不稱辭是改命肖甫 直秘閣王官江州太平觀裴原為荆湖南

路提點刑獄公事時湖西未置使者而廩寓居唐西乃就用之言

者秦原貪財敗事近者輒差除唐東西帥臣其狂妄可知遂寢其

命 原所除唐東西帥臣不知為誰當求他書參考按此時初安

南賊吳忠與其徒宋破壇劉洞天作亂聚眾數千人焚上猶南康

等三縣殺巡尉進犯軍城統制官張中彥李山屢舉兵討之不克

是日江西提點刑獄公事蘓恪以從事即田如鼂權南康縣丞令

與朝奉大夫權通判魏彥杞往柁捕未數破壇高彥杞所殺如鼂

尋遣兵焚賊寨殺洞天如鼂大慶人也 破壇以八月壬申被殺洞

書之吳事紀興二年八月辛卯及所書可參考

辛卯輔臣進呈言者論劉光世軍中冗費上曰光世一軍莫汰元

十一



雜約而兵幾何可以贍足范宗尹曰今月給錢十六萬糴米三萬斛若而精兵三萬人且汰其使臣之罷軟者可以足用上曰佳作手書與之如家人禮直示朕意庶幾光世不疑委曲聽命翌日遣唐思嚴祗候羅雪暘光世手書諭旨仍以玉帶賜之尚書吏部侍郎李正民移禮部侍郎石諫議大夫叅確試吏部侍郎吏部員外郎江濟守左司員外郎詔局所官吏請御厨折倉錢自八十千至二十千凡十一等並減半

癸巳詔秘書丞李元濬學無根源妄議典禮可與外任乃以元濬通判湖州元濬嘗上殿思是議中大夫王安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既而言者論其罪命逐寢中大夫張徽提舉西京嵩山崇

福宮激新落分司故有是命

甲午直秘閣魏志崇知筠州志崇既罷京畿之行乃命出守是是賤鄧慶龔富園而雄州守臣鄭成之率軍民拒之知鞏州即興以餘兵屯盧氏縣為河南鎮撫司統制官董先所敗興不勝率眾走興元授制置使王庶張浚以其姓名與年號偶同乃易其名為陰先遂取商鞅二郡先河南人也先取商州在七月取鞏州在八月併書是夏金左副元帥宗維右監軍希尹自雲中之白朮泊右副元帥宗輔自燕山之望國崖避暑山西漢氏賂宗維執蓋者毒之宗維幾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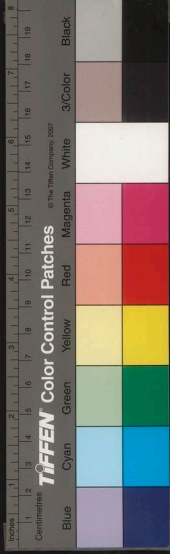


建炎要錄卷四十六

建炎要錄卷四十六

宋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秋七月乙未朔刘光世以枯枯生穗為瑞奏之上曰歲
 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中有十萬鐵騎乃可為瑞此外不足
 信朕在潜邸時梁間有芝草府官皆欲上聞朕手自碎之不欲主
 此奇怪事輔臣歎服臣留正等曰天人之際相與至密國家將有
 之備明中和之決洽亦宜無符瑞之欺則有災異以為之讖告然則政教
 異則深警懼之符瑞則重黜絕之何哉知其有災異則不知其幾何不
 符瑞則怠人之常情也去其怠而謹其戒則所益不知其幾何不
 然則徒以自慢而已矣益我此春秋所以記異不記瑞而抑宗元
 正符所以謂不于其天于其人也太上皇帝屢問祥瑞之說至此
 乃以朝廷有賢輔鐵騎為言豈非所以示其重黜絕之意與
 鑑曰其于奉天也深思政事以盡畏天之誠靜生內省以求答天
 之意其出井度則深以天下為憂矣未風雷則深以敵人為慮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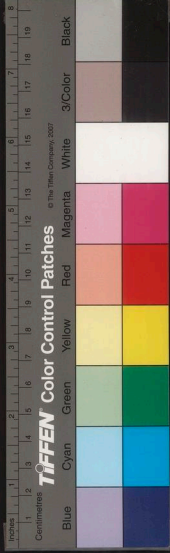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建炎要錄卷四十六

建炎要錄卷四十六

宋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秋七月乙未朔刘光世以枯枯生穗為瑞奏之上曰歲
 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中有十萬鐵騎乃可為瑞此外不足
 信朕在潜邸時梁間有芝草府官皆欲上聞朕手自碎之不欲主
 此奇怪事輔臣歎服臣留正等曰天人之際相與至密國家將有
 之備明中和之決洽亦豈無符瑞之兆則有災異以為之讖告然則政教
 異則深警懼之符瑞則重黜絕之何哉知其有災異則不知其幾何不
 符瑞則怠人之常情也去其怠而謹其戒則所益不知其幾何不
 然則徒以自慢而已矣益我此春秋所以記異不記瑞而抑宗元
 正符所以謂不于其天于其人也太上皇帝屢問祥瑞之說至此
 乃以朝廷有賢輔鐵騎為言豈非所以示其重黜絕之意與
 鑑曰其于奉天也深思政事以盡畏天之誠靜生內省以求答天
 之意其出井度則深以天下為憂矣未風雷則深以敵人為慮久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兩則詔求言大雪則詔決飲枯結之生可敬也吾瑞飲騎而不瑞
枯結麟鳳之獻可喜也吾寶賢能而不寶麟鳳獻芝草則斥獻甘
露則貶于是而無喜
祥瑞惡變異之失

川圍練使權荆湖東路副總管時潭未有守而奉議郎奏辟通判

張揆權州事奏友討逐孔彥舟之勞遂有是命乃以揆通判潭州

先是湖西安撫使程昌富與友交通亦以便宜撤友為湖東副總

管言于朝昌富坐貶二秩友在潭州措置酒法官不造酒但收稅

酒錢城外聽造而不得賣城中聽賣而不得造若酒入城則計斗

升取稅公私利之揆昭慈親始之子今年六月四日以昭慈遺恩

自儒林郎得旨轉一官此類施行今未踰月不

知何以却是奉議郎當考昌富新除太府寺丞章億監都進奏

降官在八月己卯今併書之

院章億監登聞鼓院章倅並與外任以言者論姦臣子孫不宜在

朝故也上因言小人但不當在朝廷至于閑慢差遣亦當與之賞

可絕其生路秦檜曰舉臯陶不仁者遠正謂不可令近君耳上首

音

丁酉徽猷閣直學士銀青光祿大夫王序落職降二官提舉西京

嵩山崇福宮序以奉祠滿歲請于朝詔許再任而給事中李擢中

書舍人洪擬言其誥事梁師成法當討論乃有是命詔自今堂

除及舉辟差遣之人如礙本貫並不得放上用三省請也資政

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呂好問薨于桂州計聞例外賜帛五

百錄其弟朝散郎言問通判桂州官給葬事言者論靖康之變好

問身為執政不能死節先拜偽楚于庭褒卹過厚尤為不可上不

問身為執政不能死節先拜偽楚于庭褒卹過厚尤為不可上不



聽第損賜帛之數而已

減轉贈在十月辛卯

已亥奉議即知太宗正丞常同知柳州

庚子朝議大夫新知澧州吳革為潼川府路轉運副使自置宣撫司後四川監司以勅除者始此

詔通秦鎮撫使岳飛一軍權留

洪州彈壓盜賊以江淮招討使張俊將班師也遂以飛為神武右副軍統制

宣撫處置使張浚以便宜印造綾紙度牒驚之川陝京西以助軍用至是以聞詔日下住罷

辛丑皇伯右武衛大將軍信州防禦使令詒為寧州觀察使封安

定郡王先是燕秦二王後爭襲封久不決禮部員外郎王居正言

燕王太祖長子其後當襲封議遂定令詒德昭元孫也

熙寧初首封秦王孫

從式已而更封燕王曾孫世清至世福無人宣和中又封秦王元孫令盪及是秦王後令庇年長當封而禮官以為小宗乃封令詒

壬寅中命有司討論濫賞時范宗尹以上將行明堂故事文武官

當遷秩且任子者衆故舉行之上覽條目曰議得當否朕不欲人

以事每議及上皇聖德翰林學士汪藻嘗言陛下詔有司立討論

之目凡不以道而補官遷秩者皆論如律天下孰不以為宜然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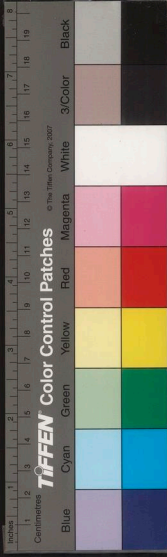
法高行于吏部而堂除之人則一切置而不問是使孤寒推鈍者

獨廢其終身凡稍黠而有援者巧騰捷出于法度之外而僥冒自

如也此豈聖朝行于天下畫一之公法乎臣愚欲乞應今後堂除

人並先取會吏部無有干礙討論事件如涉討論即依條改正會

宗尹迄去位事遂不行 復置翰林天文局太史局學生五十人



天大局十人 權湖東副總管馬友在漢陽嘗獻賀天申節銀及
是至行在詔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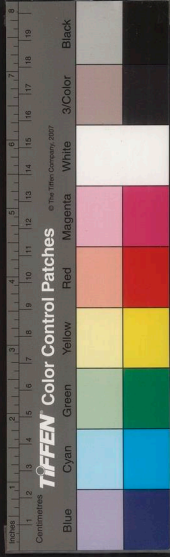
癸卯奉直大夫景興宗直秘閣知興元府時張浚已用王庶興宗
迄改命 夔州賊陳顥聚鄉丁數千焚掠雋都信豐諸縣詔趣捕
之

甲辰秘書少監程俱言本省見獨員今著作官闕請用元豐故事
牒校書郎或正字暫權詔今後特令秘書省長二通脩日歷

乙巳朝散郎劉大中為秘書丞大中楊子人也

丙午金左監軍昌自宿遷北歸昌過東平偽齊劉豫不出迎使人
言于昌曰豫今為帝矣若相見無拜之礼昌怒責之却其獻豫遣
偽相張孝純隨而和之昌卒不解

丁未太尉兩浙西路安撫大使淮南楊楚萼州宣撫使劉光世兼
海四州宣撫使時淮北之人歸附者甚眾故命光世安輯之 殿
中侍御史章誼言聞邵青自太平州乘船經由鎮江府江陰軍遂
入平江之常熟縣而至劫掠劉光世以梟將銳兵而不能應時擒
制者邵青所乘皆舟楫而光世皆平陸之兵故國家既憑大江以
為險阻而于舟師略不經意今邵青小醜光世大帥乃敢越境深
寇使賊有大于此者將何以禦之臣聞古兵法舟師有三等其舟
之大者為陣脚船其次為戰船其小者為傳令船蓋置陣尚持重
故用大舟出戰尚輕捷故用其次至于江海波濤之間旗幟金鼓



難以麾召進退故用小舟由此觀之凡舟之大小皆可以為守戰之備不必皆用大舟然後濟也望于駐驛之地置一水軍帥以名將計亦易辦詔淮南三宣撫措置時青已移舟通州海門鎮而行在未知也

戊申詔諸路出賣官田指揮勿行以久佃之民失業故也

己酉詔慈獻烈皇后虞主往温州太廟上奉辭于行宮門外宰相率百官城外奉辭退進名奉慰所至郡縣長吏已下迎送于城外朝奉即符確權知邠州書填偽度牒千二百餘道為轉運司所劾遂遁去詔籍其貲確瓊州人也

庚戌史功即新江西提刑司幹辦公事謝祖信為從事即祖信部

武人獻屯田利害于朝乃有是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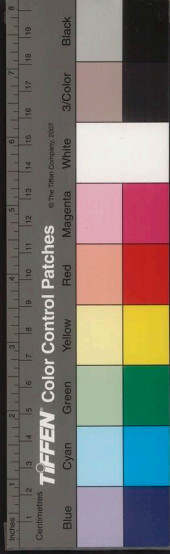
壬子武功大夫明州觀察使其州史康民移知揚州 宣撫處

置使張浚承制以直秘閣胡考寧知資州朝奉即喻汝礪知果州閩門祇候种湘知文州湘師道弟子也考寧初在京西為劇盜苾薛廣所執用為郢州通判又入王仔軍中黃潛善喜之擢通判襄陽府張浚入蜀考寧從辟以行積官朝奉大夫直秘閣既而御史奏其狀遂罷之仍詔宣撫司自今毋得與守倅差遣

據北考寧以去年十月四日到

州其罷郡在今年八月己卯

癸丑直顯謨閣知台州晁公為罷直龍圖閣新知台州沈與求令疾速之任先是天台人求珍以殺人繫獄珍以金賂公為之妻遂



得不死降授承事郎天台縣劉黥言之都省及御史基范宗尹與公為厚庇之乃移黥他官命憲臣施炯實五月自炯依違以聞七月上覺其意內批公為先次放罷宗尹始出

乙卯朝散郎廖剛為尚書吏部員外郎時辛金宗奏剛招安余汝霖不當剛上疏自辨上曰近數訪問基謀及上殿士人皆言剛有守必不與賊交通富直柔范宗尹又稱其賢乃有是命上諭在是月庚戌

中書舍人林逵轉對論金雖北去安知不示弱以忘我師候秋高馬肥遣李成招集瀕淮飢民呼吸群盜侵軼江南徐遣勁騎由真揚福山擣壺浙右願乘此時聚眾積粟蒐將閭士以備防秋之計今日之弊在于兵不習戰將不肅命財用殫匱民食艱鮮州縣以軍興為名而掊取無度此迴腹心之深病政事所當先而盜賊

四裔尚為病在四肢可以漸去也惟陛下與大臣汲汲講圖之丙辰湖捕魚人夏寧聚其徒為盜後有眾千餘專掠人以為食郭仲威嘗招之不應命至是受刘光世招安又有仲威餘黨出沒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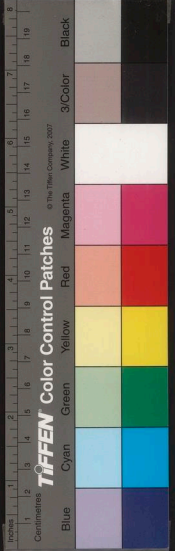
淮南亦受光世招安皆令來長蘆竝舟以濟寧等無食半月之間復陷萬餘人是日始具舟迎之由是江北鄉村愈覺凋殘矣

丁巳降授武功大夫康州刺史鄧州居住張思正許自便通議

大夫試刑部尚書胡直孺以攢宮頓遞之勞進二官直儒不受

已未彤慈獻烈皇后卒哭命左監門衛大將軍士譽即丙中天章

闋凡筵前行卒哭之祭上不視事百官進名奉慰



辛酉故追復現文殿學士劉摯贈少師後謚忠肅以其子知開州長歷有請也

摯海人元祐尚書右僕射壹籍執政第六人新州安置六年五月丙子再贈

召江東安

撫大使兼知池州呂頤浩赴行在欲代范宗尹也是日頤浩督諸將與張琪戰于饒州城外大敗之琪自徽州引兵犯饒州衆號五萬時頤浩自左蠡班師帳下兵不滿萬郡人大恐頤浩遣統制官巨師古招降之琪詐受招誘師古入其營遂薄城下統制官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閻臯頤浩愛將也方捕盜于宜黃走檄呼之會臯平盜而歸星馳以赴頤浩召諸統兵官姚端崔邦弼顏孝恭郝昺等駐軍城外皆令聽臯節制端軍為左邦弼軍為右臯將中軍頤浩自畫陣圖授之琪兵至近郊前軍將張俊失利琪恃其衆直

犯中軍臯力戰而端邦弼兩軍夾擊遂大破之追奔三十里殺賊

其衆賊又別遣水軍分道自景德鎮來犯頤浩遣統領官張慶以

崔增餘衆禦之琪遁去夜其愛將姚興以所部詣巨師古降琪遂走浮梁縣復還徽州

此以呂頤浩所奏及熊克小歷參修克繫之今年五月末按日歷江東安撫司八月九

日奏到以為二十七日事蓋七月二十七日辛酉也故移附此但克以為臯等纜出城五里而賊先鋒已至頤浩乃云令臯等披賊下寨精銳為水軍分道而進頤浩自將水軍禦之而所奏乃云本司前期于都昌縣勾集崔增看寨老小將兵千人令統領官劉慶部領橫截賊兵奪船四十餘隻則非頤浩自將也巨師古被執姚興來降克並不書今以頤浩所奏增入

壬戌宣教即新通判嚴州黃策直祕閣策吳縣人元符末以上書入籍坐廢久之上方錄用黨人策因上疏言彤慈烈皇后者既過



瑤華奉陵嘗有悔意以棊京所錄上皇聖語親札上之故有是命
日歷無此今以紹興三年孟忠厚奏劉修入

癸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充
現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初宗尹既建討論濫賞之議士

大夫僥倖者爭排之諸大將揚惟忠劉光世辛企宗兄弟皆嘗從
童賈行軍論者疑其亦當貶削此據朱勝非秀水錄然朝廷元旨當時且議者之說云吏部侍郎高衛初以圍田改官此據紹興二年二月章疏

及是主右選力持此以為不便上疏詆之同知樞密院事李回亦
言宣和間任中書舍人以校正御前文籍遜官乞削秩罷政上曰

宣和政事恐不必一一皆非人主留意文籍自是美事豈可與其
他濫賞同科參知政事秦檜曰此法一行濁流者稍加削奪便比

無過之人誠為僥倖清流者少挂吏議即為辱甚大不敢立朝恐
君子受弊上願諭宗尹宗尹曰此事如回者無幾其它亦不足惜

遂降旨侍從及館職並領者罪又詔武臣濫賞並免討論令尚書
省榜諭其日壬子也日歷六月十八日有旨應武臣濫賞並免討論

也雖免小歷亦云高衛先上疏詆之乃罷武臣討論既而李回乞罷政云云按免所書亦承日歷之誤蓋罷武臣討論乃七月十八日而日歷所供檢人誤在六月耳日歷中如此者甚衆命既下上終以為難後二日上批朕

不欲歸過君父歛怨士夫可日下寢罷七月宗尹堅以為可行即
日求去翌日遂召直龍圖閣新知台州沈與求赴行在按是日又

一日輔臣進呈上曰天下事不必堅執至如人主有過高許言者



極論若遽沮遏祇頽人不進言如此則于誰有損七月辰始宗尹之

建議也檜力贊之至是見上意堅反以此擠宗尹又五日詔驛召

呂頤浩次日遂召翰林學士汪藻草宗尹免制曰日者輕用人言

妄裁官簿以廟堂之尊而賈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暴君親之

非朕方丁寧德意而申命于朝汝乃廢格詔書而持必于下宗尹

入相踰一年始宗尹與宰道宗兄弟往來甚密上不樂之及是遽

罷于是崇現以來濫賞悉免討論但命吏部審量而已討論濫賞初見建炎

二年十月與子四年六月辛巳今年七月壬寅再舉行能克小歷云侍御史沈與求條宗尹大罪二十宗尹力請罷政蓋悞此時與求未還朝今年九月乃用與求

言奪宗尹職名克不詳考再詔曰朝請大夫知邛州王侯尚

書司員外郎萬格以刻薄之資成傳會之惡首建討論之議盡

失士夫之心姑示輕刑用懲私意可並送吏部能克小歷云侯格時並為都司按侯

今年二月已出守免誤也上因諭輔臣曰侯格既罷自此恐紛紛不已日後當

盡置勿論恐分明植黨非國家福張守曰此陛下盛德臣欲建議

敢富直柔曰前日呂頤浩趙鼎之去陛下與之終始到今今于宗

尹復如此聖性忠厚天下之幸也

甲子命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朝拜貽慈獻烈皇后攢宮先是礼官

以明德權攢故事請上行朝拜之礼既而以道遠不可親詣乃命

回代行

是月川陝宣撫使張浚以直龍圖閣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楊斌

為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朝散郎知巴州馮楫為利州路提點刑



獄公事利路提刑題名斌以此月二十九日被受官劉橫以九月六日到故並附此月末但不知是時永興寓治何地當考

武翼大夫知濠州李玠棄城去以巡防官張德權知州事玠在

濠州當羣盜縱橫之時以嚴酷殺伐為政縱所部擾民故能得軍

士之情久處危城中金珠寶貨不可勝計玠欲通流東下為鳳凰

州寇宏所扼至是玠貽書與宏通好宏許之玠遂擊其擊泛淮而

去 偽齊劉豫以其子太中大夫知濟南府麟為諸路兵馬大總

管尚書左丞相封梁國公戶部尚書張昂並權左丞並門下侍郎

偽豫傳載此事于阜昌二年而無月按日歷今年八月十九日癸未劉光世繳豫偽詔已用麟為左相銜故參酌且附七月末

八月乙丑朔詔奉安天章閣祖宗神御于法濟院以乘輿播越神

御猶在舟中故也 宣武處置使張浚娶直秘閣成都府路轉運

判官宇文時中女時已詔時中奉祠而浚稱其有勞承制陞時中

副使再任時中壺中弟也成都記時中以八月一日陞副使日歷時中十二月四日除副使再任任今附

初除之日

丙寅利州觀察使湖東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為斬黃鎮撫使並

知黃州用張俊奏也時彥舟在鄂州舟多糧富俊恐其盤據要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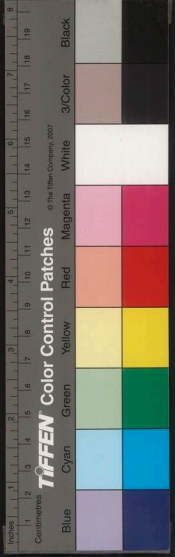
故奏用之拱衛大夫相州防禦使新除斬鎮撫使張用有眾五萬

在瑞昌俊數日俊親揀其軍精銳者留之老弱者許自便有投曹

成者有投岳飛者有投韓世忠者有自去而為民者俊既并其兵

遂以用為本軍統制趙姓之遺史云俊以八月壬申親揀用軍今併書之按宋史繫丁卯日 武顯

郎南雄州兵馬都監郭康偽造制書自稱奉使廉察廣東兵官已



下轉運判官章傑覺其詐捕送廣州誅之至是以聞 武功大夫
康州防禦使入內侍者副都知梁邦彥特遷照宣使錄攢宮之
勞也

丁卯現文殿學士新知潭州吳敏為荆湖東西廣南路宣撫使並
知潭州時江湖餘寇未平而敏留居嶺右故就用之維克小歷今

初舊相吳敏方責居涪州范宗尹薦敏復現文殿學士知潭州敏
以祖母年高力辭遂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至是又復敏敏
文之職充廣西湖南宣撫使按敏以靖康元年九月責涪州建炎
元年五月移柳州已而自便四年七月復官今年七月甲子除知
潭州八月丁卯除荆湖東西廣南宣撫其年十二月乙丑 山東
改資政奉祠克兩云官職及先後皆差誤不知何年如也 山東
統制忠義軍馬范溫所遣參議軍事李植至行在溫遣植事見今

上嘉之以溫為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統制山東忠義軍馬仍鑄

印以賜而植亦補承事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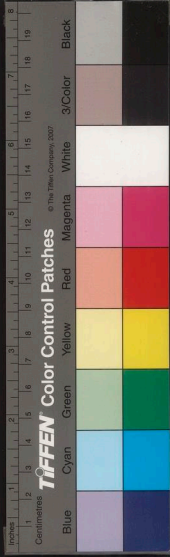
戊辰參知政事張守等上對脩嘉祐政和敕令格式一百二十二
卷看詳六百四卷詔以紹興重脩敕令格式為名自來年頒行

中大夫直秘閣新知饒州王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昉以鄭居中
故積遷至大官時方討論故有是請聯仲山子鄭居中女壻
已見建炎元年四月 右

司諫韓璜論堂吏滑浩等與討論濫賞文字秦檜曰吏行文書耳
恐不必罪李回曰如罪兩都司彼自無詞上曰兩都司殊刻薄為

朝廷建議須有忠厚之風乃以浩送吏部 江西安撫大使朱勝
非言自正月領事至今所降軍儲漕司未嘗發到斗升顆粒又六

月中降給監鈔七萬緡其資次乃在同時降下一百萬緡之後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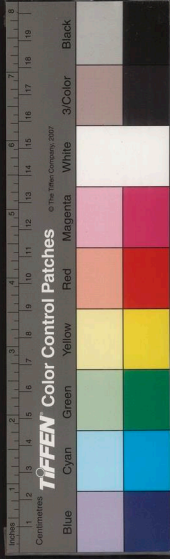
知筭清當在何時詔委漕臣張滙濟其軍食滙河南人也勝非又別疏論安撫大使名其重而無錢糧及兵寔不及一小邑然勝非受命踰年遷延不進逮張俊班師始入城視事論者咎之

己已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汪伯彥復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參知政事張守言其才可用也後四日遂以伯彥為現文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 權尚書工部侍郎韓肖胄以脩勅成落權字 大理卿王衣權尚書刑部侍郎 尚書右司員外郎趙子畫等各遷一官以權貨務歲中收茶鹽香錢六百九萬餘緡故也

庚午直龍圖閣沈與求試侍御史上嘗從容言王安石之罪在行新法與求對曰誠如聖訓然人臣立朝未論行事之是非先現心術之邪正楊雄名世大儒乃為劇美新之文馮道左右賣國得罪萬世而安石于漢則取雄于五代則取道豈其心術已不正矣施之學術悉為曲說以惑亂天下士俗委靡節義凋喪馴致靖康之禍皆由此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光知饒州時饒信寇盜甫平光方里店而停官人康允之未叙乃復允之朝請大夫與光分守二郡允之行至長溪而卒

辛未刑部尚書兼侍讀胡直孺守兵部尚書

壬申吏部員外郎胡世將奏其兄唐老靖康中嘗建議除上大元帥且為之請益上曰當時之事亦偶然耳何功之云張守等退



而歎曰大哉王言 尚書兵部員外郎陳與義試起居郎 故追

復奉議郎張庭堅贈直龍圖閣 庭堅廣安人元符末右正言黨籍錄官第二十九人象州編管

泚州防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從自衡州移司温州所過搔擾詔

罷之

癸酉初命大禮後引試刑法官自渡江久廢至是舉行之 此以二

六日刑部申明狀增入

己亥上諭輔臣曰黨籍至今追贈未畢卿等宜為朕留意程頤任

伯雨龔夬張舜民此四人名德尤著宜即褒贈乃贈夬直龍圖閣

夬河間人元符末殿中侍御史黨籍錄官第三十五人化州編管 時工部侍郎韓肖胄嘗密啟上

乞追褒元祐諸臣故有是諭

丁丑命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芑祔昭慈獻烈皇后神主于温州太

廟哲宗室用太常少卿蘇遵議位在昭懷皇后之上是日韓肖胄

題神主罷藏虞主于西夾室上不視事百官進名奉慰故事虞主

瘞于殿後議者以上方廵幸當竣還闕依故事施行後遂為例士

芑濮王曾孫也陷金得歸及是甫至行在

戊寅參知政事張守訥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

沈與求言守舉汪伯彥不當守引疾乞祠而有是命 同知樞密

院事李回參知政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同知樞

密院事 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滁濠鎮撫使劉綱為兩浙東路

兵馬副鈐轄詔綱不即還鎮罪當誅責以其父忠勞特與原貸其



羣從六人皆授官有差 武信軍承宣使辛興宗卒特贈檢校少保安化軍節度使 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書抵范宗尹報閩陝曲折及以去秋出師失律上章待罪會宗尹已去位輔臣以其書進呈上曰比屢有人言便欲行遣朕以人君用人當以大度聽其所為但責成功俟無成功責之未晚浚又奉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傳勞擅用便宜未嘗赴司供職乞罷之雱時已在張俊軍中詔可其請浚念上繼嗣未立是日密奏乞講明故事擇宗室之賢優礼厚養以為藩屏于是上已命選二人而浚益未知也 庚辰故追復端明殿學士降授奉議郎蘇軾特贈資政殿學士朝奉大夫以其孫宣教即知蜀州符言復官未盡也

辛巳詔尚書省復置催驅三省房及催驅六曹房范宗尹之相也 事多留滯比其罷相制下省吏抱成案就宗尹書押者不可勝計 言者請命大臣相度委本省官各一員監督點檢諸房文字置籍 結絕故復舊制 詔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自建州移屯福州時帥

臣程邁言下四川已為盜所殘今範志寧等作亂事見六月丁亥恐侵軼餘郡乞遣一軍自温台直出以備之朝廷亦以企宗玩寇故命企

宗移屯會江東統制官閻臯招降潘達所部叛兵事見六月壬午企宗請其兵自隸遂詔臯以全軍往福州受企宗節制遣閻臯在此月癸未

壬午成忠即虔化縣巡檢權縣事劉僅為秉義郎閩門祇候李敦仁破虔化縣僅擊去之郡守上其功效有是命 徽州言張琪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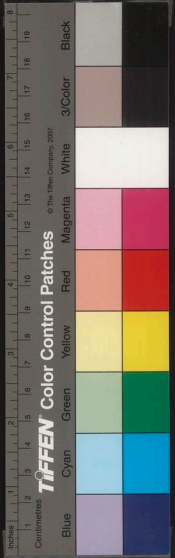
入祈門縣詔張俊遣兵捕之詔浙西安撫大使司徒制官拱衛大
夫忠州刺史王德領同州觀察使餘將士萬一千五百七十五人
皆進官有差錄防江之勞也

奏未進呈刘光世所繳刘豫偽詔詔尾乃其子為左相銜也上曰
可見豫禍陋 朝請大夫致仕周諤遷中大夫致仕諤范純仁甥
王觀子婿陳雍婦兄也元豐中嘗上疏請脩京城神宗命籍其名
欲加擢用元符末上疏言章惇罪且論元符后不可配先帝寢廟
遂坐廢錮至是其子從事即淵以為請故錄之諤虎籍餘官第
一百六十人
詔宣撫司類省試五路舉人許依舊制別項考校以陝西陷沒故
優之也

乙酉詔樞密院選使臣賣螞書賜陳蔡二郡令掩殺李成成既敗
其餘黨趙端等皆求降朝廷聞成在順昌詔知淮寧府李寶知蔡
州范福合兵掩捕先是福以蔡州危棄城遁去土豪李祐馮直率
軍民以守言于朝乃以祐為淮寧順昌府蔡州鎮撫使日歷八月
州馮直乞除李祐鎮撫使降旨未聞九月甲寅詔淮寧等州鎮撫
使李祐與翟興桑仲王彥互相救應不知何日降今併附此按宋
史繫庚寅日

丙戌中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翁孝深復集英殿脩撰

丁亥參知政事秦檜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
密院事范宗尹既免相位久垂檜昌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
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遂有是命林泉野
說云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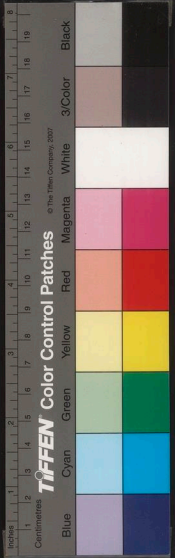


還朝為禮部尚書紹興初除參知政事檜曰陛下用臣臣必能策
勸天下之士後宰相慈宗尹罷上欲用呂頤浩已詔之富直柔韓
瑛辛道宗永宗皆懼其求密薦檜為相伴室其途乃拜尚書右僕
射按諸書皆言檜與直柔爭進故以道宗兄弟為直柔之虎深疾
之其後得政寬斥無餘今乃云道宗拜相注 詔諸路折帛錢昨每
足三千慮高下不等若一槩立定有虧公私自來年令諸路漕司

各估寔直申省聽候指揮約寔時諸路絹直纔二千所折高民多
倍費故言者以為請云 此見四月壬午鮑克小歷既不載元旨又
云自今各估寔直而節去來年自各申省
聽候指揮之文遂失
其寔今依日歷書之

戊子贈張舜民寶文閣直學士程頤任伯雨並直龍圖閣制曰朕
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捨己以為人
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者孰從而聽之間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

不習訛傳自得于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
卒使流離顛仆其禍于斯又甚矣爾頤潛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
方退居洛陽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及進侍帷幃拂心逆旨務引君
以當道由其內以察其外以所己為而逆所未為則高明自得之
學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其學問文采不足表見于世乃竊
其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寔奔競外示朴魯中寔姦猾外示嚴正
中寔回僻遂使天下聞其風而疾之是不幸焉爾朕錫以餐書寵
以延閣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所與在此不在彼也尚其明
靈知享此茲先是頤子端中知六安軍為盜所殺其孫將仕郎晟
在韓世清軍中伯雨子承務即先由建炎初嘗除御營使司主管



文苑英華卷之五

機宜文字不赴至是詔並赴行在舜民邠州人建中吏部侍郎虎籍侍制以上第三十一人高州

安置順河南人元祐崇政殿說書董籍餘官第三十三人涪州編管伯兩眉山人建中右正言黨籍餘官第二十八人昌化軍編管

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請以明堂恩澤為子中翊即闔門祇候

亮易文資許之諸將以文資祿子孫蓋自此始于是浙西安撫大

使刘光世已任孫正平為班行既而亦請換授遂以為例光世陳乞在十

一月
己亥

己丑直秘閣浙西提舉茶塩公事梁汝嘉言本路歲收鈔錢一百

十九萬婚詔汝嘉及幹辦公事迪功郎方滋主管文字脩職即蘇

師德各進秩一等明年又增五十一萬滋榮孫榮盧人元祐中為御史師德

頌孫也頌丹陽人元祐間右僕射大理寺丞梁藻奏諸鎮帥臣援授文資者

並令赴行在量試程文以現素所蕪習然後第等推恩從之

庚寅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復資政殿大學士

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許翰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李昉並復端明殿學士初綱既奉祠久之未叙右文殿脩撰胡安

國獻覈寬論言如網才氣亦不易得特以疎直幾至殺身望行辨

雪稍復故官庶使後來宰相赤心為國者不懼不報至是以改元

德音而有此命 勤得人王庭秀叙承議郎 詔募人往河南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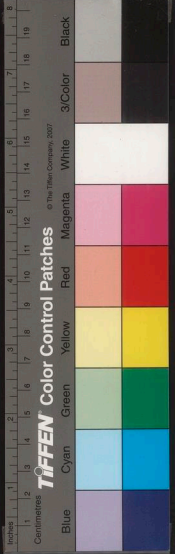
金齊事宜且持螯書慰撫忠義人之保聚者至汴京人給錢七十

千還日有驗授保義即餘州等第賞給

辛卯尚書右僕射秦檜為明堂大禮使參知政事李回為禮儀使

卷四十六

十七



並禮衛使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為礼器使並礼頓使五使不置局令三省礼房專行自是遂為故事 右司諫韓璜論新除規文

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汪伯彥為相誤國不當用不報疏再上上曰治天下蔽以一言曰公而已朕亦安得而私乃詔伯彥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職如舊秦檜之少也嘗從伯彥游學至是伯彥雖罷帥而因得職名益檜力也 林泉野記云檜拜右僕射若誤國之相汪伯彥首復其官與之宮祠以報舊恩

故中大夫直龍圖閣張上行贈集英殿脩撰上行自夔州移興元末至道病卒張浚言其在夔州捍寇有勞故有是命 上行之元當在建炎

四年秋或可移附其年七月末 詔停官人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漢州居住辛彥宗許自便彥宗提舉承興秦鳳路保甲並提刑張浚按其

罪貶秋五等至是用赦而復之 壬辰直秘閣知太平州郭倂令再任以土人武節郎致仕儲宏等

舉留也時新守通直郎方承已視事倂行至鎮江而返承閉子城拒之倂乃借用兵馬都監印蒞事于班春堂事聞詔停承官而倂

以守城功陞直徽猷閣既而言者論倂貪殘亦罷去踰年獄具承坐貪祿罰金云 日歷今年九月丙辰倂陞職名十月丁卯倂中承未尚書省勘會方承遣拒命而閉城門不令郭倂入城交割又直申墓謀有劫持朝廷之意詔方承先次勒停令建康府取勘更

子臣僚上言倂有入己賊八千實行剽劫之也乞放罷取勘詔先次放罷之四月丙戌刑部大理寺狀建康府勘到方承慮失祿養要占慈差遣按發郭倂姦賊等事法最厚民事清簡居官樂之紹只

有旨字斷洪邁夷堅志當塗圭曰厚民事清簡居官樂之紹只初遇守郭倂滿秩不遺吏卒迎新守方承不能候迎人等舟徑至郭閉子城拒之云已申朝廷乞補調告月日方君乃借用兵馬



司印蒞事于班春堂監司具奏其狀
兩人皆罷去摺邁所記本末差誤今不敢

詔夏國歷日自今更不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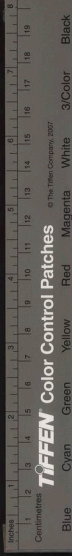
賜為徐敵故也

癸巳朝請即守大理少卿王綱進秩一等綱為郎刑部歲中駁正
死罪囚五人徒流已下甚衆故有是命 停官人鄧雍復為朝請

郎

是月吏部員外郎廖剛言古者天子必有親兵寔自將之所以備
不虞而強主威使無太阿倒持之悔漢北軍唐神策之類是也祖
宗軍制尤嚴如三衙四廂所統之兵閔防周盡今此軍稍廢所持
以備非常者諸將外衛之兵而已臣願稽舊制選精銳十數萬人
以為親兵直自將之居則以為衛動則為中軍此強幹弱枝之道

最今日急務昔段秀寔嘗為唐德宗言譬猶猛虎所以百獸畏者
爪牙也爪牙廢則狐豚特大皆能為敵正謂是也願陛下留神毋
忽 初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郢州曹成雖受官爵稱兵如故
自鄂岳引兵數萬掠湖西先是比部員外郎万俟卨避乱乞主管
亳州明道宮居沅湘間安撫使程昌胤用便宜檄卨權沅州事成
掩至城下沅城小而惡萬畫夜廬城上召土豪集丁壯以守成食
盡引去與知復州李宏合軍屯瀏陽縣既而二人有不相下之心
成引衆攻宏宏遂奔潭州湖東副總管馬友令屯于湘陰而成
亦移屯攸縣 曹成圍沅州據万俟卨墓誌不得年月按明年正月
癸丑郴州奏成以八月間至攸縣故併附此高初見
建炎二年五月其除即脩職即知攸縣范寅遂聞成掩至走連州
反奉剽月日史皆失之



避之寅遜建陽人也 蕪黃鎮撫使孔彥舟在鄂州受命遂以所部知黃州

建炎要錄卷四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九月甲午朔宣撫處置使張浚奏邊事上謂輔臣曰金人既去陝西必可經理荆楚以南亦須措置庶幾形勢相應有收復之漸秦檜唯唯奏訊 中書舍人席益兼權直學士院

能克小歷在八月

月蓋因學士題名也今從日歷

給事中李擢罷為顯謨閣待制知嚴州先是侍

御史沈與求奏擢嘗事偽庭不當用不報擢求去乃有是命 中書言池江二州地勢僻隘失祖宗分道置帥之意詔江東西路帥臣

復還建康府洪州舊治

能克小歷在八月庚辰今從日歷

女真人鵬鶴特補修

修武郎閔門祇候賜姓趙鵬鶴自楚州歸劉光世軍中故錄之



避之寅遜建陽人也 蕪黃鎮撫使孔彥舟在鄂州受命遜以所部知黃州

建炎要錄卷四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九月甲午朔宣撫處置使張浚奏邊事上謂輔臣曰金人既去陝西必可經理荆楚以南亦須措置庶幾形勢相應有收復之漸秦檜唯唯奏訊 中書舍人席益兼權直學士院

能克小歷在八月

月蓋因學士題名也今從日歷

給事中李擢罷為顯謨閣待制知嚴州先是侍

御史沈與求奏擢嘗事偽庭不當用不報擢求去乃有是命 中書言池江二州地勢僻隘失祖宗分道置帥之意詔江東西路帥臣

復還建康府洪州舊治

能克小歷在八月庚辰今從日歷

女真人鵬鶴特補修

修武郎閔門祇候賜姓趙鵬鶴自楚州歸劉光世軍中故錄之



父少子承業

乙未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韋淵求差遣上曰淵以宣和皇后季

弟義當敦睦然其人素不循理難以出入禁闈故斥遠之朕不敢

以公爵示私恩密院可與一遠門恐居官有過難以行法已而以

淵為福建路副總管淵除總管日歷不書今以紹興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淵乞官祠狀增入 殿中

侍御史章誼守大理卿 劉豫之從弟與為疆吏所獲詔送處州

羈管

丙申直寶文閣知建康府張楨移饒州徽猷閣待制新知饒州李

光移婺州右文殿脩撰江東安撫大使司參謀官權知池州劉洪

道移宣州時復以建康為帥府而江池皆命武臣故三人改命

温州觀察使神武前軍統制王璣知池州檢校少保建武軍節度

使江西馬步軍副都總管楊惟忠知江州並兼沿江安撫使各將

本部軍馬之任其錢糧令尚書省應副 湖東安撫司言曹成李

宏宏潭州之瀏陽詔趣吳敏摘那廣西軍馬前來潭州之任屏捍

二廣 斬進義校尉李世臣于越州市世臣數仁弟也世臣既為

官軍所獲而數仁據虔化縣仙山叛服未定江西安撫大使朱勝

非自為文檄募太學生彭世範往招之不數日數仁與其徒二十

餘人請降然尚未解甲後錄其功以世範為右迪功郎能克小臣

今年五月仍云世範誘數仁出降然後諸郡解嚴蓋因勝非行述

丙書也其寔數仁雖受招仍犯虔化縣十月丙寅勝非罷帥十二

甲戌詔類考恭等討之或者因勝非罷而再叛亦 迪功郎宣撫

處置使司書寫機密文字張晃特改承務郎以其弟浚請以扈駕



所遷一官回授也朝散即吳必明知邵武軍時盜賊蜂起守臣朝
奉大夫張公庠不能制言者請擇能吏遂命必明代之必明崇安
人也

戊戌刑部奏軍士黃德等劫殺案目其從二人俟于岸次刑寺欲
原死上曰強盜不分首從此何用貸朕屠常不敢倉生物懼多殺
也盜于此時湏當殺以上殺富直柔曰物不當死雖蚤虱可矜其
當死雖人不可怒上甚以為然 詔統制官李復鼎所部軍將四
百五十人隸神武中軍其民兵九百餘人皆縱之 復鼎 浙西安未見

撫大使刘光世奏邵青窮感恐其絕洋犯明州詔樞密院准備將
領徐文以舟師屯定海縣 召朝奉大夫薩欽彥赴行在令成都

府津遣欽彥建炎初提舉陝西茶馬因事罷去至是復官 欽彥紹興五年夫為宣謀

以左中奉大 巳亥詔文臣寄祿官依元祐法分左右字職罪人更不帶以示區
別用樞密院編脩官楊愿請也其后選人亦如之 選人分左右在明年二月丁卯

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葉夢得為江東安撫大使
兼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 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

中大夫劉錡為夔州路轉運副使右文殿脩撰提舉亳州明道宮
劉覲知遂寧府浚又言朝請即揚晟悖鼓惑眾聽望賜竄羈管詔浚一面施
禍心帝幸時變公肆狂悖鼓惑眾聽望賜竄羈管詔浚一面施
行先是浚以便宜授晟悖官至中大夫直徽猷閣及是盡奪之視



文苑英華卷之...

辭不赴 晨博所遷官職不得其年月按日歷紹興七年十一月乙巳晨博以左朝請即陳乞換給在中大夫直徽猷閣告命

得旨依故附于此浚所 是夜雷

庚子以張琪賊馬壞宣州太平州圩田命守自葦治 宣州化城惠民二圩相連

長八十里太平州蕪湖縣方春陶新和政三官圩共長一百四十里當塗縣廣濟圩長九十三里于時長五十里 是日

張琪犯宣州琪在宣城南陵之間駐于孔村其下李捧華旺謀殺

琪以降辛丑琪遁去捧聞劉洪道在池州欲受其節制洪道遣統

制官李貴招之朝廷聞琪等犯宣州乃詔神武前軍統制王瓌以

其軍討琪然後之鎮 日歷宣州中張琪九月七日侵犯本州城下

李捧狀自九月八日不曾再犯宣州初九此壬寅也今附此

壬寅江西安撫大使並知江州朱勝非言本州殘破之後門官甚

多無人願就欲乞州縣文武官到任一年及任滿各轉一官選人

任滿通理四考改合入官後不能例從之 此以今年十月十五日使部供到狀修入

河南鎮撫使翟興道幹辦公事文林郎任直清部契丹降人赴行

在至召對直清具奏西路艱危之狀及陵寢事上款歎久之以直

清為宣教即直秘閣賜五品服進興三官為武功大夫加忠州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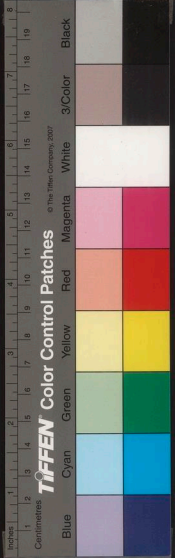
練使 勅令所小吏成忠即楊球蔡京家吏楊哲之子也堯宗尹

薦于上令後省策試授以文資 七月丁巳降旨 待御史沈與求以為不

可乃罷之

甲辰中書舍人胡文修洪擬並試給事中中書舍人林邁充寶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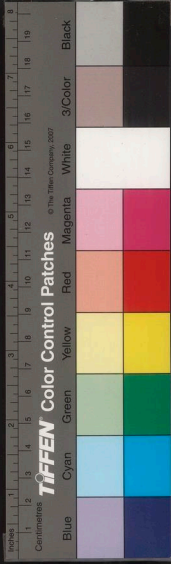
閣待制知廣州秘書少監程俱為中書舍人尋詔俱免召試直



徽猷閣添差兩浙轉運副使方孟知為尚書右司郎中右文殿撰
知温州盧知原添差兩浙轉運使 初朝廷以張琪邵青及衆為
盜命諸將毋得招安而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胡松年言大將四
合連句不能破賊今青據通州崇明鎮沙上寨柵之外水淺舟不
可行泥深人不可涉本府錢糧已費十三萬費石公私騷然而賊
未可睥睨况劉光世兵將類多西北人一旦從事江海間有掉眩
不能飲食者况能與賊較勝負于矢石間哉先是光世奏已遣統
制官王德討青又奏青窮蹙朝廷以為然及松年有是言及令光
世措置後二日右司諫韓璜亦奏謂青擁舟數千艘而朝廷未有
舟師制禦恐轉入海道驚動浙東且浙西正當收成之時青若倏
來必誤國計又師老費財或金齊寇江藉青為用凡可慮者五事
疏奏遂迎光世招降之 礼部言自今應賢良方正科乞並用從
官三人薦舉不如所舉者坐之故事閣試六題以伍通為合格及
是侍郎李正民員外郎王居正言今復科之初使士大夫徒能記
誦義疏亦無補于用欲權罷義疏出題外餘如舊制詔兼于義疏
出題仍以四通為合格

乙巳進士呂元亮補迪功郎元亮平江人以薦對而有是命 詔
百司稽違許御史臺六察官彈奏以侍御史沈與求援元豐舊制
有請也 是日呂頤浩自饒州至行在

丙午左奉直大夫王寔為淮南東路營田副使上召對使往鎮江



與劉光世同集其事定詔子也

詔江州人元豐樞密使

翊衛大夫成州防

禦使楊忠閔提點製造御前軍器所

丁未詔樞密院每半年遣使臣二員往河南省視諸陵因撫問所

屯將士用起居郎陳興義請也命湖東馬步軍副總管馬友移

屯鄂州尚書省請下江浙福建諸州造甲五千副兩浙之婺衢

明湖州平江府江西之虔吉洪撫州各共千五百福建千二百饒

信州八百遂州令通判一員董其事所費以上供折帛錢支從之

已酉上齋于內殿

庚戌命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芑朝饗太廟神主于温州

此據會要

辛亥合祭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並配赦天下諸州守臣更不帶

節制管內軍馬免殘破州縣耕牛稅一年越州曾得解舉人並免

將來文解一次諸路大辟可免奏案緣道路未通並聽減等決遣

二年正月乙未申明改正唐李氏後唐李氏後漢劉氏周郭氏柴氏子孫並各

與一班行名目錄用元符末上書人子孫應遇兵道棄小人十五

歲以下者聽諸色人收養即從其姓諸盜許一月出首自新前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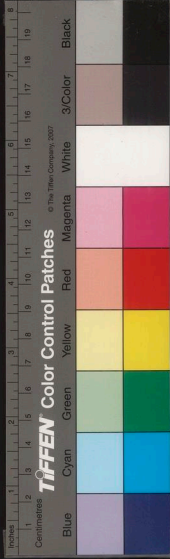
一切勿問是日以常御殿增築地步為明堂止設天地祖宗四位

其位版朱漆青字長二尺有五寸博尺有一寸原亦如之用丑時

一刻行事上親書明堂及飛白門榜時未有蒼壁黃璜琮礼官引

故事請以木為壁繪天地之色上以祀天不當計費厚價市玉以

製之既而尺寸不及礼經乃命有司隨宜製造礼畢就常御殿外



宣赦書以行宮門前地峻狹故也是歲內外諸軍犒賜凡一百六

萬緡而戶部椿辦金銀錢帛三百五萬四千七百餘貫疋兩皆委

官根括于諸路此據三月甲寅戶部侍郎孟庚所奏川陝諸軍則宣撫處置司就以

川路助贖物帛給之此據紹興四年二月自諸軍外宰執百官並

權行住支以貢賦未集故也建炎壬午降旨未知如何當考時中書舍人兼

直學士院席益草赦文有曰上蒼懷悔禍之心羣策竭定傾之力

六師奏凱九扈成功爰舉宗祈聿修大報上以其夸大不悅

壬子嗣獲王仲湜請合西南外宗正為一司以省官吏事下給舍

中書舍人胡交修等言泉州乏財不許是時兩外宗子女婦合五

百餘人歲費錢九萬緡南外三百四十九人歲費錢六萬緡西外一百七十六人歲費約三萬緡

癸丑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拜少保尚書左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頤浩引故事辭所遷官乃以

特進就職頤浩改特進在十月乙丑今併書之趙鼎之遺史范宗

尹罷相乃呂頤浩而先相秦檜又當置柔韓瑛辛道宗

永宗皆頤浩故到闕多日未有除拜人皆疑之俄拜少保左

僕射按史頤浩以七月二十日降召命九月十二日到行在適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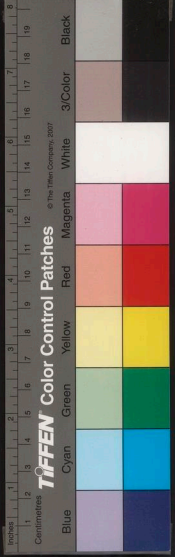
明堂齋禁十六日得旨陪祠十八日明堂十九日鎖院二十日拜

相此云到闕多日者誤也道宗時已除福建副經管姓之亦誤今

畧刪潤于辛永宗罷去時修入之

甲寅尚書戶部侍郎孟度試戶部尚書詔官兩浙錢氏子孫嫡

長者一人以赦書所未及故也初上以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



臣留正對曰詞翰之職所以王言詞翰雖成于人臣之手而其所以為言者若出于人君之口則為得體若其夸大而欲美則是人君自大而自美也豈礼也哉然而人之常情莫不好大而悅美故人臣之為是言者亦或不以為非今太上皇帝以教文誇大為悖弗朕心而麻麻制兼創業守文成之言審以為太過黜當時詞翰之臣以見其心之而不然者其為諷抑也至矣豈常情之所可度哉

起居舍人侯廷慶以母老求去除右文殿脩撰知朝州直

顯謨閣江東轉運副使曾紆為直寶文閣以紆自陳徐元符黨特

遷之也紆黨籍錄官第九十八人建中太僕寺既而右司諫韓

璜言今日禍首寔自王安石變新法始方安石秉政布以親戚最

先引用聚斂刻剝之事布皆與謀建中靖國初故相朝忠忠考守

正持重布為右相每留身以破壞忠考所為卒逐忠考而成京賊

之勢者布也至紹聖間與章惇爭權乍合乍離皆出為身本非國

計紆在宣和間奔走闔寺門下蓋以交給而取官管矣近乃撰造

正論以欺廟堂望賜追奪紆遂罷去紆罷在此詔進士何溥特

補上州文學以江淮招討使張浚言其招降李成餘黨趙端有勞

也

乙卯贈故朝奉郎知岳州袁植直龍圖閣官其家二人于是編管

人汪若海亦復承務郎以誘說李允文之功也張浚因奏若海為

招討司幹辦公事上問輔臣始知若海得罪之因乃曰若容在軍

中恐為俊累後有罪者亦必援例第勿許之朕自諭俊也

丙辰呂頤浩言先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李允文

革面張用招安李敦仁已敗江淮惟張琪邵青兩寇非久必可蕩



平惟閩中之寇不一又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李宏在湖
江西之間而鄧慶夔富剿掠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尋然閩
中之寇最急廣東之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未經殘破
若非疾速勤除為患不細詔樞密院措置 朝請大夫傅亮勒停
雲安軍羈管亮既從張浚西行以夏國道梗不果使浚知秦州
又移邊寧府亮縱其從卒擾民浚罷之亮頗歛望浚言于朝故有
是命 宣義郎兩浙轉運副使劉寧止直龍圖閣以寧止自言建
炎勤王嘗典餉事而賞典未及故也 翊衛大夫泉州觀察使神
武後軍統制陳思恭卒于江西江淮招討使張俊訟其勞特贈送
郡一官賜其家帛三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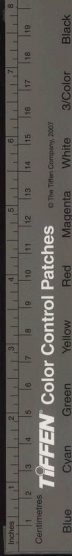
丁巳集英殿脩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沈晦復徽猷閣待制中奉
大夫王義叔復直徽閣義叔嘗為戶部侍郎今復職已早非舊典
也 是日金房鎮撫使王彥敗李忠于秦郊店忠走降劉豫初曹

端既為程千秋所殺

事見建炎三年十一月丁未

忠白紵京西南路副總管為

端報仇擾于京西漸犯金州謀入蜀遂申宣撫司乞下洋州閬
照會張浚以為憂乃遣提舉一行事務閩門宣贊舍人顏孝隆稟
議官宣義即蓋諒馳詣金州以慰撫為名探願其意且以黃數除
忠知商州兼永興軍路總管孝隆至軍中為所劫以狀白浚言
忠寔有兵二十餘萬諒規知白浚乞為備浚恐孝隆為忠所殺委
利夔路制置使王庶收接忠入閩仍散處其衆于梁洋境內庶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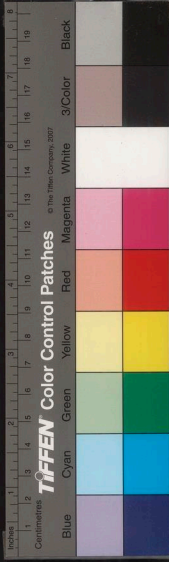
忠令解甲給隊而入忠去關二十里駐兵四朔月餘無解甲意一夕殺孝隆遁去遂攻金州彥率兵禦之忠沉鷲善戰其下多河北驍果官與與戰輒不利一日彥遣兵與忠戰于豐里今提舉官趙橫率統領官門璋駐于山上為之策應彥乘高視之官軍少却彥麾橫救之不應官軍遂敗彥退舍秦郊忠遂陷諸閭彥令將士盡伏山谷間偃旗幟焚積聚若將遁者募死士得千餘人設伏以俟其至戰之前一日彥度忠長且入郡城夜半分官軍為三以遏其衝凌晨賊果大至官軍逆戰聲震山谷勝負未分俄伏騎張兩翼繞出忠大敗追襲至永興軍之秦嶺會王庶遣偏將鹿晟馮賽來援賽由間道乘之斬其將曹威等三人浚錄其功以彥為拱衛

大夫温州觀察使賽初除隆德府路經略使自盧氏從邵隆至興

元府故廢用之孝隆博州人後贈果州團練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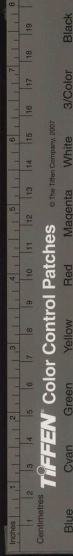
賽初見建炎三年八月乙酉晁公邁作王庶傳稱李孝忠為盜久求入關而日歷及王彥行狀張鈞總忠義錄皆作李忠無李字蓋李孝忠又自是一人建炎初犯襄陽為王師所殺去此已久公寃過甚誤也

戊午現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落職用待待史沈與求奏也與求言宗尹罷相制麻止言沮格詔令恐後有議論者不知其端妄謂宰相與天子爭可否未為失職去年敵騎將欲北歸韓世忠于大江中流以舟師邀擊臣倦教請號召上流舟師相為應援宗尹坐視不恤敵人果自上流乘風縱燎而世忠孤軍挫衄及敵騎留屯天長六合之間趙立等嘗請乘暑合兵擊之宗尹



以謂無事事阻止其謀卒致立等相繼屠滅罪一也宗充位一
年略無措置但將江東西湖南北祖宗所定路分朝改暮易有同
兜戲罪二也出帳盡賣條官田宅使二百年安業之民怨怒紛起
罪三也鬻爵之令一切增價且如修武告鬻四萬五千緡朝廷以
此拋降糧本例須押配設法罔民罪四也討論之事陛下果論不
從卒致騰洶罪五也宗尹每事判呈寔稟堂吏至有印押空名敕
劄付之胥吏隨事書填賄路公行罪六也敕議討論之初本欲假
借此名拔授非類搢紳介胥之士皆謂宗尹皆國從偽罪在十惡
此宜大討論者罪七也士大夫守節不回者未嘗肯爲一人至欲
雪吳玠莫儔徐秉哲等罪名引用顏博文革罪八也曾慥指斥國

家語言不順宗尹以慥係吳玠之婿而欺陛下除慥江西轉運判
官罪九也宗尹與范瓊厚善寄居洪州受其黃金百兩聞瓊之无
居常恨之罪十也宗尹自知不協人望乃陰結閹門蓋公佐內侍
康誥刺宮探禁傳漏語言欲因布旨之言專爲固寵之計罪十有
一也宗尹泣事一年身任宰相乃建議不歷知縣不除郎官監司
蓋緣宗尹以迪功郎王居正改京秋除者郎恐後人援例遂塞其
路既降指揮之後所除監司多非曾歷知縣之人無文便事罪十
有二策試中書本求人望宗尹乃以吏職揚球者亦預召試罪十
三也京畿宣諭雖三尺童子知其未可宗尹徒欲起復明胡舜陟
召寘從班故設此使命罪十有四也宗尹妻孥寄居洪州公受賄



賂家問一至輒有差除如賊吏魏滂緣其門僧請托遂除監司又
令使臣華貼定價出賣差遣罪十有五也結卜相之士倡言于衆
以為朝廷若相宗尹四方盜賊自然衰息既而不驗復使王居正
之徒為之說曰張邦昌奉迎太母宗尹有力陛下以此用之惑衆
自媒罪十有六也晁公為妻取受求珍金銀使公為改換殺人公
事案節減落刑名宗尹扶情庇之不肯根究至煩中批放罷罪十
有七也宗尹拜相之初即與何之辰正舊名結得差遣罪十八也
顯黜言事之臣至謂投兇忌器罪十有九也按七月癸亥宗尹罷
相註沈與求條具大罪二十望特下臣章明正其罪庶為萬世之
戒故有是命與求所謂何之辰蓋何昌言也時以奉議郎調監全

州酒稅于是與曾慥皆罷

三人罷命在十月乙丑

顯謨閣待制新知嚴州

李擢徽猷閣待制新知温州席益並降充集英殿脩撰以沈與求
論擢有罪而益任職日淺不當除制待故也詔福建轉運司毋

得齎牒所部州縣抑勒士民出助軍錢物令提刑察司先是漕司

以軍食費廣乃論福州土居陳義夫等願以一錢之產均出十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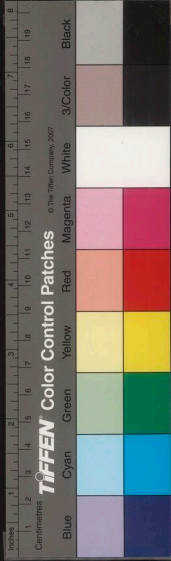
因遣官編諭下四郡徽猷閣直學士知潭州基宓礼言本州新經

楊勅侵擾之後已嘗均敷民間錢八萬緡不可再有科歛事聞故

有是命承事郎蔡延世特進二官建昌軍進士蔡孟容補下州

文學李敦仁之犯建昌也延世率民兵捍賊敦敗去城以兵故得

全



已未詔以江湖寇盜多貢賦不繼命戶部尚書孟庚領江東西湖東等路宣諭制置使司理財治盜 尚書省言近給賣新告價直高大變轉不行乞減敷武郎為三萬緡承直郎為五五千緡其餘以是為差仍不作進納理為官戶免試注官從之

庚申初措置河南諸鎮屯田侍御史沈與求亦言今欲因沿江荒閑之田募人屯耗用為籬落並資儲餉此誠計之得者乃陳屯田利害為古今集議上下二卷上詔付戶部後亦未克行 附傳載此事于明年

春恐誤今從 按宋史擊已未日勒停人張灝復朝散郎充徽猷閣侍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灝孝純子靖康末為河東都轉運使

坐夫汾州送雲安軍羈管至是悉復之

辛酉詔應四方有為謀策能還兩宮者寔封以聞可行有效當以

王爵賞之 翰林學士汪藻充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 孫觀撰藻墓誌載藻

知湖州仍領日歷事其寔謬誤能充小歷不深考又 顯謨閣直

學士致仕翟汝文復為翰林學士 學士院題名在今年三月 給

事中胡文修兼權直學士院 學士院題名在十月而日歷與藻汝文除日同下蓋藻已罷而汝文未來

自當有權官餘 尚書吏部侍郎黎確高衛並能為徽猷閣侍制

確知漳州衛知撫州徽猷閣直學士提學江州太平觀李彌大徽

猷閣侍制新知婺州李光並試吏部侍郎 吏部員外郎故世將

秘書省校書郎劉一止並為監察御史一止疏上疏論君子小人

用否之辨以謂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不足一小人敗之有餘君



子雖衆道則孤小人雖寡勢易蔓且是時朝廷將遣世將出使故擢用之 右文殿脩撰新知宣州劉洪道復徽猷閣待制呂頤浩薦之也 名河南鎮撫使翟興所部軍曰忠護時興屯伊陽山寨餉道既絕上自武大功夫下至義兵日給糧二升而已至春糧食又或無支然其下無叛去者言者論其忠勤故錫佳名焉

壬戌遣監察御史故世將督捕福建諸盜 吏部員外郎廖剛言比江南探報事宜頗致懷慮臣謂周防津岸申嚴斥堠在今日最為機要而慶興或當順動預宜經理自得報以求未聞朝廷措畫建康鄱陽勢未暇議自會稽以南惟永嘉與福唐所當留意永嘉之險可恃與否臣所不知如閩之四境南控大海三面皆重山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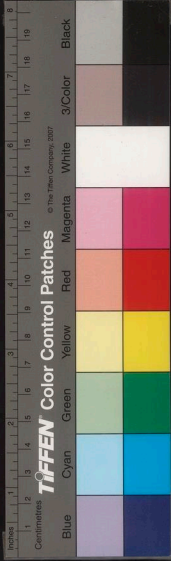
嶺稍加人力不復可犯不得已至于幸閩則凡供億之事必責佗路致于海上而兵環駐于四境閩人無所困苦斯可安矣願速令本路增脩寨柵以備不時之巡盜雖未息願賜曲赦因遣重臣往宣德音使潢池赤子得以自新悉為我用

剛所見江南報未見當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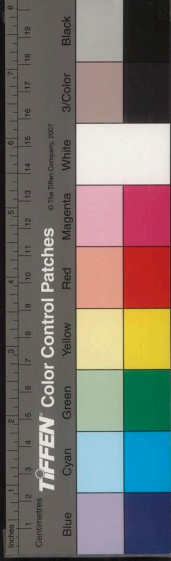
然臣料

今歲敵騎勢分必無南渡之希望姑寬聖念以幸天下
癸亥以明堂礼畢命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恭謝越州天慶觀溫州守臣恭謝景靈宮

是秋金左副元帥宗維盡遷祁州居民以其城為元帥府凡民之當遷者止許携籠篋其錢穀器用皆留之右都監耶律伊餘都觀至曷董城大石林牙率餘衆北遁餘覩以食盡不克窮追而還時



盜賊愈多宗維用大同尹高慶裔計令竊盜贓一錢以上皆无雲
中有一人拾遺錢于市慶裔立斬之蕭慶知平陽府有行人拔葱
于蔬圃亦斬之民知均死由是竊盜少衰而劫盜日盛慶裔又請
諸路州郡置地牢深三丈分三隅死囚居其下徒流居其中笞杖
居其上外起夾城圍以重墻宗維從而行之宗維患百姓南歸及
四方甚細入境慶裔諸禁諸路百姓不得擅離本貫欲出行則具
人數行李以告五保鄰人次百姓長巷長次保明以申州府
方給書漢公據以行市肆驗之以驚飲食客舍驗之以安止至則
繳之于官回則易之以還在路日限一舍違限若不告而出者決
沙袋二百仍不許全家出及告出而轉之他處于是人行不以緩
急動彌旬日始得就道且又甚有所費小商細民生閭里莫能出
入道路寂然幾無人跡矣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肅慶招降太行
紅巾首領齊寔武淵賈敢等送于宗維盡殺之于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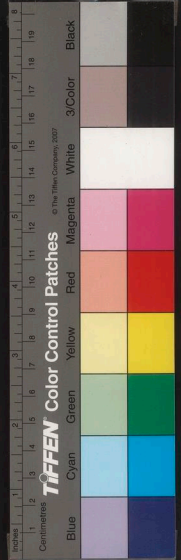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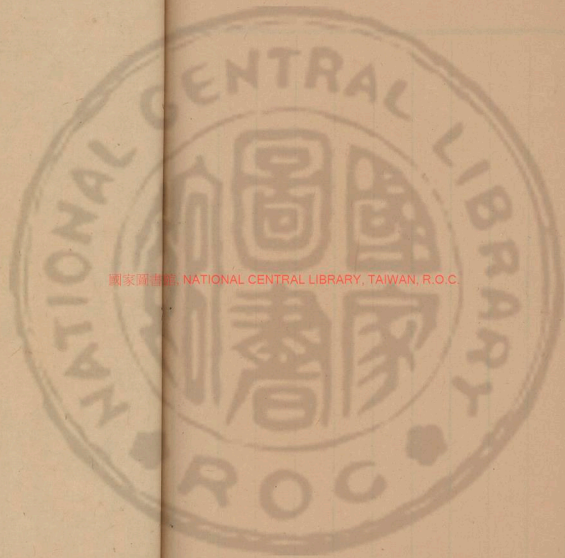


文少
牙
再
正
金

www
www
www

www
ww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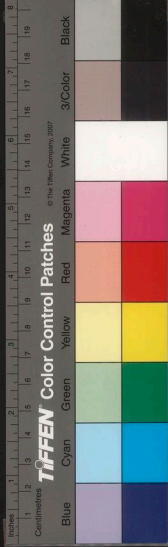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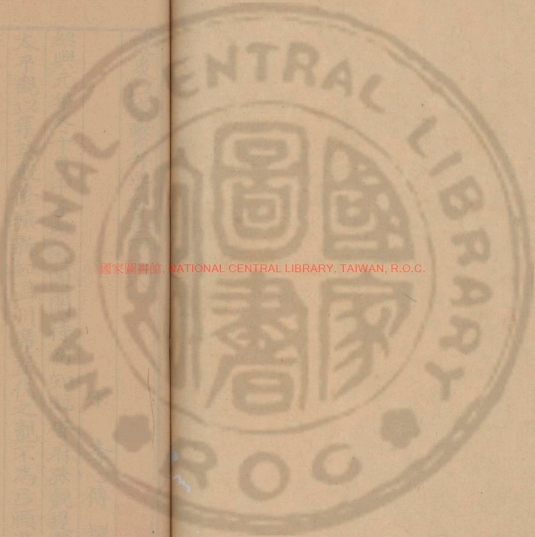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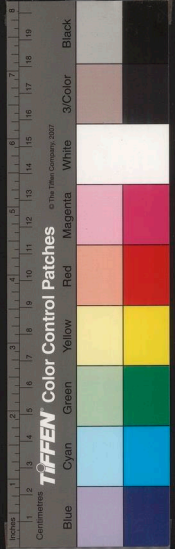


乙丑歲白雲閣之論自古為之本朝自章得象京首建元祐之變
 至宋寧江而閣者任一相則天下人始不序集唐則歸王顯之可
 乃應子初之命
 自蔡道則使半宮者未明至是復官其而而言者以為罪之始者
 政亦曾於... 蔡... 也... 以... 閣... 為...
 所喜引疾而... 命... 官... 閣... 閣... 閣...
 太平... 閣... 閣... 閣... 閣... 閣... 閣... 閣... 閣... 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662 v.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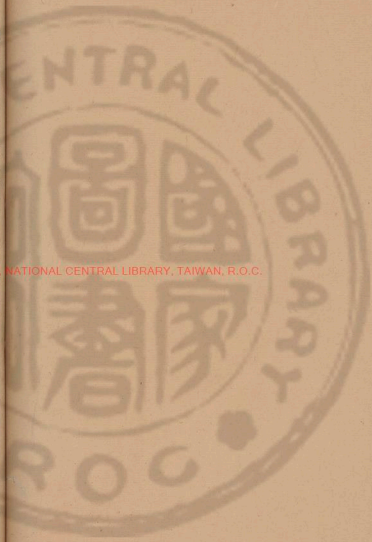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八

宋 李心傳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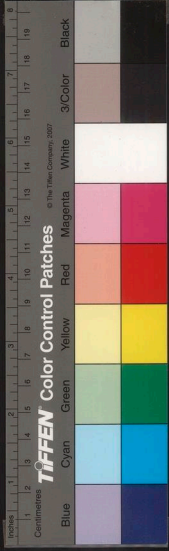


紹興元年冬十月甲子朔龍圖閣待制知臨安府孫覿提舉江州
太平觀以集英殿修撰新知温州席益代之覿不為呂頤浩秦檜
所喜故引疾而有是命 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宋喚復朝請大夫
聯序曾孫 序安陸人皇
祐中宰相 蔡攸妻弟也靖康初以徽猷閣待制為江
淮發運副使坐累責永州至是復官奉祠而言者以為罪戾昭著
乃罷予祠之命

乙丑詔曰黨錮之論自古病之本朝自章惇蔡京首建元祐之黨
至崇寧宣和間委任一相則天下人材不歸蔡京則歸王黼之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矣恭聞太上內祥之日己自悔為蒞臣蒙蔽乃厲其大臣令輔淵
聖盡用司馬光政事逮朕嗣位以來遵用太上王音追復元祐臣
僚官職又錄用其子孫亦欲破朋黨之論也方今國削而迫殊之
賢能幹蠱之士與共國治而于推擇除授之際尚以蔡京王黼門
人為嫌似未通變自今應京黼門人寔有材能者公舉而器使之
庶幾人人自錫以濟艱難之運時呂頤浩為政喜用材吏以其多
出京黼之門恐為言者所指乃白上下此詔焉 奉知政事李四
不為呂頤浩所喜力丐免罷為資政殿學士江西安撫大使並知
洪州回罷政日歷不載會要罷免門亦無之殆不可曉能克載于
洪州九月甲寅按日歷十月二日乙丑回與執政同加恩尚帶參
知政事銜四日丁卯方書回并免江西新命克其說也况朱勝非
尚在江西未罷回何由便除洪州榷鑄拜罷銀鑿于乙丑日蓋得

其的今從之 給事中洪擬試吏部尚書 尚書右司員外郎趙子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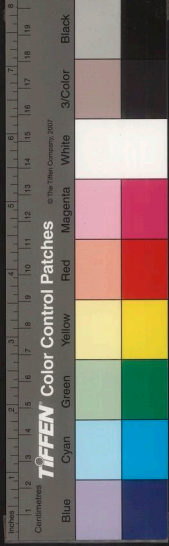
試太常少卿降授朝奉大夫權江東安撫大使司參議官姚舜明
考功員外郎仇恂為左右司員外郎 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現
藩良貴為考功員外郎朝奉郎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榘焯為兵部
員外郎焯永康人秦檜所薦也 太常少卿蘇運樞密院檢討諸
房文字歐陽懋請補外皆命為徽猷閣待制出守懋初見建
炎元年言者

以其非舊典爭之乃並改集英殿修撰遲知夔州懋知夔州二人
改命

在是 右武大夫榮州團練使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巨師

古為神武後軍統制

丙寅降現文殿學士宣奉大夫江西安撫大使新知洪州兼淮南



宣撫使朱勝非為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時侍御史沈與求

論勝非避事辭難且言馬進陷九江由勝非赴鎮太緩故貶勝非

以寄祿官分務不帶鎮監官中書失之也

勝非家傳云勝非嘗論又謂安撫大使名甚重而寃不及一小邑上皆是之而當辦者不樂說言者指其運過之罪責官居住按呂頤浩初秉政與勝非無嫌又勝非而論乃范宗尹時

事願浩胡為不樂之今不取詔自今諸郡守臣改移及罪罷者

並不俟新官先次罷任今轉運使速以次廉幹官權行主管其帥

臣則令監司權攝以言者奏罪罷之人無所顧籍籍為不法故也

直顯謾閩江東轉運副使王琮直秘閣福建轉運使朱宗並罷

張邦昌之僭位也二人自度官擢為侍從至是用言者奏而斥之

初命福建制置使辛企宗移屯福州

八月壬午

而企宗留南劍州不

進呂頤浩聞之是日下堂劄詰責企宗仍令斟量賊勢如不能措

置即具以聞當別遣將會范汝為請屯福州就糧企宗懼得罪乃

言初受命招捉盜賊已招捉二十三萬餘人汝為元係謝綱等統

轄之人已令陸棠說諭赴軍前公叅矣詔企宗條制置使毋得分

彼此速往福州措置

丁卯詔直秘閣李允文就大理寺賜死坐擁兵跋扈擅權專殺也

集英殿脩撰和嚴州柳約權尚書戶部侍郎 詔朝請即耿延

禧復龍圖閣學士中書舍人程俱言京城之陷咎由延禧父子專

以和議阻天下勤王之兵二聖未還艱危未濟而乃起自廢放盡

還舊朕何以慰天下之公議詔延禧復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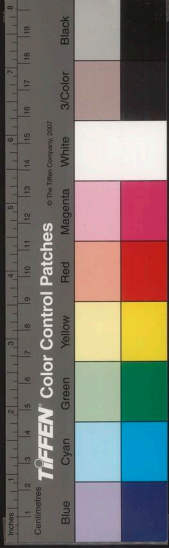
平規寶文閣直學士趙子櫟提舉萬壽觀 責授汝州團練副使
陳宥復昭宣使貴州防禦使提舉江州大平現以赦叙也初方臘
之亂令中奉大夫張宛提點兩浙刑獄挺身遁去詔貸死長流昌
化軍至是已叙舊官復以明堂恩還直秘閣言者奏其罪命乃寢
宛武進人也 吏部言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三等邪人渡江籍
記谷已散失欲令逐家子孫各錄告勅于熙自陳從之既而直秘
閣黃策以蔡京所書黨碑及國子監所刊印黨籍上書人名來上
詔付吏部

戊辰詔寶文閣待制新知廣州林通當苗刈之亂首請納祿可除
龍圖閣直學士以罷其節日歷于戊辰丁丑兩書之會要在十
四日丁丑蓋出詔之日今從初告

己巳登州防禦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復護國軍承宣使
待親軍步軍都指揮使主管殿前司公事 中奉大夫盧襄復為

太中大夫襄始坐事偽庭貶至是盡復之 詔陳喬之補迪功郎
喬未見 是日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王德以黃榜招安水軍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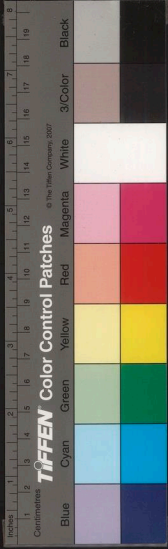
制邵青既而降之初青自鎮江引舟師駐于崇明鎮朝廷遣德往
招捕德駐軍青龍鎮自率親兵往崇明而為泥港所隔青先遣人
鋪板布釘鐵官軍不知爭渡而過多死于泥中青遙語德曰太尉
後隔潮水我若以數百人棹舟扼守津要則太尉糧食不通而自
斃矣然豈可扼人于險太尉其速歸德曰邵統制汝壯士盍歸朝
廷乎青曰諾然軍中不能不犯朝廷之法太尉可乞降一黃榜應



以前罪犯一切不問則與太尉同歸德許之折箭為誓言于朝詔以青改過自新可依所乞日前罪犯特與赦免德遣使持榜示青榜中有云官軍晝夜攻打青等城上乞降青見之大怒其妻謂青曰汝不記作賊繫獄我剪髮饋汝今既如此乃欲負朝廷耶時副統制從義郎單德忠等皆欲受招惟統轄官閻在不欲後數日諸將晨謁青德忠即繫殺在于生謂眾曰敢有不歸朝廷者依此眾默然青聞之揮涕而出曰單統制若欲得印當好相付胡為乃爾德忠食塊自明然後勸青納兵以贖罪青從之德忠即命倒旗館通款狀遂受招安此據趙姓之遺史修入但姓之記持榜事于十月十六日承樞密院黃榜則其日乃己巳也或是在初六日黃榜到今十二月間在為單德忠所殺遂定降計耳日歷九月丙辰降黃榜

去己巳不四日沮之又云黃榜大槩言王德掩殺水賊卻青其勢困尼不欲廣殺乞降榜招降與史而載差不同今從日歷本語

庚午戶部尚書孟庾參知政事王明清揮塵後錄云孟富文為戶部侍郎紹興辛亥之歲遷遂少字忠然病其難制或為州縣之害當選從官中有風力者一人置官撫使世忠副之眾謂孟人物禮厚且善為解所薦首選本評尚書選之又以為韓官已高亦非尚書所能令乃欲以為侍御史當擊去已遣時洪成季為禮部尚書呂丞相以孟除與成季參預之命同進上留批狀值連日假告而已傳播初沈必先為侍御史當擊去成季至是沈召還舊列成季亦復為宗伯以呂丞相初拜未欲論一已先擊去其一萬一又有議之者二相俱不安矣遂亟批出富文除參知政事蓋設富成季所擬官二相亦恐紛紛不復申前說然亦議定後閻中使遷即罷之而會逢多事居位獨久凡三年然嘗兼國亦不除韓世忠是時辛金宗已在建寧朝廷遣使未將督捕十月二日洪擬始自鎖閩遷吏書後五日庾即除參政又



兩日擬以沈與求論罷此時擬方弓外安得云上已留參政擬狀
數日也十一月五日交除福建宣撫世忠副之其執政已彌月蓋
方滋誤記而明清

又因之今不取 禮部員外郎王居正乞補外不許先是侍御

史沈與求之論范宗尹也其言頗及居正故居正請外上謂輔臣
曰宗尹既去朕嘗諭止賁萬王格候二人餘不可因宗尹進退卿
等在廟堂且為朕力破堂與上因謂呂頤浩曰刘光世與卿有故
怨諸事略與應副頤浩具奏致怨本末因言臣蒙聖恩再使備位
宰相軀命不足惜但現近日事尤費力秦檜曰頤浩所謂費力者
蓋恐小人不悅事多掣肘耳上曰但問措紳公論小人何足
小歷以居正為大常少卿拜居正明
年二月方遷此時大常乃趙子畫也始與求再居言路或疑其論
范宗尹所引用者悉出之與求曰近世人才以宰相出處為進退

蓋習以成風今當別人之邪正能否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
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為進退哉 建武軍節度使新知江州楊惟
忠復為江西馬步軍副都總管屯洪州武經大夫江西安撫大使
司統制官劉紹先知江州兼沿江安撫使時朱勝非在江州紹先
不之礼由是勝非恨之 詔進內授官人毋得注令錄後又詔毋
得注親民及理法官 初四川制置使張深利夔路制置使王庶
各以宣撫處置司之命檄所部監司並受節制知夔州韓迪以其
不便密聞于朝詔張浚相度仍命施黔義兵毋得調往他路 徽
猷閣直學士湯東野為江淮等路發運使代權邦彥赴行在 直
龍圖閣知婺州傅崧卿試秘書少監 起復宣義即知漂水縣高

